鄧小平私生活

舒揚著

科華圖書出版公司



書名：鄧小平私生活全集
作者：舒楊
出版：科華圖書出版公司
地址：香港九龍青山道四九九號
永興工業大厦十樓C座
電話：七四二一七七〇
承印：景達印刷公司
柴灣安業街12號12樓A座
定價：港幣二十元

目錄

一 小鄧偷錢義助伙伴……十五
二 形勢使然離鄉赴法……二二
三 情急之際險被出賣……二七
四 臨陣退縮逃到香港……三七
五 王明設計明升暗降……四九
六 第一任夫人張茜元……五三

七　第二任夫人金維映……五七
八　李大漢子橫刀奪愛……六九
九　游擊戰略助毛長征……七三
十　八一宣言國共內戰……八三
十一　國共合作討伐日軍……八九
十二　蒲瓊英垂青鄧大將……一〇一
十三　淮海之戰國共互剿……一二一
十四　抗毛澤東救許世友……一二九

十五　鋒芒畢露於西南局……一三九
十六　對答巧妙獲毛信任……一四七
十七　勇戰高崗出任政委……一五七
十八　首度貶毛錯行鳴放……一六九
十九　整風運動反右鬥爭……一七四
二十　端詳照片揭破騙局……一七九
二一　三面紅旗廬山會議……一八三
二二　微服出巡盡睹民生……一九三

二三　爲解民困再度貶毛……一九八
二四　劉鄧合力收拾殘局……二〇三
二五　四清運動劉鄧受批……二〇九
二六　孰是孰非功過難定……二一七
二七　文革開始天地昏暗……二二五
二八　幾經批鬥終獲復職……二三三

一　小鄧偷錢義助伙伴

四川奇人　刑部尚書之後

當代傳奇人物之首——鄧小平，出生在四川省廣安縣。先祖鄧時敏，是清朝乾隆時代的大理正卿，即刑部尚書，又即今天的司法部長。所以在四川鄧小平的故鄉，村民提起鄧小平，都豎起姆指頭，說：小鄧是刑部尚書之後，今日有他執掌國法，行！

……這句話，是筆者當紅衛兵時，到四川廣安縣遊玩（名爲串聯）時聽一些鄉中父老說的，他們年紀均已是八九十歲，故稱鄧小平爲小鄧，頗有親近之意，鄧在當時已失勢，他們的話是由衷而言的。

四川自古多奇山異水，唐朝大詩人李白就曾經唱道：「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絕，輕舟已過萬重山。」把四川的江水活劃出來。

四川亦自古多出奇人，往昔不說，就拿當代的著名人物，就計有：朱德、劉伯承、陳毅、聶崇臻、郭沫若、吳玉峰、羅瑞卿、楊尚昆、巴金、萬里、李一珉、李貞、何其芳、張愛萍、陳伯鈞、曹荻秋等傑出人物，所以有人說，蜀山蜀水是眞寶地。

鄧小平像大多數四川人一樣，有一種辛辣的性格，就像四川盛產川紅椒，四川人愛吃辣一樣；鄧小平又好像四川特產的一頭毛純白、黑眼圈的熊猫，性格活潑、好動，有時又顯得很純眞。所以有人說，這是「辣椒熊猫伴奇人」。

鄧小平的父親鄧文明，是一個擁有百多畝地的大地主，非常好色，娶了四個老婆，到他五十歲時，還娶了一個二十歲的少女夏氏。但鄧小平却沒有秉傳父親這種風流習性，這一點，在鄧很小的時候，他的母親譚氏便已察覺到。

據說鄧小平出生時沒有哇哇哭叫，接生婆嚇得半死，趕忙在鄧小平的背上拍了幾下，通常這麽一拍，沒哭的嬰兒便會呱呱叫。但鄧小平這小娃娃却只是咧咧嘴，跟住便皺緊眉頭，小額上出現了三條小皺紋，恰恰湊成一個小小的「王」字！

到鄧小平六個月大時，生母譚氏把兩樣東西逗引小平，一樣是一枝鮮麗的玫瑰，一樣是一個小鎚子；小鎚子是鄧家先祖，當刑部尚書的太太祖父鄧時敏的遺物。通常娃娃都是愛靚的，定會伸手接那枝玫瑰花，但小鄧這娃娃却伸出胖手，一把攫住了那柄小鎚子！鄧小平的父親鄧文明樂了，稱讚道：「格老子！你可是個法王爺爺的種子！」

鄧小平的父親鄧文明好色，但他好色得可愛，他從沒用強逼手段去強佔民女，而只是用錢交易，你肯我願，各不勉強。鄧文明亦是鄉中一個哥老會的大哥頭，做得大哥頭的，當然頗講幾分義氣，不然誰肯尊你為「大哥」？父親的好色，鄧小平沒學上；但父親的義氣，鄧小平却非常仰慕。

偷錢助友

據說：在鄧小平八歲大的時候，鄧在學堂讀書，放學後，他便和鄉中的一班娃娃玩得成一團，一次，有一個小伙伴玩着玩着便哭了，鄧小平覺得不安樂，忙問他哭甚麽。這小伙伴哭着說，家中的妹妹病了，但又沒錢去請大夫，眼看要死了，所以他想起就哭。小鄧一聽，一言不發。第二天，他悄悄偷了父親五塊大洋，交給那小伙伴，叫他快去請醫生睇病。

當時五塊大洋可不簡單，可以買到五擔米了。小鄧的父親一點眼，發覺少了，很生氣，便把全家召來，要審個水落石出。當鄧家全聚齊時，未等父親開口，小鄧已拿了一條小木棍，走到父親面前，坦認是自己偷的。父親很生氣，抽起木棍就揍。小鄧挺着身子挨了幾棍，他痛得流淚，但却沒有哭。父親的火下了一點，便責問小鄧爲何偷錢？小鄧把眞相說了出來，父親一聽呆了，想了想，火氣全消，却又心疼起兒子來，他一把扔掉木棍，摸着小鄧身上的傷痕，說：「偷得好！但你爲甚麽不哭？又不說出來？」

小鄧答道：偷錢該罰，所以該打；既然該打，爲甚麽要哭？一哭就膿包了！……這句話一出口，弄得鄧文明眞眨眼。原來鄧文明平日很喜歡讀「西遊記」，又很欣賞「西遊記」裏的孫悟空，所以就學了孫悟空的口吻，常常對娃娃說：莫哭！莫哭！一哭就膿包了！想不到這也成了小鄧的口頭禪。

這件事傳了出去，鄉中的人都稱讚小鄧旣講義氣，又知守法。從此之後，八歲大的鄧小平，便儼然成了一班小娃娃的「大哥頭」。其中有一個小伙伴，據筆者在廣安縣聽那些鄉中父老說，後來參加了紅軍，可惜在長征時死了，連名字亦軼忘了。如果能活到今天，恐怕亦是鄧小平的其中一員心腹愛將哩！

英雄造時勢

少年時的鄧小平，是個活潑好動、講義氣、知守法的「小大哥頭」型的小傢伙。這一點，在鄧的故鄉廣安縣是一致公認的。那麽，這麽一個小娃娃，後來怎會成爲中

國大地上叱咤風雲的人物？是甚麽因素促成這成功，對小鄧一生人來說，極其關鍵的轉變呢？在其中，是否眞有某一些不可知的，玄學中所說的神奇力量呢？

記不得是甚麽人說過：所有的人都只需要一個帮助者，那便是機會。

又有人說過：時機之於政治家，猶適當以量之於化學家；他成全了一切。——說的是在現實生活中，時勢（卽人們通常所說的機會）出英雄。

鄧小平因「時勢」成了英雄；同樣，亦因「時勢」造成他的政治及日常生活的坎坷曲折。但他與一些人不同的是，他從來沒有向「時勢」屈服，而是勇敢的面對「時勢」，向「時勢」挑戰，從而能最大限度的把握住「時勢」，甚至進而創造「時勢」，這就是「英雄造時勢」，鄧小平成功的秘訣就在此。

毫無疑議，舉凡世上任何一個成功的政治家，都必定經歷過生活的滄桑。

中國宋朝大詩人蘇東坡，寫了兩首詞，把政治家的辛酸活活勾劃出來。他寫道：「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淸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偏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

千里共嬋娟。」——「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幾句話，把政治家失意時的無可奈何的心態勾劃得淋漓盡致。

蘇東坡又寫道：「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崩雲，驚濤裂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烟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間如夢，一樽還酹江月。」——一面是懷古，一面是傷今，借歷史人物的描寫，表露出自己在政治上失敗的落寞心境。「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這一句，道出了歷史上所有偉大人物的最終結局。

鄧小平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風流人物」，他當然亦逃脫不出這種社會現實。不過，作爲一名政治家，作爲一個在中國歷史會叱咤風雲，有如巨潮衝湧，亂石崩雲，驚濤裂岸；使中國歷史產生了一個新的轉機，翻開了新的一頁，有如「捲起千堆雪」；這樣一個「風流人物」，歷史的浪潮只能銜去他的軀體，却不可能淘去他的靈魂。

二　形勢使然離鄉赴法

一九一一年，在孫中山領導下，辛亥革命爆發，推翻了滿清政權。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爆發，一股極其強大的政治、經濟、文化改革浪潮席捲中國大地。

「五四」運動爆發的這一年，鄧小平年僅十五歲。父親鄧文明聽說重慶有一所法語預科學校，學費廉宜，學兩年便可出國，回家時，把這個消息對鄧小平說了，並且說，打算送鄧小平進這所學校。

鄧小平吃了一驚，他不願意離開家鄉，又不捨得那班尊他爲「大哥頭」的小伙伴，所以向父親表示不想去法國讀書。父親很生氣，訓斥說：「格老子！你爲啥不去瞧

瞧，那些懂了幾個鷄腸字的洋先生，多威風神氣！連我這個「大哥」也要尊他們一聲「先生」呢！你去了，學得好回來，老子甘願喊你做「先生」，學不好，那就是「笨蛋」！」

聽了父親這番話，倔強的鄧小平扭轉身就走，他去那裏？他去執包袱，第二天一早，他就帶着父親給他的三十塊大洋，跑去重慶，投考那間法語預科學校。臨行，他對母親譚氏只講一句話：我要做先生，不做笨蛋！

在重慶法語預科學校讀了二年書，鄧小平便隨「勤工儉學」團赴法求學。所謂「勤工儉學」運動，是中華民國初期的教育家吳雅暉、李石曾等製訂，此外還有汪精衞、蔡元培、張繼、吳玉章等人。只要交二百大洋，便可以到法國去。當時的青年都爭先恐後出國。和鄧小平一道赴法「勤工儉學」的人有：周恩來、蔡和森、李富春、蔡暢、李立三、李維漢、陳毅、聶榮臻、陳延年、王若飛、徐特立等人。當時，同船的二百名中國學生當中，四川籍佔了九十二名。

船抵法國馬賽岸，鄧小平第一個跳了上岸。他把同鄉的九十二名同學召到一處，建議他們每十人分成一組，又把行李分成九堆，然後一組一組地上岸；所以四川籍

的同學都很順利的檢查完行李，通過海關。

當時，在場的周恩來很欣賞這個在四川籍同學堆中轉來轉去的矮個子，他問一下身邊的人，才知道這矮個子姓鄧名小平。周恩來稱讚的對身邊的同學說：想不到他小小年紀，組織能力比我們這些大個子還強！但周恩來沒想到，鄧小平自小便是鄉中的「小大哥頭」，像這類分派點撥的玩意兒，他可眞是駕輕就熟哩！而從此之後，「鄧小平」這三個字，便深深印在周恩來的腦中。

油印博士

到了法國後，鄧小平並沒有進入正式的全日制學校讀書，他和周恩來一道，進了一家叫雷諾工廠的維修車間當雜工，晚上則去讀夜校。在這段時間，鄧小平曾做過有錢的中國留法學生的廚師；同時，他與周恩來的交情越來越深。

一九二一年九月前後，在法國里昂市新辦的大學只收法國學生，排斥中國學生。

蔡和森、李立三、周恩來、李維漢、陳毅等人，聞訊立即向校方交涉，要求新辦的大學向全體留法的中國學生開放。當時參加這次抗議行動的有百多名中國留法學生，校方拒絕了中國學生的要求，抗議行動升級。這時，周恩來把鄧小平招來，由他起草文字，鄧小平負責油印傳單；百多名中國留法學生湧出街頭，演講，向里昂市民散發傳單。

中國留法學生的抗議示威行動，深深震動了里昂市當局，他們出動警察，把百多名參加示威行動的學生逮進兵營。拘禁三週後，法國政府決定把一百多被禁的中國學生驅逐出境。鄧小平很鬼，他知道這消息後，馬上和周恩來一道，跑去他們做工的雷諾工廠，領了工作證。鄧小平和周恩來對警察說，自己是工人，不是學生，所以他倆人得以留在法國。

一九二二年，周恩來發起成立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法國支部「C・Y」，周恩來介紹鄧小平進了這個支部。稍後，發行機關報「少年報」，鄧小平負責該報的刻版、油印工作。後來，原來負責主編「少年報」的趙世炎被派往蘇聯，周恩來接手，易名為「赤光半月刊」，周恩來以伍豪筆名在該刊寫文章，刻印工作由鄧小平負責。鄧的

蠟板字非常工整，一筆一劃都很清晰；他的油印速度很快，他常常左手揑着一塊麵包，右手却在掃油揭紙，兩隻手幹了四隻手的工作。據說周恩來有一次見鄧小平這副模樣，指着鄧小平面上的麵包屑和油墨痕，哈哈大笑，說：小鄧！小鄧！你可眞是一位油印加油麵包的博士！……自此以後，鄧小平的「油印博士」的綽號，便在留法的中國學生之中傳開了。

三　情急之際險被出賣

回國正式加入共產黨

一九二一年前後的法國，市面已相當繁榮。法國巴黎的香水更是風靡全世界。在法國巴黎散步，舉目是那些妖艷的露肩袒背的女郎，聽着的是那甜得令人醉迷的探戈舞曲。就像今日中國大陸的大學生流行的新潮術語「的士高迷你裙與馬列主義」一樣，在當時的留法中國學生中，亦流行「香水與革命」的爭論。

一些人是純知識派，他們信奉「符學救國」的理想，一頭扎進書堆中，希望能學有所成，然後返國爲故國效勞；一些人沉醉於巴黎香水之中，信奉「夢裏不知亡國恨，一向貪歡」的享樂信條，一側身滾進那妖艷女郎的懷中，再也不想出來；一些人身居繁華鬧市，却感慨良多，他們身居繁華之地，更痛感祖國的愚昧與落後，他們懷着「革命救國」的思想，決心返回祖國，實地幹起。

周恩來是第三種人，他在一九二四年回國了。鄧小平與周恩來是知交，稍後，他也隨即返回祖國。當時，鄧小平是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法國支部代表的身份，被派回國負責改組原由惲代英等人組建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一九二五年二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在廣州召開第三屆代表大會，決定改組，與周恩來組建的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法國支部合併。鄧小平積極參與了這次改組的組織工作。由於表現出色，稍後，大約在五月間，鄧小平被批准正式加入共產黨，時年僅二十一歲。

其後，鄧被派往莫斯科的東方勞動大學學習共產主義理論。一九二六年八月，大軍閥馮玉祥同意與共產黨合作，加入國民黨，組成北伐國民軍第七軍，鄧小平以共產黨代表身份擔任馮軍的政治工作，並兼任馮玉祥創立的中山軍事學校的教育長。鄧在

馮軍中工作的時間不長，到一九二七年一月，馮玉祥支持蔣介石反共，鄧被馮玉祥驅逐。雖然時間不長，但在馮軍工作的這段日子，對鄧小平日後做地下工作的經驗幫助很大。所以在解放後，當談到馮玉祥在歷史上的是非功過時，鄧小平（這時已是總書記）風趣的說：老馮別的不說，他可是教會了我做地下工作！

鄧小平被驅逐出馮軍後，即重返設於漢口的黨中央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機關遷往上海，鄧小平乘船隨中央機關到達上海。當時，周恩來任中央軍事部長，他推薦鄧小平擔任了中央機關秘書長之職。鄧小平的工作是處理中央文件的收發和檔案，並負責文件的策劃起草工作。

一九二八年三月底至七月，中央在莫斯科舉行第三屆全國代表大會。毛澤東沒有出席該次大會。會議開除了原黨總書記的陳獨秀黨籍及職務，向忠發任總書記，組織部長周恩來、勞動部長劉少奇、宣傳部長李立三、中央秘書長鄧小平。鄧小平返回國後，這時正式進入中共高層，時年二十四歲。

到司部當廚師

一九二九年，鄧小平奉命前往廣西，與張雲逸會合，秘密組織李宗仁部李明瑞師的起義工作。

李明瑞是混入李宗仁部隊的共產黨員，當時率一師人駐守廣西百色、醴泉一帶的地方，並兼任廣西督辦公署主任，很有勢力。李明瑞雖然是共產黨員，但他自在李宗仁部混到師長高位後，生活享受舒適，便有點思想動搖了，徘徊於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

鄧小平化裝成一名廚師，秘密濟入百色李明瑞的師部，說是受聘於師部的廚師。當時湊巧李宗仁的得力僚屬俞作伯在百色李明瑞的師部監視工作。李明瑞見到化裝成廚師的鄧小平，嚇了一跳，心想，如讓俞作伯識穿鄧小平的身份，那還了得？說不定連自己亦會給扯上油鑊。於是，他便假裝不認識鄧小平，只當他眞的是廚師。李明瑞有他自己的詭計，如果鄧小平應付得當，沒被俞作伯識穿身份，那就大家歡喜；萬一這姓鄧的給識穿身份，他就乾脆來個翻臉不認人，把他幹掉算了。李明瑞這一步棋很

毒，鄧小平隨時有殺身之禍。

俞作伯對面前這個矮壯的廚師果然起了疑心，他把警衛連召到師部，團團圍住，一發現破綻，便下令逮人。

在幾十支烏黑閃亮的槍口下，鄧小平可眞是處在龍潭虎穴之中，最令鄧小平擔心的是，李明瑞恍惚成了陌生人，擺出一副第三者的姿態。一看這陣勢，鄧小平便知情况不妙了。但老鄧畢竟是老鄧，他仍是與俞作伯對答如流，絲毫不露聲色。

俞作伯亦非善男信女，他隨便喝問了幾句，便突然話鋒一轉，喝道：「你來師部當廚師，是誰請你來的？」他這是明知故問，因爲如這廚師心虛，不敢認是李明瑞聘請的，那就說明連李明瑞也有嫌疑。

鄧小平何等樣人？他對俞作伯的心思揣摸得一淸二楚，他馬上坦然答說：「是師部派人在桂州請我來的！」

「是李師長親自請你的嗎？」俞作伯毫無放鬆的問。

鄧小平笑笑，道：「我不認識誰是李師長！但來人說是師部請一個廚師，聘金每月五十塊大洋，瞧錢份上，我就答應來幹。」話音剛落，李明瑞才暗地舒了口氣。因

爲如果鄧小平說是他自己請來，那就壞了！一個師長與一個地方上的厨師如此相熟，就必然引起俞作伯的懷疑。

鄧小平的回答，亦使俞作伯的面色放鬆了一點。他點了點頭，問：「聽說你的武藝很有兩下子？」

鄧小平一聽，抽緊了的心終於鬆了一鬆，心想，終於出正題了！但凡考試，最難的就是那些轉彎抹角的怪題，出了正題，就說考官已準備取錄了。不過，取錄與否，却得由正題兒的做手來決定；做對了，萬事大吉；做錯了，全盤落敗。這是指秀才入試，但眼前可不是舞文弄墨的玩意，稍一差弛，即立招殺身之禍！鄧小平答：「大概還過得去！」

俞作伯沒有作聲，陰陰沉沉的眨着眼珠。鄧小平天不怕、地不怕，最怕的就是見到這種面孔，他不禁伸手抹了抹手心的汗，不是明抹，而是悄悄的往衣袖揩一揩。但連這個微細的動作也沒逃過俞作伯的眼睛，他陰沉的盯着鄧小平說：「你很緊張？」

鄧小平嚇了一跳，他想不到這姓俞的雙眼如此厲害，他答又不是，不答又不是，他突然怔住了！這略一猶豫，形勢突變。因爲當一個人產生猜疑時，往往有許多念頭是突破的，可以因一個極微小的引起而加深整個本來已消淡的疑念。如果俞作伯順勢

追下去，那鄧小平處境就非常危險。因爲在這個白色恐佈極厲害的年頭，隨便給你扣上一個「共黨嫌疑」，便隨時可以拉去槍斃！更可怕的是，身爲共產黨員的李明瑞竟然袖手旁觀，坐視不理！

李明瑞有一個警衛員亦是共產黨員，他見狀知事情不妙，便連忙借小解，跑去團部通知當團長的張雲逸。張雲逸是共產黨員，鄧小平此次來百色，就是來與他會合，準備組織起義。張雲逸一聽鄧小平處境危險，急了，決定不顧一切，提前起事。他馬上吩咐前來報訊的警衛員：「你馬上趕回去，通知在警衛連的兄弟，準備行動！暗號是『舉旗』，對方是自己人，就答：『前進』。……兩分鐘之後，我率領兩團的起義士兵趕來！若姓李的不願行動，那對他就不必客氣！」

在師部，俞作伯果然對鄧小平起疑。他走近鄧小平身邊，抄起鄧小平的手，細看了一下，隨即冷笑，說：「你並不是厨師！」

俞作伯這句話甫一出口，李明瑞便知道鄧小平完了！而且，很可能連自己亦給拖下油鑊！他的腦袋在急促的打轉，是否馬上轉個落井下石，下令逮捕鄧小平，殺人滅口。

面對這危機四伏的局面，鄧小平却很坦然，他問俞作伯說：「我是幹厨師的，爲甚麽說不是？不信，我可以炒幾味你嘗嘗！」鄧小平在法國留學時，曾當過厨師，如眞炒幾味，他可眞還有一兩下子。

俞作伯却狡猾的笑了，他盯着鄧小平說：「你是厨師嗎？爲甚麽右手食指沒長厚繭？你的手細皮嫩肉，你是個讀書人！……別裝傻了！老實說，是誰請你來的？來這裏幹甚麽？」這姓俞的果然厲害，終於給他瞧出了破綻。

這時候的氣氛非常緊張，俞作伯想擴大突破口，找出嫌疑分子的後台；李明瑞要殺人滅口，幹掉鄧小平。同時，在師部周圍，李明瑞的警衞連團團圍住，在幾十支烏黑的槍口下，便連蒼蠅也難飛出。

這時，張雲逸適時趕到。他走進師部，先向李明瑞敬了個禮，隨轉身向俞作伯說：「俞先生！這厨師我認識，我願意擔保他！」

俞作伯瞥了張雲逸一眼，斥道：「你是甚麽人？在師部容你插嘴嗎！」他帶疑的又瞥了李明瑞一眼，這時，李明瑞如坐在即將爆發的火山上，他不能不說上一句：「他是二團團長張雲逸！」

兪作伯根本不把張雲逸瞧在眼內，他喝令警衛：「把這個矮傢伙逮了！送去省府審訊！」話音剛落，幾名彪形大漢衝上前，扭住鄧小平的雙手，烏黑的槍嘴頂着鄧的胸膛！……張雲逸見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心想：再不能拖下去了！他一咬牙，搶近兪作伯的身前，沉聲說：「他沒犯法，憑甚麽逮他？」

「你敢庇護他？」兪作伯陰沉的轉着眼珠。

「爲甚麽不敢？」張雲逸冷笑，他已決定行動了。

「把這姓張的也給逮了！」兪作伯喝令警衛。幾個彪形大漢又逼近張雲逸身前。

就在這時，張雲逸突然大喊一聲：「弟兄們！擧旗！……」

團團圍住師部的李明瑞的警衛連，突然爆出幾十個回聲：「前進！」對着鄧小平、張雲逸的槍嘴突然「嚓！」的一聲轉向兪作伯，以及李明瑞！

兪作伯一擧槍，想反抗，他剛抬起手臂，「噹！」的一聲，他的手槍被張雲逸飛腳踢掉了。兪作伯仍不死心，他恐嚇道：「就憑你這麽幾十個人，能成功嗎？全師的士兵不會放過你們的！」

張雲逸哈哈一笑，他「咚咚！」的幾步跨到窗前，一推開窗，喊道：「弟兄們讓兪先生聽聽吧！……擧旗！……」

立刻，窗外傳來幾千人轟雷似的怒吼：「前進！……」原來，張雲逸已把參加起義的部隊戰士秘密部署在師部周圍準備了！……到了這個時候，俞作伯才像鬥敗的公鷄，低垂頭，默不作聲；到這時，李明瑞這動搖份子，才知大勢已去，有氣無力的跟着喊了一聲：「前進！……」

這一天，是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鄧小平、張雲逸領導的「百色起義」成功。據說：事後鄧小平談起這次起義前夕的遇險，感慨的說：「這多虧張老哥當機立斷！」

關於這一段傳奇式的生活經歷，鄧小平在「我的自述」中有所提及，他自己說：「一九二九年夏，蔣桂戰爭之後，俞作伯任廣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任廣西督辦公署主任。俞極力表示進步，要求我黨派幹部去他部隊工作，黨中央就派我作為中央的代表同俞接洽。在南寧過了一個月左右，情況發生了突然變化，……」鄧當時與俞接洽時，沒有公開表露身份；而他所說的：「情況突然發生變化」，就是指俞作伯的起凝反臉，以及李明瑞的動搖。——上述鄧小平這一段傳奇式的生活經歷，就是在廣西當地流傳的「遇難幸遇張老哥」故事。而這，亦是鄧小平艱辛曲折的革命生涯的開始，往後，還有更多的險境在等着他。

四　臨陣退縮逃到香港

在廣西的「百色起義」後，鄧小平與張雲逸成立了紅七軍，在廣西右江一帶活動。鄧小平與張雲逸緊密配合，在右江地區實行分田分地的土地政策，贏得了大部份貧苦農民的支持，農民主動出糧出人，參加紅軍部隊，紅七軍很快由原來的三千人，發展到一萬五千多戰士。鄧、張兩人，在這個時期，實行的是「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敵進我退，你駐我擾，敵退我攻」的游擊戰術，與李宗仁、白崇禧的部隊周旋，着實打了幾場大勝仗。

鄧蝟子智鬥白狐狸

據說：當時身任紅七軍政委的鄧小平，很喜歡讀俄國大作家托爾斯泰的名作「戰爭與和平」。在「戰爭與和平」裏，俄國人自發組織的游擊隊，常常出其不意的襲擊拿破侖的部隊，弄得侵入俄國的拿破侖很生氣，甚至生病起來。鄧小平讀到這裏，對軍長張雲逸說：「我們幹對了！這樣下去，定會弄得白崇禧的頭痛起來！」說罷哈哈大笑。

就這樣，鄧小平與張雲逸率領「白色起義」後擴大而成的紅七軍（軍長張雲逸，政委鄧小平），連用游擊戰術，在廣西右江一帶地區與李宗仁、白崇禧的部隊玩捉迷藏。當時，白崇禧綽號「白狐狸」，但白崇禧本人却稱鄧小平是「鄧蝟子」，意思是指鄧小平的紅七軍隊像一隻刺蝟，連他這隻狡猾的狐狸，在周身是刺的蝟子面前，亦感無奈他何。

一九三〇年五月初，蔣介石與閻錫山、馮玉祥的大混戰開始。當時，李立三掌中共領導大權。李立三以為：革命根據地已經擴大，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域的活動已

恢復，再加上正值蔣、閻、馮在大混戰，革命可以擴大行動。另一方面，在蘇聯的共產國際總部亦要求中共採取行動，把農民鬥爭轉爲城市暴動。

在此種形勢下，李立三遂向各紅軍部隊發出指示：「無產階級的偉大鬥爭，已經有決定性的力量首先在一省或數省取得勝利。」爲此，李立三命令各城市地下力量進行武裝暴動，並要求紅軍部隊向各大城市發動進攻。

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日，鄧小平的紅七軍突然來了一位中央代表鄧拔奇，向鄧小平、張雲逸傳達了李立三的指示，說全國革命高潮已經到來，指令紅七軍立即出動，其具體任務是三個口號：「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廣州去」。

鄧小平當時年廿六歲，是一個血氣方剛的青年，他聽說「全國革命高潮已經到來」，非常高興；但有點擔心，因爲紅七軍主力部隊僅七千餘人，憑這麽一點兵力，能打到「柳州」、「桂林」、「廣州」去嗎？他想來想去，終於還是年青人的衝勁佔了上風。於是全軍在十一月誓師出發，留下韋拔群和小部份地方武裝在右江地區堅持武裝游擊戰爭，其餘主力部隊七千多人，全部出動。

紅七軍的第一個目標是進攻長沙。經過幾日幾夜的奮戰，損失了近千人。終於，

鄧小平打進長沙去，並奪取了大量的軍需品。上報中央時，李立三非常高興，稱讚鄧小平的紅七軍是「奪取全國勝利的先鋒部隊」。李立三的讚揚傳到紅七軍，但鄧小平却苦口苦臉，因爲他親眼看見，憑紅七軍這麽一點兵力，這麽一些土槍土炮，雖然最後奪取了長沙，但兵員損失慘重，光死掉的紅軍戰士達一千多人，受傷的更多。紅七軍的戰鬥力減弱了一半有多。試問，在這種情況下，長沙攻下來，怎麽守得住？又怎有力量再去攻打桂林、柳州、甚至國民黨在南方的重鎮廣州？當時，鄧小平曾對張雲逸說：我看，李立三是讓我們去自殺！對此，張雲逸甚表贊同。

但李立三却給表面的攻陷長沙沖昏了頭腦，過了幾天，他又派來中央代表，命令鄧小平再攻桂林。但未等鄧小平決定怎樣做，白崇禧的部隊已向長沙蜂擁而來。鄧小平見不是路，馬上決定紅七軍撤出長沙。

李立三大怒，嚴令鄧小平再攻長沙。鄧小平無辦法，只好依命而行。但再攻長沙的結果更慘，紅七軍不但沒攻下長沙，相反，全軍只剩下二千戰士倖存！這時，毛澤東來到鄧小平的軍中。據說：毛澤東對鄧小平說，以前你的綽號是鄧蝟子，刺得白崇禧腦袋疼；但現在他的頭不疼了，因爲你自投羅網，自動送上門，讓白狐狸把你身上的刺啃掉了！

鄧小平仔細想了半天，終於同意了毛澤東的說法，他佩服的對毛澤東說：是的！是的！我這隻刺蝟，該重新鑽進土裏，把身上的刺再養出來！於是，鄧小平率殘部，撤退到湖南、江西省交界的吉安，在那裏大搞土改，分田分地。對鄧小平這個行動，毛澤東非常高興，他當時寫了一首詩，說鄧小平是「分田分地眞忙」。這是鄧小平在患難中第一次與毛澤東交往，而且對毛澤東的軍事戰略非常佩服。從此，鄧小平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直到一九六五年前後，鄧小平對毛澤東都是忠心耿耿。所以毛澤東在同意鄧小平復出工作的批示上說：「鄧小平歷史清楚，在大節上是不含糊的。」

鄧小平在吉安搞分田分地，鬧了一段時間，紅七軍又受到白崇禧部隊的攻擊；紅七軍的殘部沒有抗衡，鄧、張二人率殘部退走廣西桂林、廣東連江一帶。一個月後，即一九三一年一月，紅七軍殘部企圖從廣東的樂昌強渡北江，被白崇禧軍隊分成兩截，鄧小平與張雲逸失散。鄧小平一路率部從北面的仁化、南雄到達江西的崇義才暫時擺脫了白崇禧部隊的追擊。但和平的日子並沒有維持多久，僅一個月後，江西地區的國民黨部隊聞訊撲到崇義來。

當時，中共召開了二屆四中全會，會議的結果是李立三下台，而由莫斯科回國的

「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的爲首者王明執政。鄧小平對這種政治局面感到迷惑，動了親赴上海中央機關摸底的念頭。

隻身逃港

一九三一年二月，鄧小平與當時的前委書記（亦在紅七軍內的前敵委員會，鄧是正書記）之一的許卓商量，經許卓同意代理前委書記之職。隨後，鄧小平離開崇義，去作赴上海的準備工作。誰料在鄧事畢返回崇義途中，即聽到崇義方向傳來槍聲，原來國民黨的部隊已搞到崇義來了。鄧小平便沒有返回崇義，連夜南下，經廣州去了香港。

鄧小平爲甚麽要到香港呢？因爲當時廣州到上海的旅客檢查極嚴，鄧小平是「欽犯」，走廣州到上海綫極易遇險，所以他要借助香港的特殊地位，再由香港坐船到上海。

關於這一段曲折的經歷，鄧小平在他自己寫的自傳「我的自述」由有所提及，他說：「……紅七軍在立三路綫的影響下，連打了幾仗，部隊損失很大。過樂昌河時，部隊被敵人截斷了。張雲逸等同志率領的軍隊和一個團同我們失去了聯絡。我同李明瑞、許卓等同志（按：李明瑞當時尚未叛變共產黨，後來叛變時，被鄧小平槍斃）帶領的一個先頭團，擺脫了敵人，繼續前進，大約在一九三〇年底到了江西崇義。從當地特委處得悉，中央開了四中全會，王明等人上台，我內心有所震動（這點沒有向別的同志談，我對王明向無好感），同時崇義敵情並不嚴重，我卽動了到上海向中央報告工作的念頭。當時前委見有許卓、李明瑞和我三人，我的想法得了許、李的同意，並指定我離開期間，由許卓代理前委書記。隨後，我同許離開崇義城，去特委布置建立根據地的工作，不料在回崇義途中，得悉有了敵情，聽到崇義方向的槍聲。那時我因爲到上海向中央報告工作，是前委已經決定了的，敵人來後部隊就會轉移，特委機關也會轉移，就同許卓商議，由他回部隊，必要時可向井岡山靠攏。我就動身了……。」

「崇義半途離開」事件，是鄧小平私生活中的秘史之一。關於這段秘史的眞相，目前有幾種說法。第一種說法認爲鄧當時離開部隊，是爲了向在上海的黨中央報告工

作，而且經當時的紅七軍前敵委員會同意，所以是完全正確的行動。

第二種說法則截然相反。據文化大革命時，康生負責整理的一份中共中央專案小組的文件稱：鄧小平離開崇義城，是他到離崇義三十公里的杰霸探望傷員，並與約定的人會面（這所謂約定的人，大概是指地區特委的人）。在他離開時，部隊即受到國民黨部隊的進攻，展開激烈戰鬥，戰士們均盼望鄧小平回來，派人去找他。鄧小平在歸途中，來到距崇義約十五公里的一座山時，聽見激烈的槍聲。鄧小平害怕了，三十六計，走爲上計，急忙掏出紙筆，寫了一段話：「我今日自杰霸返崇義途中，在一座高山上聽見槍聲大作。因考慮到你們已撤退，我便不歸隊了。此地近井崗山，往井崗山並不難。請你們到井崗山與紅軍會合。我借此機會返中央，報告紅軍第七軍的情況。」鄧小平寫畢後，交與通訊員，便逃到香港，成了臨陣退縮的可恥的逃兵。

第三種說法是鄧自己所稱的，自己該次半途離開，是事先已確定要去上海報告工作，因考慮到紅七軍在敵人進攻時，已撤離崇義，便沒有返回崇義。

那麼，上述三種說法究竟怎樣去判斷呢？綜合各方面的資料，鄧小平「中途離開崇義事件」，應該被視爲是一次無意識的當了逃兵的事件。因爲，毫無疑義，鄧在離開前，確是打算動身去向上海中央匯報工作。周恩來當時是上海中央的軍事部長，鄧

既對局勢感到迷惑，他去向老朋友探底是理所當然的；其次，鄧在離開前，確曾徵得了當時任前委書記的許卓同意；綜上兩點，絕不能說鄧當時是自己私自因害怕而逃走。但是，當時鄧並未離開，在中途知道敵人進攻部隊，在未弄清情況的基礎上，便決定離開危急關頭的部隊，這在客觀上便構成了逃兵的行爲；至少亦是一種極不負責任的錯誤。所以說：「無意識的當了逃兵」，是鄧小平這段私生活秘史的正確判斷。

鄧小平自己在「我的自述」中，亦是這樣承認：「關於我離開紅七軍到中央報告工作的問題，在一九三三年博古的中央反對江西羅明路綫時，曾對此事提出正式審查，令我寫了書面報告。我在報告中提請向當時在中央軍委機關工作的許卓詢問，以後再沒有要我進一步寫報告了。現在我意識到，當時失去聯繫的兩部份部隊還沒會合，立足未穩，作爲主要負責人的我，在這種情形下離開部隊是絕對不應該的，是嚴重的政治錯誤。」

應該說，鄧小平對自己這段生活秘史作出了恰當的評價。

一九三一年一月左右，鄧小平離開江西崇義地區後，化裝成一個商人，經江西大餘鎮，出江西廣東交界小梅關入廣東南雄鎮，在南雄鎮乘船南下韶關，再由韶關轉搭

另一艘貨船到廣州。四月間，在廣州乘船出虎門，終於在四月十二日之間在尖沙咀地區一帶秘密踏上香港境地。

關於鄧小平曾到過香港這一段秘聞，以前鮮有人知；但在十幾年前的紅衛兵時代，筆者便已從一些造反派出版的小報上讀到這一段傳奇式的秘聞。當時弄不清香港的地理環境，所以對這消息半信半疑。但現在參照筆者在香港親身經歷到的香港地理環境，筆者以爲：有關鄧小平在香港這一段傳奇性的經歷，其可信性是甚高的。

據說：當時鄧小平在香港尖沙咀地區上岸後，是在尖沙咀當年的火車站坐上火車進入市區的。當時，鄧小平見到尖沙咀火車站的大鐘樓，曾笑着對前來接他的香港朋友（一位在法國留學認識的朋友，名字已軼忘了）說：這個尖頂塔，可比不上上海的海關大樓啊！

當年的上海海關大樓是法國人建的，而尖沙咀塔是英國人建的，鄧小平的意思是說英國人比不上法國人。但時至今日，尖沙咀大鐘樓，這個曾一度成爲香港象徵的標誌物正成爲歷史的陳跡了。

據說：鄧小平還渡海到過香港島的告羅士打大廈。告羅士打大廈是一九二六年落

成的，高九層，是當時全香港九龍最高的建築物。鄧小平站在這座大廈下面，比劃着，然後笑着對身邊的朋友說：站在這大傢伙下面，我就眞成了鄧矮子了！

鄧小平說這句話時，是一九三一年六月間，在五十多年後的今天，告羅士打大廈這個當年最高的建築物，與幾十層高的國際大酒店比較起來，已經是小巫見大巫；與之相對的是，當年的被國民黨弄到幾乎窮途末路的鄧小平，與今天在中國大陸叱咤風雲，頓一頓腳大地也震動的「鄧大人」比較起來，也是有如小光棍遇着大老千了。歷史的演變就往往是如此的奇妙。還有，鄧小平當年站在告羅士打大廈下面，說自己是名符其實的「鄧矮子」，但今天呢？雖然香港比告羅士打大廈高十倍的大廈擧目皆是，但它與今日的鄧小平比較起來，却相反顯得矮得多了；並不是指高度上的矮，而是指背後的靠山的高矮。如今鄧小平可以在極大程度上影響甚至決定香港的命運，無他，因他背後有中共統治下的中國這個龐然大物。所以，由此亦可以聯想到，所謂香港的前途，其實本質就是兩個字——實力。這正如一柄天秤，中英各坐一面，香港像一個圓屁股的木偶坐在中間，中英雙方誰的實力更強，天秤就傾向那一面，坐在中間的木偶，也就毫無選擇的得隨着倒向那一面，社會客觀的現實，就是如此的冷酷無情。

鄧小平進入香港的目的是爲了繞道去上海，所以，他在香港只逗留了一小段時間，就乘船去上海。

五　王明設計明升暗降

一九三一年七月間，鄧小平在香港乘船到了上海。當時，李立三的「革命可以在一省或數省首先取得勝利」的路綫已被證明失敗。共產國際派遣在莫斯科的王明、秦邦憲（卽博古）、張聞天、沈澤民、王稼祥、楊尙昆等「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回國，在上海的黨中央被王明、秦邦憲、張聞天等人掌握。

當時，周恩來屬於支持王明、秦邦憲的上海中央的國際派人物。鄧小平對王明一向有反感，特別是對秦邦憲，由於秦的專橫，目中無人，鄧小平的倔強性子便自然的

與秦經常產生衝突，只是礙於周恩來的面子，鄧小平才忍着一肚子氣，在上海沒有與王明、秦邦憲等人鬧翻。當時，據說在鄧小平匯報紅七軍遭李立三路綫弄至慘敗的經過時，秦邦憲嘲笑鄧小平說：革命難免有犧牲，婆婆媽媽幹不了革命！

鄧小平氣極，忍不住反唇相譏道：是的！我看住戰士們無辜的死掉，我是婆婆媽媽的掉淚了；這種心情，那些坐在機關大樓抱着軟枕頭睡大覺的人，是不會理解的！鄧小平這麽一說，差點沒把王明、秦邦憲氣死。當時，王明就想運用權力，狠狠的整鄧小平，只是由於周恩來以及同是莫斯科回來的楊尚昆的勸解，王明、秦邦憲等人才沒有立時下毒手。但從此之後，鄧小平在王明、秦邦憲等人的眼中，便成了一位時刻會反叛他們的「危險人物」之一。

由於周恩來以及楊尚昆的力主，鄧小平在三一年八月間，被上海中央派到瑞金。

這時正值紅軍主力反對敵人三次圍剿時期。瑞金是中央蘇區的後方，但當時被反革命社會民主黨分子奪了縣的黨政領導權，殺了不少革命幹部和群衆，弄得全縣群衆不滿，幹部情緒低落，全縣一片恐怖氣氛。這時在紅軍工作的謝維峻在瑞金，由上海來的余澤洪也到了瑞金，他們推舉鄧擔任了瑞金縣委書記。鄧小平迅速懲辦了反革命

份子，爲被冤屈的幹部平了反，開了縣蘇維埃代表大會，幹部群衆都恢復了信心。國民黨對中央蘇區的第三次大圍剿被粉碎了。當時，鄧小平在瑞金主持召開了有十萬人參加的祝捷慶祝大會。

由於鄧小平平反有功，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當時擔任江西省委書記的李富春，把鄧提升爲會昌中心縣委書記，大約相當於現在的地委書記。

在這時，鄧小平從自己的實際經歷中體會到紅軍必須實行游擊戰術，不宜與敵人硬拼硬。由於這一點，鄧小平與毛澤東的關係更密切了。毛澤東是紅軍游擊戰術的開山鼻祖，鄧既已意識到游擊戰術在當時的正確性，他與毛澤東的靠近就是必然的。但由此一來，鄧小平更成了主張正規戰的王明、秦邦憲的眼中釘。

王明、秦邦憲的矛頭是對着毛澤東而來的，但由於毛澤東派人馬不少，計有紅軍第一軍團長林彪，第七軍團長蕭勁光；福建紅軍司令員譚震林，土地人民委員張鼎承，財政委員鄧子恢，以及鄧小平、毛澤東、謝維峻、福建省委書記羅明等，所以王明、秦邦憲的上海邦不敢貿然向毛澤東下手，便把矛頭首先對準鄧小平、羅明、謝維峻、毛澤覃等人。

王明很鬼，他爲了架空鄧小平的在軍隊的實力，首先把鄧小平提升爲江西省委宣傳部長，有職無權，明升暗降，跟着，馬上由臨時中央（王明、秦邦憲等控制）開展反對以鄧、毛（澤覃）、謝（維峻）、古（柏）、罷（明）爲代表的「江西羅明路綫」。結果是鄧小平被撤消一切職務，並受到「黨內最後嚴重警告」的處分，這離開除黨籍只差一綫。而毛澤覃、謝維峻等人，則被降爲游擊隊長，終於戰死沙場，這是王明、秦邦憲等人的借刀殺人之計，如果不是由於周恩來、楊尙昆的力保，鄧小平亦會被降任游擊隊長，結果就會遭遇毛、謝等人的同一悲慘命運。

但鄧小平雖然保住了生命，在個人的私生活的慘酷打擊，却隨着政治上的失勢接踵而來。

六　第一任夫人張茜元

鄧小平的第一位太太是張茜元，第二位是金維映，第三位是現在的夫人卓琳。鄧小平經過三次的婚姻生活及戀愛，前兩次，不是由於天災，便是因人禍，兩位太太都先後失去，只有第三位太太卓琳（又名蒲瓊英），才夫唱婦隨，伴隨至今。

鄧小平在情場上，與他在政治上的坎坷曲折一樣，同樣是有血有淚，充滿辛酸的。

一九二七年，鄧小平二十三歲。鄧小平在設於上海的黨中央任代行秘書長之職。

一次，他奉命前往江西會昌縣蘇區傳達中央指示。會昌縣縣委書記是個女的，叫張茜元，年方二十五歲，但很有威嚴。鄧小平來到會昌縣委機關所在地，出來接見他是張茜元。當時，鄧並不認識張，見了面還以爲是個秘書之類的小姐，便不客氣的自報說：「我是中央派來的特派員！要見你們的縣委書記！」

張茜元對平日中央派下來的人，那種大口氣的派頭本就討厭，如今見鄧小平這個二十剛出頭矮小子出言不遜，心中便有氣，她把腰一叉，嚷道：「是中央派來的又怎麽樣？縣委書記在這裏打生打死，要是沒空，不見你又怎麽樣？矮小子！勸你還是客氣一點好！下到地方，可比不上你這些蹲機關的書生這麽舒服！」張茜元平日積了一肚子的氣，瞧眼前這個矮小子潑了過去。

鄧小平給這位潑辣的女人罵得莫名其妙，一個勁的眨眼；但鄧小平心思很靈，他一瞧眼前這女人的勢頭，便估摸得七七八八了，他哈哈的大笑起來！

張茜元怔住了！她想不到這矮小子挨了一頓罵，不但不惱，相反却好像樂得很，她不禁瞪着這矮小子問：「你瘋了！挨了罵，是樂得要笑？」

鄧小平笑着說：「我在上海，就聽說會昌縣委書記是個女的，有股罵人勁。我以爲她定是個五、六十歲的老太婆，所以喜歡罵人。但看你的來頭，我知道，你就是這

個女縣委書記！」

張茜元給這矮小子冷嘲熱諷，心裏很惱火，想發作，不知爲甚麽，又發不出大火來，因爲，不知爲甚麽，她覺得眼前這矮小子的爽快勁兒很對胃口，想了想，便裝作生氣的樣子，瞪着鄧小平道：「你叫甚麽？爲甚麽估得這麽準？挨了罵還笑得出來？」

鄧小平一板正經的答道：「我姓鄧！綽號叫油印博士，是周恩來所改的！看你的來頭，便知你就是那位女書記了，不然爲甚麽一見面就罵人？我與你初次見面，先前各不相識，你憑甚麽罵我？其實你是罵以前派來的人啊！既然如此，我爲甚麽要惱！想到我終於見到你這位罵人的女書記的辣勁兒，我當然忍不住要樂得笑囉！」

張茜元給鄧小平說得直眨眼，她想想，這矮小子的話也對呀！其實自己罵的並不是他，不過是對以前派下來的人心頭有氣，而借他發一發罷了！噢！難得這矮小子不但爽快，又心靈，還會體諒人！……張茜元對眼前這矮小子頓然產生了一種莫名其妙的親切的感覺。她「咚咚」的幾步走到鄧小平身前，一掌拍在鄧小平的肩膊上，欣喜的嚷道：「好！難得碰上你這麽個對脾胃的小子！……」張茜元這親熱勁兒，可弄得

鄧小平這年青人面紅起來。自此以後，倆人經常見面，很快便雙雙墮入愛河，半年之後，鄧小平便與張茜元結婚了。據說，證婚人還是周恩來呢！

婚後兩人很是恩愛。可惜，到一九三一年，亦就是四年之後，張茜元因難產不幸去世。據說鄧小平在張茜元的遺體前流淚說：你的性子太辣了，不像個女人，所以老天爺爺不准你幹女人的事哪！……說罷痛哭。

張茜元死後，鄧小平長期陷進悼念亡妻的痛苦之中。鄧小平的壯實的身子明顯的消瘦了。

周恩來見了，勸解鄧小平：我們幹革命的，都是在刀口上躺的人，也說不定甚麽時候就去見馬克思了，爲甚麽讓這些個人男女感情再來傷害自己呢？以大局爲重嘛！

鄧小平聽了，苦着面孔說：「人生難逢知己，她死了，怎能不傷心？革命我會幹下去，但我也不掩飾自己的感情！」經鄧這麽一說，周恩來苦笑搖頭，知道憑鄧小平的性子，再勸也無用。

七　第二任夫人金維映

到江西工作　以解亡妻之痛

為了舒解鄧小平痛苦的心情，周恩來建議鄧小平到江西中央蘇區工作。有關鄧小平在這段期間，與他的第二位太太結識之事，流傳在國內的有兩種說法。第一種說法是鄧在總政機關工作，主編「紅星」報時結識的。但也有另外一種更曲折的傳說：

一九三一年八月，鄧小平聽了周恩來的勸告，終於來到中央蘇區的瑞金地區工作

。正如前文所說，當時瑞金縣雖然是中央蘇區的大後方，在敵情方面比較平靜，但該縣的領導權，却落在社會民主黨人手上。這些社會民主黨人所持的政見是要建立資本主義的政權，亦卽鼓吹在中國建立一種讓資本主義自由發展的政治經濟制度。所以，他們與共產黨人的平均社會財富的主張是截然對立的。

這些民主黨人運用手段，控制了縣領導大權後，首先便是向該縣的共產黨幹部埋手，因爲他們知道，不打倒這些共產黨幹部，他們便不可能放得開手脚。於是，該縣原來的共產黨縣委書記首先被扣上「叛徒」罪名拉去槍斃了。這個被殺的縣委書記姓金，他有一個女兒叫金維映，已十八歲了，對於父親的死，金維映內心非常怨恨，她知道父親是無辜的。但她一個弱小女孩子，雖然想報仇，但她又怎敵得過那些老謀深算的民主黨人？稍後，連金維映也給這些社會民主黨人抓進獄中。據說這些民主黨人想斬草除根，殺掉金維映，但其中有一個當縣委副書記的社會民主黨人，貪圖金維映的年青貌美，捨不得殺，金維映才倖免一死。但金維映知道自己遲早會給那有殺父之仇的傢伙淫辱，這種痛苦，却比死更難受。想來想去，金維映萌了自殺的念頭。

但就在這個時候，鄧小平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來到瑞金縣。同行的，還有謝維峻

控制了瑞金縣領導權的社會民主黨人爲首的姓張，任縣委書記之職，副書記則是那位對金維映有歹念的姓方的民主黨人。這時候，他們仍然掛着共產黨人的招牌，對中央派下來的特派員，他們不能不虛與委蛇。

但姓張的亦很鬼，他首先托辭說自己不在，秘密派人摸清了鄧小平的底，知道鄧小平一行僅得七個人、七支槍，他才放下一塊大石似的鬆口氣。他吩咐手下的縣武裝部長，把警衛排全部召集，分成兩排，手執烏黑閃亮的駁殼槍，從大門外一直排入客廳，氣氛緊張森嚴。姓張的意思是首先給鄧小平一行人來個下馬威。作好這一切佈置，姓張的才吩咐接客。他的意思再明顯不過，就是給鄧小平等一個人暗示，如果大家好來好去，客客氣氣，那就相安無事，皆大歡喜；如鄧不懷好意，那就別想再踏出瑞金縣。

「請！……」「請！……」姓張的在裏面喊了一聲，警衛排便一疊連聲的一直傳到外面來。這時，鄧小平等七人正坐在縣委客廳的走廊，等着姓張的接見。這一疊連聲的「請」字傳了出來，才見排在最外面的一個排長模樣的人，持着槍，走到鄧小平面前，不緊不慢的說：「張書記有請中央特派員！」話音剛落，兩排警衛「擦！」的

一聲，齊齊抽出手槍，嚴密戒備。

鄧小平一見這陣勢，眉頭略皺了皺！隨又坦然的對身旁的謝維峻說：「海！好氣派！……咱們這是赴鴻門宴哩！」說罷哈哈大笑。但謝維峻却笑不出來，但眼見面前這姓張擺出的陣勢，深知這一進去，便有如雙腳踏進鬼門關，稍有差遲，自己這區區七個人，便會給亂槍在身上鑽個蜂窩洞！

但鄧小平却似乎胸有成竹，他一扭頭，招呼謝維峻道：「走呀！你們還在等甚麽？他們是自己的好同志嘛！……」說罷，邁開大步，咚咚的帶頭走了進來。

姓張的見鄧小平走進來，不得不假裝熱情的站起來招呼。姓張的以前並未見過鄧小平，但他的名字，却是早有所聞，這時見鄧小平面對手槍劍海，却是這樣的從容淡定，連他亦爲之暗服，心道：「名如其人！這矮小子確有兩手，可千萬別小看了他！……」姓張的把手一揮，威嚴的喊道：「快！給鄧特派員倒茶！……」

未等鄧小平開口說出來意，姓張的便先發制人，搶先道：「瑞金縣前書記金×叛變的事，咱們縣委已給中央打了報告，相信對此事的處理，中央沒有疑問吧？把叛徒搶斃，是縣委一致決定的！」姓張的這一說，無疑是露骨的威脅，對這事的定論，只

能按他們的意思，如果鄧小平有疑問，那他就不客氣！

鄧小平的不動聲色的笑笑，捧起桌上的茶杯，輕鬆自如的喝了一口，隨便的說：「算了！這件事情既然你們縣委一致決定，中央也就不打算再追究了！……我前來瑞金的目的，是了解一下你們瑞金紅五團的裝備配備情況，準備給你們補充一批彈藥。」

鄧小平這一說，姓張的輕鬆的舒了口氣，聽說中央準備補充彈藥給他們紅五團，他高興極了。紅五團控制在他們手上，如今再配足彈藥，正所謂人強馬壯，何愁大事不成？雖然現時只奪得一個縣，但發展下去，便是幾縣、一省，甚至全國，那他們這一套社會民主黨綱領，就取得偉大勝利了！想到這，他覺得，千萬別在這個時候得罪鄧小平這班中央派下來的人馬。於是，他馬上笑容滿面的說：「你們要了解紅五團的裝備情況，我馬上把花名冊給你們看看！」

鄧小平說：「花名冊待後再去研究吧！現在最主要的，是要看看紅五團的訓練質素究竟如何，才能決定撥甚麽武器下來。」停停，鄧小平很隨便的要求說：「這樣吧，你去召集紅五團的戰士，我想看看他們的實際操練情況！」

姓張的直眨眼，他估不準鄧小平的用意；不過，在紅五團面前，任鄧小平這矮小子有甚麽花樣，也不怕他。因爲紅五團的團長也是社會民主黨人！想到這點，爲了取得鄧小平所說的撥下來的槍支彈藥，姓張的爽快的答應道：「好！就照你所說的辦吧，我馬上去召集紅五團集合聽命！……方書記！這裏就由你招待鄧特派員他們了！」姓張的招呼一直坐在一旁的姓方的副書記。意思是暗示姓方的要嚴密監視鄧小平等人的活動。鄧小平笑笑，安坐不動，輕鬆的等着姓張的把紅五團召集前來。

智取紅五團

紅五團在縣委樓前的操場上集合了，黑壓壓的五千多人，甚有氣勢。這個團的團長是社會民主黨人，整個紅五團給姓張的這伙人控制了。鄧小平這七個人，在紅五團這五千多人馬面前，如果敢妄動，那眞等於鷄蛋碰石頭！所以站在台上的姓張的民主黨首腦分子一派洋洋得意，有恃無恐的樣子。

鄧小平可不管這些，他「咚咚」的登上講台，對着五千多紅五團的戰士說：「同志們！我代表黨中央向你們致意，你們是黨的勇敢的戰士！……」接着，鄧小平運用他的非凡的演講才能，把共產黨的分田分地政策說了。鄧小平運用生動的語言，大講分田分地政策的好處，紅五團的戰士大都是貧苦農民出身，聽着、聽着，都露出感激的笑容。這時，鄧小平話鋒一轉，突然喊道：「同志們！你們有誰分到田地的，過得比以前好的，請舉起手來！」

操場上「擦」的一聲，舉手如林。

鄧小平又大喊道：「好！那麽，舉過手的，請往左邊橫跨二步！」操場上的紅五團戰士急促移動，站到左邊去的竟佔了四千多人，僅剩下孤零零的幾百人站在右邊。鄧小平抓緊這個機會，突然問站在左邊的戰士：「同志們！你們都是貧苦農民出身的好弟兄，你們說，如果有人想強姦你們窮弟兄的妻子姐妹，你們怎麽樣？」

「把他拉出來！槍斃！」站在左邊的幾千人轟雷似的大喊。這時，姓張的、姓方的，以及那位民主黨人的團長，心裏發毛了，姓張的連忙對那團長打個眼色，示意他調動部隊進行反擊。但那團長冷汗直冒，一個勁的搖頭，因爲他知道，當軍隊情緒激

動時，平時的一整套服從的習慣便改變了，如果這時有人敢向他們頭上潑冷水，那幾十支槍管便會瞧自己射來，他那敢冒這個險？鄧小平非常機智，他運用他的才華，一下子便把軍隊的情緒給抓住了！這時，鄧小平突地轉身，吩咐謝維峻道：「把那姓金的姑娘請來！」謝維峻答應一聲，飛奔而出，一會功夫，謝維峻便把金維映從牢中帶上講台。

這時，姓張的見勢頭不對，轉身大喊一聲：「警衛排長！這姓鄧的是叛徒，把他給逮了！」

早就排在講台後面的警衛排多是這姓張的心腹，聞言一個箭步跨了出來，就要向鄧小平動手。這時，台下站在左面的紅五團戰士却「華！」的一聲，拉開槍把，幾千支槍嘴對準台上，大喊道：「誰敢動一動！把他打成個蜜蜂窩！」這一聲轟雷似的氣勢，把姓張的、姓方的，那位民主黨人團長，以及那十幾個警衛排，給原地釘住了，誰也不敢動一動！

鄧小平威嚴的掃了那姓方的副書記一眼，對金維映說：「姑娘！把你的冤屈向弟兄們說出來吧！窮弟兄會給你作主的！」

金維映感激的看了鄧小平一眼，訴說起來。當說到她父親的無辜被殺，以及那些

人想把她殺了，但那姓方的對她不懷好意，多次企圖強姦她時，她痛哭失聲。台下的紅五團戰士激動極了，大喊道：「把那姓方的給拉去斃了！」

在這種時候，如果輕舉妄動，很容易就會引起大戰混亂，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鄧小平畢竟是鄧小平，在這個形勢對自己有利的情勢下，他也保持着冷靜。他轉身問那姓張的：「怎麽樣？姓方的企圖強姦一個弱女子，你說該怎麽處理？」

姓張的知大勢已去，只得有氣無力的說：「警衛排！把方副書記逮捕……」姓張的心裏，還存有一點希望替自己洗脫罪名的僥倖心理。

但他從一開始就錯了，因爲他太小看鄧小平的謀略。鄧小平直到這最後關頭，仍然利用姓張的這一點僥倖的心理，兵不血刃的找到了突破口，由姓張的親口下令逮捕姓方的，以免引起一場不可收拾的大混戰。姓張的棋差一着，全盤落索，最後，卒給鄧小平提去槍斃。

事後，鄧小平又召開了全縣十萬人大會，給金維映的父親金書記平了反，恢復榮譽，並追認爲烈士。

而經此一役，鄧小平這矮個子青年，在金維映這姑娘心中，便留下難忘的印象。

危難助弱女　贏得以身相許

金維映（別號亞金），是一位年青貌美的姑娘。鄧小平替他父親報了仇，又在牢獄中把她拯救出來，免受姓方這色魔汚辱。金維映心裏自是非常之感激。這種感恩的念頭，竟逐漸使這位姑娘產生獻身圖報的想法，她暗地裏向與鄧小平同來的警衛員打探，得知鄧小平正受着喪妻之苦，阿金的心，頓時有了主意。

一天，金維映找到鄧小平，說：「我現在沒事可幹了，父親死了，家也沒有了，你們縣委該替我想個辦法。」說着眼紅紅的落淚。

鄧小平最怕見女人流眼淚。有一次，他還在法國，與周恩來一道去餐廳飲咖啡，剛坐下，聽到鄰座有女人的哭聲，嚇得鄧小平拉周恩來就跑；周恩來奇怪了。……這時，鄧小平一見這阿金眼紅紅的落淚，連忙嚇得擺着手說：「我的好姑娘，莫哭！莫哭！一哭就膿包了！」鄧小平一急，連兒時的口頭話也脫口說了出來。

金維映噴嚏一笑，說：「你要我不哭，我就不哭，但你可要答應我一個要求！」

鄧小平一聽，他眨着眼問道：「甚麽要求？你試試說出來吧？可以辦到的，自然

會替你辦到！」

阿金說：「也沒甚麽大要求，只請你讓我留在縣機關工作就成了！……」說着，阿金抬眼偸瞧一下鄧小平，見他面有爲難表示，她的眼紅了，又要哭。嚇得鄧小平直頓脚，連忙說：「哎呀！我看你是怎麽個泥團做的人，動不動就鬆泡泡的！好啦！好啦！我先去査一査，看有個甚麽的空缺，給你幹就是了！」

幾天後，鄧小平果然把阿金安排到縣機關當文書。阿金利用職務上的方便，常常借機多接近鄧小平，又常常委婉的勸解正受着亡妻痛苦煎熬的鄧小平。人在痛苦的時候，最易對在這個時候關懷體貼自己的人產生感情，何况說阿金是一個年青貌美的少女？更何况鄧小平正好是一個血氣方剛的青年？所以很快的，鄧小平便對金維映產生了愛念。他覺得，只有與阿金在一起的時候，才能忘記對亡妻懷念的痛苦。

大約在半年之後，鄧小平終於向組織打了報告，要求與金維映結婚。報告很快就批下來，於是，在一九三二年六月間，鄧小平與金維映便正式結婚了。

八　李大漢子橫刀奪愛

不久，中共黨中央的領導大權被王明、秦邦憲等人控制，鄧小平因與毛澤東的感情及思想均接近於游擊戰略，與王明、秦邦憲的「正規化」，及「御敵於國門之外」的左傾戰略發生尖銳矛盾，稍後，鄧小平即被調去中央蘇區江西省任有職無權的宣傳部長，被直接控制在省委機關而動彈不得。這時，金維映亦隨同鄧小平一道，來到江西省委機關，任省委機關的文書之職。

王明、秦邦憲把鄧小平的軍權除去後，跟住，便對鄧小平下毒手，他們展開反對所謂的「鄧、謝（維峻）、古（柏）、毛（澤覃）羅明路綫」的鬥爭，準備把毛鄧等

四人趕出蘇區，到游擊區當游擊隊長，借國民黨軍隊的手，幹掉鄧小平等四人。

謝、古、毛三人終於在游擊區戰死沙場；鄧小平則幸賴周恩來與同是「廿八個布爾什維克」之一的楊尙昆的力保，在游擊區調了回來，才倖免一死。但是被撤去黨內外的一切職務，並給予「黨內最後嚴重警告」的處分，幾乎接近被開除黨籍的邊緣。

夫榮妻貴，幾乎是中共內部一條不成文的規則。鄧小平落台前，金維映憑夫之榮富當了中央機關的文書要職，但鄧小平一落台，金維映亦很快被趕出中央機關，回到瑞金縣機關當文書去。

當時，接替鄧小平擔任瑞金縣委書記的，是王明、秦邦憲的心腹大將李維漢。

李維漢年方廿五歲，長得高大英俊，是少女心目中的白馬王子，在瑞金一帶，有「李大漢子」的美稱。意思是說他是一個眞正的男子漢、大丈夫，但在政治上，李維漢並不很得意，特別是在李立三時代，他雖然與周恩來、鄧小平等同是留法學生出生的中共幹部，但周却認爲李維漢公子哥兒味太重，常常把時間與精力花在討好女人身上，所以瞧不起他。鄧小平與周恩來是好朋友，他當然亦很少與李維漢交往。所以李維漢一直在政治上鬱鬱不得志。李維漢知道周恩來、鄧小平等人瞧不起他，但由於他地位不高，所以一直敢怒不敢言。

這時到了王明時代，李維漢受到重用，被調來瑞金縣接替鄧小平的縣委書記之要

職，李維漢久積的怨氣要找個機會發作了。他想起居恩來、鄧小平常常批評他把精力花在女人身上，便決心就在這方面入手，出一出久積的怨氣。他見鄧小平的老婆金維映被趕往瑞金縣任縣委文書，想到有機會報仇了，心頭暗喜，他知道憑自己現時的地位和人才，要把金維映從鄧小平手上奪過來，並非一件難事。但李維漢不打算用強逼手段，他知道，只有讓金維映自己甘心情願的離開鄧小平，才能造成鄧小平的最大的精神痛苦，而且這是合法的離婚，鄧小平就算知道金維映背叛了他，他亦無可奈何。

於是，李維漢便暗地施手段了，他先是派人找金維映負責起草一份文告，待金維映寫好後，他又吩咐另一個幹部拿着這份文告，指出其中的錯處（李是留法學生，要找出一個只讀過幾年書的女人文章的錯處，太容易了！）並狠狠的批評她，迫得金維映哭了，感到自鄧小平被罷官後，自己亦成了替罪羔羊，處處受人歧視。跟着，李維漢自己却出面善言勸解，並手把手的教金維映讀書識字，使金維映對李維漢十分感激。

這樣，又應了一句老話：人在痛苦時，對關懷體貼自己的人最容易產生感情。鄧小平對金維映的愛念是這樣產生的；同樣，在現在金維映因被人歧視而痛苦時，她對李維漢的體貼當然感激萬分；再加上李維漢長得高大英俊，比矮小的鄧小平的強多了，就這樣，金維映那會不一頭栽進李維漢預先佈好的獵袋中？

金維映對李維漢的感情日深，她對鄧小平的感情自然日淡。終於，在幾個月後，金維映便向鄧小平提出離婚的要求。當時，鄧小平正值在政治上遭受殘酷打擊的時候，他想不到在這個時候，連自己的老婆亦背叛了自己！這種精神上、感情上的雙重殘酷打擊，對一個普通人來說，是太過慘酷了，慘酷到甚至會把一個意志軟弱的人毀滅。

但鄧小平畢竟是鄧小平。在個人的私生活上，在男女之間的感情性慾上，鄧小平是一個凡人，他有凡人所必然有的這一切；但作爲一個人的意志力方面來說，鄧小平却是一個非凡的人。

據說：當鄧小平聽到金維映提出的離婚要求時，只說了一句：「早知今日，何必當初？」說罷，一言不發的走了。

又據說：當時，周恩來知道了這件事，特地把鄧找來，勸解他，要鄧善於正確處理這些男女感情間事。鄧小平說：「沒甚麼！我倒要感謝阿金呢。」

周恩來很奇怪，忙問爲甚麼？鄧小平笑笑說：「茜元死的時候，我想不開，感到很痛苦。但這次阿金離開我，却教會了我：女人！女人！不是她離開你，就是你離開她，有甚麼可日夜可痛苦的？」說罷，感慨地哈哈大笑。

九　游擊戰略助毛長征

鄧小平的兩次婚姻，由於天災人禍，先後都遭遇不幸而告終。天災是本來非常恩愛的張茜元因難產而逝；人禍是李維漢運用手段，橫刀奪愛，金維映捨他而去。有人評述鄧小平這兩段婚姻生活的不幸，慨嘆道：情場辛酸何堪道？矮鄧難敵李漢子。眞切的暴露了當時的一些共產黨人，同樣跳不出怨怨相報的江湖習俗，他們爲打倒政敵，可以不擇手段，甚至運用男色女色，勾引對方的老婆，在精神上感情上給對方以殘酷的打擊。鄧小平與金維映這一段充滿辛酸曲折的感情糾纏，最充份的透示了這些共

產黨人的隱私。

不過，幸運的是鄧小平畢竟沒有給政治上、私生活上雙重殘酷打擊而倒下，相反，憑着他驚人的意志力，他挺住了；更由此激發起他在未來歲月中衝鋒陷陣的決心和勇氣。在以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鄧小平這個歷盡感情滄桑的年青共產黨人，對男女間的痴情事竟看得如此之淡，甚至產生了獨身主義的念頭。直至一九四〇年，在長達十年的歲月中，鄧小平抑制了青年人對愛情生活的衝動，把全副精力投入到政治上的大衝殺，幾乎絕足不入情場。但是，到一九四〇年，鄧小平年方四十六歲，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他遇上了一個傳奇性的女人；正像大戲劇家沙士比亞說的那樣，「中年人動了春心，比青年人的熱情燃燒得更將一發難禁。」鄧小平很快便掉進另一次狂熱的戀愛生活中，這個傳奇式的女人，就是現時鄧小平的夫人卓琳（原名蒲瓊英）。關於鄧小平這一段傳奇式的戀愛生活，下文將有詳細介紹。

一九三三年二月，由王明、博古（卽秦邦憲）、張聞天等人主持的「反羅明路綫鬥爭」，結果是毛澤東的游擊戰略派遭到毀滅性的打擊。謝維峻、毛澤覃、古柏等人戰死沙場；鄧小平被罷官，幸周恩來、楊尙昆力保，得以保留黨籍，給予「黨內最後

嚴重警告」的嚴厲處分；中央蘇區的十大人民委員會的毛派如鄧子恢、譚震林、蕭勁光等均受嚴厲批評，蕭勁光甚至被判了五年監禁，但又幸周恩來（當時任王明中央的軍事部長）的極力反對，蕭勁光的刑期沒有執行，改任紅軍大學教官。

毫無疑義，在三三年展開的這場游擊戰略與左傾路綫的鬥爭中，周恩來是傾向於支持路綫的。但周恩來與王明，秦邦憲等（布爾什維克派）不同，他只是在思想上受國際派的影響，服從王明、秦邦憲的上海中央的左傾路綫，而在對人的關係中，周恩來強烈主張不能對人進行人身逼害，思想上對鄧小平等人的游擊戰略思想的批判他贊成，但要對鄧小平等人實行個人的逼害政策，周恩來就堅決反對。周恩來這種「對事不對人」的溫和手法，保住了鄧小平、譚震林、蕭勁光等中共大將的生命；同樣的手法，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亦是如此的實行，因而亦保住了諸如鄧小平、余秋里、習仲勳、彭眞、譚震林、陳丕顯、楊尚昆等一大批中共現體制中堅人物的生命。

所以，同樣毫無疑義，周恩來在歷史上並非一位全人，他在思想上及路綫上亦犯過錯誤，站到錯誤路綫的一邊。但是，周恩來的動機是爲國爲民，他沒有一些政治家幾乎不可避免的強烈的權力慾，所以他的胸懷是坦蕩的，並沒有把個人的私人仇怨夾雜其中；所以他在大風大浪中，就能自然的堅持「對事不對人」的溫和手法，在客觀

上自覺或不自覺的保住了大批受整的人的生命。人們所以說周恩來的人格偉大，所以鄧小平直至在今日，仍然說：「盡管周恩來在某些場合亦做了一些錯事，但是，如果沒有他，我和其他許多人今天就不會坐在這裏，所以我仍然尊他一聲老哥！」鄧小平的對周恩來的評價，是一句客觀而公正的評語。……

經過三二年的「反羅明路綫」鬥爭，連毛澤東本人亦不能再堅持游擊戰略了。在中央蘇區的紅軍部隊中，王明等人的「左」傾路綫佔了統治地位。

一九三二年六月至一九三三年三月，蔣介石共出動了五十萬軍隊，對中央蘇區進行第四次圍擊。結果由於紅軍部仍然結合運用游擊戰略而使國民黨部隊失敗。

一九三三年十月至一九三四年十月，蔣介石出動一百萬兵力，二百架飛機，由德國人霍・謝古發任軍事顧問，蔣介石親任指揮，對中央蘇區實行第五次大圍攻。

當時，蔣介石依從德國顧問的獻計，採用修築據點、步步進逼的堡壘戰術。

而在中央蘇區一面，王明路綫已佔了絕對統治地位，爲對抗蔣介石的堡壘戰，他們邀請了共產國際派來的德國人布朗任軍事顧問，實行一種堡壘對堡壘、陣地對陣地的正規戰，這種軍事上的左傾路綫，使紅軍傷亡慘重。中央蘇區的紅軍主力部隊死傷六萬多人，幾佔全部兵力的一半；約一百萬民兵及群衆被殺或餓死，中央蘇區七十多

個縣只剩下六個縣。到了這般田地，確實是山窮水盡，「三十六計，走為上計」了！

一九三四年十月初，中央蘇區的紅軍被逼撤退，而開始舉世著名的、艱苦卓絕的二萬五千里長征。撤退的決定是三四年十月一日，中共組織部長張聞天在「紅色中華」報上發表的。第二天，由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王稼祥、劉伯承，以及那位共產國際派來的德國人布朗組成的軍事評議會開會，通過了撤退的計劃。

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這段時間內，鄧小平在政治上正是處於受排斥冷落的階段。他被撤職後，被派到樂安縣的南村區委當巡視員，但在樂安不到十天，又命他回到省委，被派任總政治部秘書長之職。當時總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副主任是賀昌。王稼祥是王明派人馬，他對鄧小平當無好感，鄧小平在他手下工作，日常的工作生活所受的氣相信不會少。所以，在四個月，亦即在一九三三年八月間，鄧小平再不能忍受這種排擠冷落生活，向周恩來提出要求另調工作。周恩來知道這位老朋友的脾氣，便把他調去任總政治部宣傳部任幹事，負責主編總政機關報「紅星」報。這個工作鄧小平一直擔任到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前夕。

在這整整一年多的時間內，鄧小平親眼目睹了左傾路綫給紅軍部隊的危害，他利用工作方便，詳細的研究分析各種資料，對左傾路綫的錯誤有了深刻的認識。這一點

非常重要，因爲，鄧小平的所掌握的資料，很快便在長征途中遵義會議發揮巨大作用了。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紅軍開始正式長征。由第一、第五、第九軍團及新編的第八軍團組成第一方面軍，約八萬五千人，加上中央縱隊一萬五千，共約十萬人在瑞金縣出發。

鄧小平作爲總政治部宣傳部長（此時他已升爲宣傳部長）亦在中央縱隊中。其時，毛澤東因身心大受創，患病躺在擔架上。中央縱隊的參謀長是張雲逸，橫刀奪愛，搶了鄧小平老婆金維映的李維漢則任政治委員，此外還有被稱爲「奇怪」的王明，被稱爲「美男子」的周恩來，被稱爲「扁擔司令」的朱德，等人也在中央縱隊內。其時王明是黨總書記，周恩來是軍事部長。在中央縱隊內，還有廖承志、毛澤東夫人賀子貞、朱德夫人康克清、周恩來夫人鄧穎超、劉少奇、徐特立、林伯渠、董必武等人。幾乎盡集中共的精英人馬。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紅軍第一方面軍由十萬兵力減到僅剩六萬多人，傷兵累累，士氣低落。在這個時候，中共確實是面臨生死存亡的嚴重關頭了！何去何從？將要迅速的作出決斷。

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林彪率領第一軍團，橫渡天險烏江，佔領了遵義城。一月五日，在遵義召開了著名的中央政治局會議。

在這次會議上，以毛澤東爲首的游擊戰略派，與以王明爲首的「左傾堡壘派」展開了尖銳的鬥爭。鄧小平以總政治部宣傳部長身份參加了會議。

毛澤東對王明派的路綫進行了尖銳的批判。在會議進行期間的關鍵時刻，王明等人作了猛然的反撲，王明在大會上反擊毛澤東說：革命那會一帆風順？要革命就難免有失敗和犧牲，拿這些部屬的失敗，來判斷中央路綫的正確與否，是徹頭徹尾的主觀武斷主義！

王明以總書記的身份，把這項反對黨中央的大帽子向毛澤東壓了下來，連毛澤東亦感到難以抗衡。這時，眼看對毛澤東有利的形勢又一次會發生逆轉，在這個危急關頭，鄧小平不顧一切的站出來發言了，他的身份只是總政治部宣傳部長，論資排輩輪不到他在這個時候發言，他敢於這樣做，是要冒極大風險的。幹得好，皆大歡喜；幹不好，那就是另一次更嚴重的政治錯誤，甚至連黨籍亦會給開除，而一旦被開除黨籍，便等於在政治上成了一個「活死人」，例如陳獨秀，雖一度貴爲中共總書記，但一

旦被開除了黨籍，就馬上成了政治上的死人。現在鄧小平在這個時候站了出來，連周恩來這位老朋友，亦爲鄧小平捏一把冷汗！因爲在這種重要的會議一出錯，便連他亦愛莫能助了。但鄧小平還是不顧一切的站出來了。

據說：在當時，鄧小平「霍！」的會議室的末角站了起來，說：我是一個身子矮小的人，所以，我就只會站在下面看問題！……接着，他有條有理的把他自己的親身經歷，從廣西打桂林選兵將談起，到幾次反圍攻鬥爭的游擊戰略的勝利，到這次反圍攻由於運用了左傾的堡壘政策，造成紅軍的慘重損失；他憑着他超人的記憶力，把紅軍部隊的死傷、損失，左傾錯誤對中央蘇區、對革命事業的危害的具體例子，詳盡的列舉了出來。他的雄辯的口才，非凡的演講才能，準確的資料說明，震動了全場，整個會議室一時之間鴉雀無聲，在大部份人的臉上，流露出對王明左傾路綫造成的危害的強烈憤恨。

當鄧小平最後發言完畢，說：「本來是輪不到我說話的。但我是共產黨人，心裏有話，不吐不快，如果我說錯了，對革命造成損害，我甘受嚴厲懲處！」鄧小平的話音剛落，靜了靜，馬上響起一片熱烈的掌聲，連周恩來這位亦可算是王明路綫派的人

物，亦禁不住向鄧小平這位持有不同政見的朋友鼓掌！而王明、秦邦憲等人，却瞪大了眼睛，瞧着這位他們所極欲除去的，不知進退的矮小子，內心一陣氣惱交集。

在這次歷史性的遵義會中，由於鄧小平的積極加入，當然更重要的是由於王明的左傾路綫給紅軍造成的極大危害，毛澤東的游擊戰略的正確性，終於在中共黨內得到正式的承認了。

但王明、秦邦憲等（布爾什維克）爲首分子仍死硬堅持自己所執行的路綫是正確的，拒絕交出總書記的領導權，並威脅說要向共產國際總部上訴，王明這種視外國人的眼色行事的作法，激怒了毛澤東等人，他們憤怒的斥駁王明這種盲目以搬外國經驗的教條主義的錯誤，這時，雙方的情緒都變得激烈了，大有一觸卽發，面臨兩派徹底分裂之勢。如果眞的發生這種劇變，那中共的黨史，恐怕就不是今天的樣子，而要改寫了！

在這個關鍵的時刻，周恩來意識到自己的責任。一方面，在事實面前，他已知道誰對誰錯。另方面，在事實面前，他已痛醒自己以前所信奉的左傾堡壘軍事路綫是錯誤的；第三方面，他不想看到現時眼看難於避免的黨內分裂，於是，他竟然決然的作

出了決定：他在會議上作了關鍵性的發表，他承認了自己左傾路綫的錯誤，對軍事上所造成的重大損失，他表示願意承擔全部責任，並在會議上宣佈辭去軍事部長之職，建議由毛澤東同志擔任軍事部長。

周恩來這一關鍵性的表態，起了決定性的緩衝的作用，結果兩派妥協了，王明同意把總書記職務交由張聞天擔任的，而軍事部長則由毛澤東擔任。

遵義會議的結果，決定了中共的未來前途，亦決定了毛澤東的軍事路綫，得到正式的確立。在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中，左傾軍事路綫事實上的錯誤是客觀因素；而周恩來人格的偉大，在關鍵時刻的引咎呈辭；鄧小平的倔強果敢，挺身而出的勇氣；是主觀因素，客觀因素及主觀因素的配合，毛澤東終於取得決定性的勝利。

十八一宣言國共內戰

中共在長征途中，一九三五年七月，在毛兒蓋召開政治局會議，發表了呼籲立即停止內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即著名的八一宣言）。這個宣言以反帝國主義為首要目標，號召了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工農大衆等一切階級、團結一致，共同抗日。

這是毛澤東運用「矛盾論」，利用主要矛盾，引開次要矛盾的一着高招。毛澤東認為：一切矛盾着的東西、互相聯繫着，不但在一定的條件之下互相轉化，而且在

定條件之下共處於一個統一體中。按這種見解，毛澤東認爲，日本人侵略中國，這是條件，這個條件可以促成國共矛盾的轉化，可以在「抗日」這個條件下共存於一個抗日陣營中。「八一宣言」就是依據這一分析而發表的。發表之後，在全國引起很大反響。由此可以看出，國共兩黨激鬥幾十年，爲甚麽國民黨會最終落敗，其主要的原因是國民黨缺乏一批高明的戰略家，因而顯得鼠目寸光，經常處於被動地位。

這個宣言一經發表，不但在國民之中引起反響，例如魯迅就公開表示讚賞，甚至在國民黨一些軍隊的將領中，亦產生共鳴。其中，張學良、楊虎城率領的軍隊，對共產黨提倡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深有同感，積極支持共產黨的建議。周恩來便與張學良、楊虎城接觸，建議雙方停止作戰行動，毛澤東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下令全面停止對東北軍的攻擊。

一九三六年十月，東北軍第六十七軍司令王以哲，接到蔣介石命令，要他攻佔當時共產黨的首都瓦窰堡。因是共產黨的首都瓦窰堡，王以哲請示了張學良，結果，東北軍與中共達成協議，以延安交換瓦窰堡。於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紅軍轉移到延安，隨後卽定都延安，開始了延安時代，鄧小平作爲總政治部的成員，也到了延安。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期間，蔣介石與張學良、楊虎城的矛盾逐漸尖銳，蔣介石為平定東北軍的反叛情緒，於稍後飛往西安，準備發動對東北軍、西北軍的整肅。

張學良、楊虎城見勢頭不對，搶先一步，於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上午六時，派兵攻入西安，把蔣介石給活捉了。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變」。張學良逮捕了蔣介石後，即迅速與延安的中共聯絡，告知實情，並要求中共協助處理。

當時，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董必武、徐特立等人，隨卽召開了中央緊急會議。在會議上，有人提議趁此機會處死蔣介石，成立西北抗日政府。當時，周恩來、毛澤東等人主張以和平方式解決，促成國共合作抗日。這兩種意見相持不下時，仍任中共黨總書記的秦邦憲，把這一情況向蘇聯的斯大林匯報了，並謂請求斯大林向毛澤東、周恩來等人施壓力，同意處死蔣介石。

斯大林却給中共中央下了指令，要中共釋放蔣介石。表面上，斯大林支持了毛、周等人的意思，秦邦憲的左傾路綫又一次慘敗，但毛澤東却感到受了極大侮辱。他是一個民族觀念極強的人，斯大林以老子黨的身份下這份指令，他感到是一種欺凌和侮辱。據說，當毛澤東接到斯大林下達的釋放蔣介石的命令時，氣得滿面通紅，高聲大

罵，把地板頓得咚咚響。但在這個時候，中共正處於歷史上最困難的時期，要依靠蘇聯的援助，所以又不敢公然違背斯大林的指令。毛澤東對斯大林這種「老子天下第一」的作風極爲反感，認爲是生平的奇恥大辱，因而在內心深處，對蘇聯便產生了強烈和不滿到極點的反抗情緒。不過鑑於當時的情勢，只能暫時忍下而不發罷了。

當時，鄧小平對毛澤東的處境非常同情，他與周恩來一道，前來找毛澤東，鄧小平對毛澤東說：「退一步，進兩步；咱們先讓他一次，來日方長，將來再與他們算帳！」周恩來亦表示堅決站在毛澤東的一面。在這個困難時刻，毛澤東獲周鄧的鼎力支持，內心感到溫暖，所以，在「西安事變」後，國共實行第二次合作時期，鄧小平就極獲毛澤東的信賴和倚重。

以西安事變爲契機，國共兩黨開始了第二次合作抗日。一九三七年二月，國民黨召開五屆三次中央全會，向共產黨提出下列建議：

一、共產黨解散紅軍，編入國民黨政府軍，接受統一指揮。

二、解散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及其它組織，政府由國民黨政府統一掌握。

三、完全停止共產主義宣傳，接受三民主義。

四、停止階級鬥爭。

上述條件與中共的提議無大衝突。稍後，三七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件爆發，日本人全面侵略中國。七月十一日，蔣介石在盧山召開緊急軍事會議，並要求中共代表周恩來出席。

七月十三日，毛澤東與朱德聯合致電蔣介石，表示「我們是國民革命軍一份子，中央命令一下，便率領所屬部隊勇敢到國防最前綫。」九月廿二日，國民黨發表聲明，表示「國民政府過去十年間與共軍作戰，現終戰之時已屆。」第二天，中共馬上發表聲明，表示「精誠團結一致抗敵」。至此，國民黨和共產黨的第二度合作正式開始。

從三七年開始至四五年，國民黨和中共的合作持續了近八年之久，當中雖然有磨擦，有時甚至相當激烈，例如「皖南事變」新四軍遭國民黨軍圍殲；不過，大體上來說，還是維持着國共合作的局面的。但是，到一九四五年日本宣佈投降後，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便失去了，於是，國共之戰馬上開始。

這裏涉及一個有趣的問題：即國民黨和中共的合作，每次都是先有政治基礎（即

合作的條件）才能實現合作的，民國初期是共同對軍閥作戰的需要，第二次合作則是抗日的需要。現時，中共提出與國民黨第三次合作，但合作的基礎是甚麽呢？這個基礎是指對雙方來說都有利的條件而言，但從現時大陸與台灣的各自政治形勢而言，似乎還未產生一個足以促成合作的政治基礎，在這種情況下，中共和國民黨的合作，在目前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將仍然是難以實現的。如果國共兩黨的領導人能找出或創造出促成合作的政治條件，那又當別論。

十一　國共合作討伐日軍

一九三七年八月廿二日，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命令，廢止紅軍的稱號，紅軍主力改編爲「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通稱八路軍）。九月，蔣介石正式認可，並把紅軍主力命名爲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編入閻錫山指揮的第二戰鬥序列，命令他們在山西北部地區作戰。

十月十二日，國府軍事委員會把留在長江以南活動的紅軍改編爲「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通稱新四軍），編入顧祝同的第三戰鬥序列。

這裏有一個神奇的傳說，當時，中共的軍隊經國民黨命名爲「八路軍」及「新四軍」後，有人便向毛澤東預言，說「八路軍」其名當發，而「新四軍」其名不大吉利，他日定有殺身之禍。其根據是，「八路軍」者，當發之路也，而「新四軍」者，則是「新死之軍」，其名不吉，災禍隱伏。毛澤東當時一笑置之，未加理會。誰料日後的遭遇果如所料，「八路軍」發展順利，從命名的初期發展到後來的二百多萬軍隊，足以與國民黨一決高下。而「新四軍」在皖南一役，被國民黨暗算，幾乎全軍覆沒，連軍長葉挺亦被俘，副軍長項英戰死，因此事太過奇妙，所以有人又說，蔣介石在命名之時，便已暗定計策，即讓西北地區的中共軍有所發展，以便抗擊日本人的進侵；而長江以江南的中共紅軍，則一定要置之死地，所以才有「八路軍」及「新四軍」之稱號。但歷史事實究竟怎樣，詳情就無從稽考了。

當時，「八路軍」的陣容分爲三個師：第一一五師、第一二〇師、第一二九師。總的陣容分佈如下：

總指揮部：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政治部主任弼時、參謀長葉劍英、副參總長左權、炮兵團團長武亭。

第一一五師：師長林彪、副師長兼政治委員長聶榮臻、政治部主任羅榮桓、參謀長周昆。

第一二〇師：師長賀龍、副師長蕭克、政治部主任關向應、副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參謀長周士第。

第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副師長徐向前、政治委員張浩、參謀長李達、副政治委員鄧小平。

這裏有一段充滿傳奇色彩的政治手腕施爲的揷曲：

一二九師的前身，是張國燾的紅四方面軍。衆所周知，紅四方軍是張國燾的大本營，而張國燾本人在長征時期及到了延安的一段時間內，與毛澤東是死對頭，在長征途中，張國燾就發動過一次兵變，企圖幹掉毛澤東，幸得原任紅四方軍的參謀長葉劍英向毛澤東告密，毛澤東連夜逃出紅四方面軍軍營，才倖免於難。後來，張國燾更另立中央，與毛澤東對抗。直到在延安經過幾番激烈的交鋒，毛澤東才把張國燾趕走。不過，張國燾留在紅四方面軍的潛在勢力仍然相當強大，在這種時刻，把紅四方面軍改編爲「第一二九師」，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如何領導及控制這個充滿反叛情緒的部隊才是最關鍵的。

在這個關鍵時刻，毛澤東把鄧小平找來。他問鄧小平：「派你去掌握姓張的老巢，你有沒有信心和把握？」

鄧小平答道：「事在人爲，見機而行！」

鄧小平的回答，毛澤東非常滿意，他要鄧小平推擧各職位的人選。鄧小平毫不考慮就回答說：「治亂世必須用重典；制亂軍定必用猛將，依我看，兩支步槍起家鬧革命的獨眼龍該當重任！」所謂「兩支步槍起家鬧革命的獨眼龍」指的是以威猛著稱紅軍部隊的劉伯承將軍，他鬧革命時，右眼因被手榴彈炸傷了，成了獨眼，所以鄧小平稱他爲獨眼龍。

鄧小平提出劉伯承，毛澤東含笑連連點頭，他也有同感，覺得讓劉伯承出任一二九師師長最佳人選。但師長之下，其他人選，特別是非常重要的一職「政治委員」該由誰擔當呢？毛澤東的意思是由鄧小平去出任，他本來以爲鄧小平會隨後自告奮勇，提出自薦，但鄧小平接着又推擧了參謀長李達，副師長徐向前，唯獨政治委員一職却像忘掉似的，一直故避不提。毛澤東覺得很奇怪，他笑笑問道：「你所推擧的假如都是合適的人選，你當然有信心與他們搞好合作啦？政治委員就由你去幹，你看怎麽樣

鄧小平亦含笑答道：「不！政治委員應讓張浩去幹。」

毛澤東以爲鄧小平會一口答應，但鄧却反而提出「張浩」，這令毛澤東非常奇怪，他當然知道「張浩」是一個怎麽樣的人！他皺緊眉頭，不解的問鄧小平：「張浩還是紅四方面軍的政治委員，他與張國燾是穿一條褲的啊！讓他幹，還不是引火燒身？難道你連挑這副擔子的膽量也給長征征掉了麽？」

鄧小平却說：「不！我應該去當副政治委員！」

毛澤東更奇怪，他弄不清鄧小平爲甚麽放着第一位不幹，反而去當個沒有多大實權的副手。他連忙問道：「爲甚麽？」

鄧小平笑道：「張浩今年多大了？」

毛澤東道：「按組織部檔案，他應該是六十五歲。」

鄧小平道：「他身體怎麽樣？」

毛澤東醒悟地：「對！他的心臟據說病得不輕。……你的意思是？……………」

鄧小平笑道：「一個六十五歲患了心臟病的老頭，他還能幹多少時間？頂多是一、二年吧！他是張國燾的人，紅四方面軍有他暫時當個政委，軍心就安定了。先讓他起這個安定軍心的作用，我們利用這段時間，就能夠由下至上，再由上至下把控制大

權奪過來！這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計謀啊！」

毛澤東一聽，分析一下，覺得鄧小平說的滿有道道兒，便高興的握着手說：「對對！那就先由他先登寶座，待龍體駕崩，你才去南面稱寡吧！」

就這樣，一二九師的人選就這樣秘密議定了，由劉伯承出任一二九師師長，張浩任政委，鄧小平任副政委，徐向前任副師長，李達任參謀長，果然，這種搭配，令一二九師內部的張國燾派人馬倒安心，因爲有他們的人在朝廷，下面這些客也就好做了。

另一方面，鄧小平這個副政委，却整天在軍中跑上跑下，掌握了許多人事關係，首先是師長劉伯承，自此之後成了幾十年生死患難之交，其次，像副師長徐向前、第二副師長李德生、團長秦基偉、其他幹部戰士如許定鈞、許世友、蘇振華、張才千、陳再道等等，都成了鄧小平的朋友或心腹大將。上述這些人，直到今天爲止，仍然是鄧的最得力的中堅人物，例如李德生、秦基偉、陳再道等人。

到了這個時候，張浩一方面由於年老身體多病，另一方面又被鄧把各種機要人事掌握了，所以張浩實際上被架空，而原來張國燾派的人馬，發覺不對路，已無可奈何

。一年後，卽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張浩因病去世（一說張浩感到絕望而自殺），鄧小平順理成章當了第一政治委員，從此之後，劉伯承、鄧小平便正式成了「最佳拍檔」，披戰衣，橫戈立馬，征戰中原。

上述這一段挿曲，除引人入勝外，亦很能發人深思，不難看出：毛澤東與鄧小平同樣是玩弄政治手腕，有滿肚謀劃的人物。但比較之下，鄧小平聰明而外露，毛澤東則智而深隱。所以鄧小平與毛澤東一旦交起手來，鄧小平便顯得稍遜一籌了。毛澤東在「沁園春——雪」一詞中，這樣評價歷代帝王道：「……秦皇漢武略輸文彩，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斯汗只識彎弓射大鵰。」他筆下的「秦皇」指的是秦始皇，「漢武」指的是漢武帝，說他們「略輸文彩」，意思是略爲缺了一點「手腕」；「唐宗宋祖」指的是唐太宗李世民與宋高祖趙匡胤，說他們「稍遜風騷」，意思是指他們未能靈活運用手段；而「一代天驕」的「成吉斯汗」更是一介武夫不足道。這就可以看出，毛澤東是如何看重「政治手腕」的運用了。而鄧小平在毛澤東時代，始終受制於毛，最大原因就是他運用「政治手腕」的手法比起毛澤東來是顯得太過於外露。兵法上的「放之太盡」歷來被兵法家視爲之大忌，鄧小平在早年的「手腕」「放得太盡」，這是他遭受挫折特別多的原因。不過，時至今日，鄧小平的「政治手法」

已顯得成熟多了。一些「欲放先收」、「退一步進二步」、「箭欲發而手收於腰」等等的「妙手法」，他都能一一施展出來。這是後話，下文自有評述。

一二九師在一九三七年八月編成，初期是組織編制補充彈藥，及逐步肅清張國燾在軍中的潛在勢力。經過近半年時間的編整，一二九師的戰鬥力極大的增強，師長劉伯承乘士氣高昂，揮軍進入山西，出擊日軍，在晉東南地區展開運動戰。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張浩去世，鄧小平出任第一政治委員，劉鄧大軍正式確立。隨後，一二九師進入山西太行山區，建立抗日戰略基地。同一時期，八路軍總指揮部進入太行山區，與一二九師共同行動。總指揮部的司令是朱德、副司令是彭德懷，參謀長葉劍英、副參謀長左權。

一九三九年，一二九師進入太岳地區，擴大抗日根據地。稍後成立了晉冀魯豫解放區，在高山密林中活動，一二九師力量加強。

一九四〇年三月，八路軍總指揮部的朱德、彭德懷、葉劍英等人，策劃「百團大戰」的前期準備工作。劉伯承、鄧小平部直逼國民黨政府軍冀察戰區部隊，與國民黨部隊發生磨擦，爲避免事態擴大，劉鄧率軍退出，改道進入河北平原，與日本佔領軍對峙。

這時，朱彭葉等的「百團大戰」計劃已進入最後準備階段，爲此，一二九師奉命偵察敵情，收集情報，部署兵力，選定進攻路綫，準備爆破器材，藏備糧食等等。這個準備工作到四〇年七月，已基本就緒。爲此，八路軍總指揮部召開華北路各軍區聯席會議，制訂具體作戰計劃，劉伯承、鄧小平亦是計劃的制訂人之一。聯席會議確定了龐大的作戰計劃，共集中了一百一十四個團約四十萬部隊。

作戰的第一階段，自八月廿日至九月十日，對日寇的交通綫發動總攻擊，目標是石太綫、同津綫、津浦綫、北寧綫、平綏綫等主要鐵道幹綫的日軍五個師、九個獨立派共約廿萬人，打擊重點放在石太綫。

第二階段是從九月廿日至十月上旬，擴大第一階段的戰果，殲滅日軍，拔掉交通綫兩側及入侵解放區的日軍據點。

第三階段從十月六日至十二月五日約兩個月，對日軍掃蕩進行反掃蕩。

當時，作戰計劃擬定後，葉劍英、朱德主張向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匯報，但彭德懷說：「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況且這裏是八路軍總指揮部，有權獨立作出作戰計劃！」由於彭德懷的堅持，鄧小平、劉伯承沒有料到後果嚴重，表示支持彭德懷的意思，於是，作戰計劃卒沒向毛澤東的中共中央匯報。

一九四〇年八月廿日，華北解放區一百一十四個團，共約四十萬人的兵力，向華北地區的日軍及日僞據點、鐵路、公路發動大規模總攻擊，其勢如千軍捲席，日軍卒不及防，給打得魂飛魄散，是爲歷史上著名的「百團大戰」。亦是中共抗擊日軍的唯一一次較大規模的戰役。

「百團大戰」的結果，殲滅日軍二萬五千多，僞軍二萬八千多，破壞了日僞三千個據點、拆毀了九百四十八公里的鐵道，全面破壞了三千公里的公路。華北日僞區交通癱瘓，軍心動搖。連日軍的一個軍團長，被圍困擊斃時，留在身上的遺信亦這樣驚呼：「……共產黨部隊發展之迅速、行動之快、作戰之勇敢，非人所料，他日主宰中國大地，不是日本，亦不是蔣介石，而是這支無畏的中共軍隊！……」

百團大戰的結果，給日本人以極其沉重的打擊，兵員損失尚在其次，最慘的是他們入侵中國以來，以爲自己是天下無敵的軍心大大的動搖了！這就無疑給日本人的失敗注下了伏筆。同時，這場大戰，亦使中國人在危難中喜見一絲曙光，恢復了抗日的士氣和鬥志，「日本人不可戰勝」的神話破滅了。這就無疑給中國人的抗戰勝利又同樣注下了伏筆。這兩個作用，即旣打擊了敵人的士氣，又鼓舞了抗日的軍心，在抗戰史上是極有偉大意義的。而劉鄧彭三人的神威，亦因此一役被國人共認。

的。

不過，這場偉大戰役的後果，有兩個方面，給劉鄧彭等造成的困難亦是相當嚴重的。

其一是日軍被這支中共軍隊嚇得膽戰心驚，他們覺得，如果讓這支軍隊存在，就算能攻佔全中國也無用，最後的勝利者必將是這支中共部隊，在這種絕望的心情下，他們下了狠心，暫時停止向中國內陸推進，集中兵力，對華北各抗日根據地發動掃蕩，並實行絕望性的「焦土」及「三光」政策，結果是劉鄧的華北抗日部隊及根據地遭受了嚴重的損失，連八路軍總指揮部的副總參謀長左權亦英勇戰死；無辜老百姓有三萬多人被槍殺及活埋，日寇的暴行發展到登峰造極。當然，日本人這種做法固然在短時期有一定的破壞作用，但這種跡近野獸的暴行，更激發了中國人對他們的仇恨，「決心以死相拼」是這種暴行的所引發出來的必然結果。

第二個困難是由於作戰計劃未報知毛澤東，毛澤東因而憤怒。當時，「百團大戰」爆發後三天，毛澤東才接到戰場通報。他大吃一驚，覺得事態嚴重，發電責問彭德懷，但當時大戰已經開始，要阻止已來不及了，毛澤東只能坐在延安乾瞪眼。不過，毛澤東亦是一代將才，他深知大戰的後果嚴重，日本人必定在事後集中兵力，圍剿華北解放區，他因而發急電給鄧小平，要他在作戰的最順利的時刻，開始着手準備安排

各解放區的戰略轉移。鄧小平接報後，對劉伯承說：「看來，主席所說的有道理，我們應該防止日本人狗急跳牆！」劉伯承同意鄧小平的意見，在作戰出擊的同時，安排了各解放區的事先轉移，因而減少了日本人反撲時的損失。

當時，鄧小平把毛澤東的意見向彭德懷作了匯報，但彭德懷太過自信，認爲事先轉移會動搖軍心，他寧願戰死沙場，亦不願在這個時候後退。結果，八路軍總指揮部在日本人反撲時，損失最爲嚴重。當時，在日本人快攻到時，彭德懷準備堅持到底，與日本人決一死戰，但最後給朱德、葉劍英、左權硬給拉走了，左權自己留下來，迷惑日本人，掩護指揮部撤退，最後不幸戰死。八路軍總指揮部退回延安。

事後，毛澤東召開軍事會議，把彭德懷、劉伯承、鄧小平等人狠狠訓了一頓。當時，曾有人提議撤消彭、劉、鄧的軍權，但毛澤東却非常生氣，把獻此議的人訓斥說：「將軍百戰沙場，他們這些將軍不去戰場作戰，難道讓你這些書生能行嗎？」據說，獻撤消彭、劉、鄧三人軍權的人是康山（當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但毛澤東當時是頭腦清醒的將才，他雖然不滿彭、劉、鄧專斷獨行，但仍然信任三人的能力，康生自然碰了一鼻子灰。

十二　蒲瓊英垂青鄧大將

延安軍事會議，鄧小平、劉伯承受了批，會後，倆人即繞道秘密潛回太行山區。途中，劉伯承問鄧小平：「受了批，心情怎麽樣？」

鄧小平眨着眼說：「我很開心！」

劉伯承奇道：「你瘋了嗎？挨了批還高興！」

鄧小平哈哈大笑，說：「這場大戰打得過癮！挨批也夠厲害，沒說的，錯了就沒嘛！不過說眞的，再讓我打幾場這樣的仗，再挨三天批也甘心！」說罷爽朗的大笑，

說得劉伯承也笑了起來。

當時，華北地區已陷入白色恐怖中，劉鄧倆人，以及一個警衛排，廿多人從延安繞道返太行山區，沿途是非常危險的。爲了應付萬一，劉鄧兩人都化了裝，劉伯承扮成一個土財子，架着太陽眼鏡，拿着士的手杖，神裏神氣的；鄧小平則扮成一個貨郎，有人時，就挑着不重的擔子，無人時再由警衛戰士輪流挑。這一行廿多人，從延安出發，進入山西地界，活像是一個土財主率領着一隊貨擔，遠途販運回鄉。

當時，日本人沿着太行山區四周，築了密密麻麻的碉堡，再用鐵道把每個碉堡都連結起來，鐵道綫上，每隔半小時，便有一輛鐵甲車開出巡視。碉堡上守衛森嚴，槍眼林立，稍爲不對勁，便在上面掃射機關槍，防衛的森嚴、封鎖的嚴密，眞個是連蒼蠅亦難以飛過。

但是，劉伯承、鄧小平等一行人，進入太行山區，却非經這道封鎖圈不可，因爲這裏是進入太行山區的唯一通道，要繞路的話，得走出大山嶺，大概走半年亦難到達。

當時，已經是深夜十二時了。四周的碉堡上，閃着一盞盞像鬼眼似的燈，遠處的

鐵道綫上，不時響起鐵甲車駛過的尖嘯聲。

本來，按事先安排，過這道封鎖綫是計劃妥當的。守衛碉堡上，除主要的幾個大碉堡是日本鬼子外，其餘的中小碉堡，多是僞軍（即汪精衛的部隊）。而在汪軍中，有大批中共的黨員及同情者，這個封鎖綫東南角碉堡上的僞軍排長，就是一個共產黨員，而排中士兵多是同情者。所以劉鄧等沿東南角進入太行山區，是安全的。當他們按預先約定的信號，在碉堡下面打出信號時，却不見有回應，過了片刻，才走下一個士兵，對劉鄧等人說：「排長喝醉了酒，躺在床上不能動彈，副排長請你們上去見見面，大家交個朋友！」這士兵當然不知道這眼前的兩人是大名鼎鼎的劉鄧兩虎將，他只知道是共產黨的幹部。

警衛排長不敢作主，拿眼色徵詢鄧小平的意見，鄧小平見一眼這個士兵，突然問：「你們的副排長叫甚麽？」

「他姓孔，是前天調來的！」這名日僞士兵很神氣的答，看樣子，似乎是這個副排長的親信。

警衛排長暗地把鄧小平拉到一角，說：「現在上面的情形有變，請首長暫時迴避，待解決了，再過去吧！」

鄧小平笑笑，他對劉伯承打了個招呼，說：「這也不是甚麼龍潭虎穴，走！咱們一起上去看看！」鄧小平這個大膽的決定，警衞排長嚇了一跳，心想，如果萬一出現危險，那自己死一千次也負不了這個責任！他連忙悄聲對劉伯承說：「司令！政委的決定太大膽了！還是由我帶人先上去吧！」

劉伯承笑了，他細聲對警衞排長說：「碉堡上面共有十八件軍衣晒着，你不看見嗎？這就是說，上面的人，頂多是原來的人數，再說，如果上面眞有埋伏，就不會只由一個士兵下來相請了！……政委他早就算定了這些，所以他才敢走上去。……這樣吧，爲防萬一，你帶五個人走在前面，我們隨後上來便是了！」

於是，劉伯承、鄧小平等一行二十多人，隨着這名大兵一直走了上去。上面果然很平靜，顯然情形無多大變化。不過，原來是中共地下黨員的排長却眞的躺在床上，不是喝醉了酒，而是病了。新調來代職的副排長是個東北大漢，個頭粗大壯實，他姓孔，名正。他大喲喲的坐在一張椅上，敞着胸口，有黑毛，見到劉鄧等人，便神氣的自我介紹說：「我姓孔，是代排長！聽說你們是共產黨幹部，咱們先談談條件，再讓你們過去，怎麽樣？」聽他的口氣，彷彿是上級對下屬講話似的，警衞排長暗笑。

他心想，你一個小小代排長，這樣金刀大馬的闊款，若知道站在你面前的這兩位高矮大將是誰，怕不把你嚇出尿來，但他沒去面上點明，笑笑接口道：「條件？你試試說出來聽聽！」

這僞軍代排長粗聲粗氣的道：「我是東北人，家鄉給日本人佔了，老子給他們幹事是陽奉陰違。你們共產黨打日本也不含糊，最近在鐵道兩旁把日本人打得屎滾尿流，咱打心眼兒佩服！你們想過路，行！但有個條件，帶我去見你們的劉鄧大將，答應了，我馬上放下吊橋，把你們送過去，怎麽樣？」

護衛排長暗笑，心想，你這大個子可眞是睜眼瞎子，劉鄧大將明明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來講啥子條件，這不是白日裏鬧見鬼？他用眼色請示劉伯承，該如何答他。劉伯承很感興趣的望了這僞軍排長一眼，含笑的向鄧小平一呶嘴。鄧小平最會意，便笑着跨前一步，對這僞排長說：「你要見他倆人，有啥子事？我是他的同鄉，我可以答應你！」他用四川話說。

這東北大漢一聽大喜，馬上一骨碌爬起身來，答道：「沒甚麽！沒甚麽！只是咱們都聽說那姓鄧的掌心有雷，又識得五行八卦、奇算之術，又聽說那姓劉的，瞎了一隻眼，可是槍法奇準，能一槍打下天上飛着的鳥，所以都想見識見識這兩位奇人罷了！」

鄧小平正要回答，這時，突然有僞軍跑進來報告說：「報告代排長！下面有三個女共黨幹部，打出暗號，要求過路進入太行山區！」

東北大漢一拍手，命令說：「好！把她們一齊請上來，作個見證人，講好了條件，一起把她們送過去！」

這僞軍答應一聲，跑了出去。爲預防萬一，警衛排長瞧身邊的兩名警衛戰士一打眼色，兩名警衛戰士亦跟了出去。這東北大漢、僞軍代排長孔定說：「哎呀！你們也太小心眼啦！如果咱們有異心，也不會讓你們上來啦！」

鄧小平哈哈一笑，說：「當然！當然！你這小小崗樓，也不在咱們眼下，你要有異心，腦袋子早就搬家啦！」

孔正把牛眼一瞪，喝道：「你可是小看了我姓孔的心意！我一拳頭，可就把你這個矮子壓扁！」

說話間，那三個在崗樓下面要求過路的女共產黨幹部也隨着僞軍士兵走了進來。這三個女八路都很年輕，一高二中等身裁，其中一個中等身裁的，瓜子臉，眼睛大大的胖胖的，很是福氣，而年紀均是年約廿一、二歲。劉伯承一見那胖胖的姑娘，笑着看了鄧小平一眼，悄聲說：「老伙記！看，這姑娘長得可有點像你，說她是你的妹妹，別人不信，我就第一個信實了！」

鄧小平笑着凝注了那姑娘一眼，見她胖胖的，果然與自己有幾分相似，也不禁在心裏笑了起來。

這時，那東北大漢孔正可就有點不耐煩了，他朝着鄧小平跨上一步，沒好氣的說：「怎麽樣？說來說去，你答不答應？」警衛排長見情勢有點僵，連忙一個箭步跨上前，用身體擋在孔正與鄧小平之間，沉聲喝道：「姓孔的，你可別亂來！否則，就不客氣了！」這警衛排長是劉鄧近身侍衛，每個人都是身經百戰的老戰士，面前這幾十個僞軍，他們自然亦不會放在眼內，但他擔心的是劉鄧兩位首長的安全，因爲萬一眞的動起手來，槍彈無眼。

孔正把牛眼一瞪，不服氣的說：「不客氣又怎麽樣？在我這裏，好歹我也是主人，你們答應帶我去見他們，就好來好去，否則，也休怪我不講交情！」

鄧小平見情勢有點緊張，想了想，便擺擺手，讓警衛排長退到一旁，他微微一笑，問孔正：「你眞的想見他兩人？」

「不錯！答應了，使大家好來好去，彼此朋友之情還在！」這孔正粗聲粗氣的回答說。

鄧小平道：「好！我答應你！而且，我告訴你，你已見過他倆人了！……」

這孔正一怔，愕然道：「你？你講四川話，又生得矮壯，難道你就是？……」他已意識到這站在面前的矮子是誰了，但仍不敢最後肯定，因爲事出太過突然了。

鄧小平一笑，正正經經的凝注着這東北大漢說：「不錯，我就是鄧小平！他！……」鄧小平用手指了指戴着茶晶眼鏡的劉伯承，「就是人稱獨眼龍的劉伯承將軍！」

鄧小平這一說，不但孔正頓時驚呆了，而且連臥在床上，病得迷迷糊糊的中共地下黨員，正排長亦一骨碌爬起身來，定定的望望鄧小平，又望望劉伯承，恍惚突然在屋子裏出現兩樣神奇的物件似的。甚至連那三個女八路幹部，亦驚喜的望着面前這兩位心目中的大英雄。

好一會，這孔正才恍惚淸醒過來，他好像不相信似的望望鄧小平，又望望劉伯承

，道：「眞的是你們？你們這樣的身份，竟敢只帶了十幾人，就上來這個危險的地方？」

鄧小平哈哈一笑，爽朗的說：「你不是說有人說那姓鄧的會奇門八卦、神算之術麽？我就是算準你仍然是朋友，所以便上來了，朋友之間，串個親，問個好，也是很平常的事嘛！」

一句話，把孔正說得直眨眼，他望了望劉伯承，突然「擦！」的一聲並且行了個隆重的軍禮。劉伯承一笑，打趣道：「怎麽？你想見我倆，就爲了行個軍禮？」

孔正不好意思的一笑，說：「聽人說劉將軍你槍法奇準，能讓我開開眼界麽？」警衛排長一聽，連忙制止道：「不行！這裏離日本人的據點很近，萬一開槍驚動了他們，會有危險！」

那躺在床上的地下黨員、僞軍排長，掙扎着爬了出來，說：「沒關係！日本人叫我們一發現可疑情況就要開槍，寧殺錯一萬，勿放過一人，所以我們這裏每天照例砰砰的亂放一氣。日本鬼子聽慣了，除非搖電話去，否則他們是絕不會來的。」這病得半死的地下黨員，原來亦想見識一下劉伯承將軍的槍法。

劉伯承略一沉吟，便欣然答允。他請孔正取來六隻鷄蛋，他拔出駁殼槍，凝神準備；隨即，他吩咐孔正把鷄蛋任意向上空拋去。

孔正存心試試劉伯承是否眞有傳說中那麽厲害，他手揑着三隻鷄蛋，突然轉身，把三隻鷄蛋分三個方向從上拋起，鷄蛋旋轉着向半空中飛去。這樣子，不用說用槍去打中，就是眼睛也幾乎看不淸。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劉伯承一沉腰，駁殼槍往上一甩，「砰！砰！砰！」連發三槍，把三個方向飛去的三隻鷄蛋打得粉碎！這下子，把孔正驚得目瞪口呆，好半晌，才猛地一拍大腿，叫道：「好！好槍法！要是我大孔，一隻鷄蛋或許也會打中，但連打三隻，把我推下海裏叫王八也辦不到！劉將軍，你行！我大孔眞的是服了你啦！……」

劉伯承把手一擺，笑道：「你服我幹嘛？槍法打得再準，也只是多打死幾個日本鬼子，但你面前的這矮個子，他發一個掌心雷，就把日本人幾千個給打得喊爹喊娘啦！」說着，打趣的指指鄧小平。

鄧小平笑笑，搖頭道：「孔排長別聽我這老伙記胡吹！其實我們也沒神氣只是有一股民族的氣節，決心打日本侵略者罷了！只要你有這個氣節，都咱們往後就是好朋

友啦！」

孔正馬上站起來，「拍！」的一聲，行了個軍禮，道：「好說的！我大孔這條命，就交給你倆，但凡是進你們的太行山區，我拼了老命，也把他們送過去！」

幸得伊人欣賞

鄧小平、劉伯承等一行人，告別了孔正這東北大漢，踏入了太行山區，隨行的，有那三個女八路幹部。

這三個姑娘，走在中間，吱吱喳喳的，在議論着剛才的在崗樓上奇遇。那個高個子悄聲說：「看那劉伯承大將軍，多威風哪！三槍，隨手一甩，就把三隻鷄蛋都打碎了！就好像日本鬼子的腦兒開花一樣，眞叫人開心！」

那胖胖的、福氣的姑娘却悄悄的扭轉頭，望了在後面的矮個子鄧小平一眼，細聲細氣的嘆着說：「依我看，這矮大將更厲害哩！他鎭靜自如，從容淡定，我看哪，如

果給他戴了綸巾，搖着羽扇，他活該便是當代的孔明軍師！」

最後「孔明軍師」四字，說得大聲一些，給劉伯承聽到了，他在後面，大聲問道：「你們幾個丫頭，說甚麽孔明軍師啦？」

劉伯承戴着茶晶眼鏡，人又長得威壯，但這胖胖的福氣的姑娘却不怕他，她笑着答道：「劉司令！我說，那鄧政委方才眞像孔明軍師在舌戰群儒啊！」

劉伯承作不高興的說：「噢？他是孔明，那我這個司令員就瞧不上眼啦？」

胖胖的、福氣姑娘有點不好意思了，想了想，還是忍不住了說：「人人都說劉司令員是一條獨眼龍，龍是能上天入地下海，神通當然大啦！但龍總得有雲霧伴着，才能騰雲駕霧，有孔明大軍師作你的雲霧，你說，這不好麽？」

這姑娘的回答，把劉伯承、鄧小平以及其他警衛戰士得笑了起來。劉伯承推了推鄧小平的手臂，高興地說：「你這丫頭！口舌可厲害呢，待會把你調去演講隊呢！不過，我可是沒說錯呀。」

劉伯承開心的笑了，說：「對對！你沒說錯，我這個老搭檔，可厲害呢！你要幹演講隊，最好拜他爲師，包你成爲一個女辯論家！」

胖姑娘一聽，可高興了，連忙打蛇隨棍上地：「這可是司令員親口應承的！但鄧

政委不答應也是不行，首長應承了，你不要負責到底呀！」

劉伯承一聽，拍拍鄧小平的肩頭，笑着問：「怎麽樣，給你介紹個學生？她可是把我這個媒人的捉上轎啦！」

鄧小平擺擺手，說：「老劉，別說笑，我大堆工作，哪有空閒扯？」

胖姑娘一聽，失望的一拍手，說：「哎！他果然不答應！」

劉伯承笑笑，把胖姑娘招近身前，悄聲說：「別急！別急！他的脾氣我最熟悉，回到軍區，我安排你露兩手給他看看，他就會收你這個學生！」

回到太行山軍區後，一天，劉伯承邀鄧小平去參加一個群衆集會，說是有精彩節目上演。鄧小平生性好熱鬧，他看戲最歡喜看「六個大封相」，這樣的熱鬧場面，所以他聽說有好戲看，便放下工作，與劉伯承一道前去參加群衆集會。

這個群衆集會是一次抗日志氣教育。前來聽講者很多，塞滿了這個座落在山腰的大盤地。開始是上演了幾幕話劇，說的是「母親送兒打東洋、妻子送郎上戰場」的抗日內容。鄧小平有點悶，他想提早離開，但劉伯承留住他，說：「老伙記！等會可眞有精彩節目，錯過了，你可別後悔啊！」

鄧小平見劉伯承神神秘秘的，不知他弄的啥子玄虛，不好太過却意，只得留下來

，繼續觀看。

一會兒後，司儀跑了出來，大聲說：「同志們！現在接下的，是一個演講，主講人是太行山軍區政治宣傳隊隊員，一個年輕的女隊員！……」

隨後，講台上便站出一個姑娘，年方廿一歲、胖胖的，長得很福氣。鄧小平一看，一怔，道：「怎麽？是她？你眞的把她塞到宣傳隊裏去？」

劉伯承眨眨眼，笑着說：「別吵！別吵！先看看她如何表演，再評議。」

胖姑娘蹬蹬的捷步跨了出來，舉起右手，先向台下的二萬多聽衆行了個禮，鎮靜從容的：「同志們！我是新來的，是上海的一個學生，我來到這裏，是要來抗日！日本人現在侵佔了我們祖國一半的領土，殺了我們同胞四千萬人，這筆血債要不要算了？……」她反問台下的聽衆。

「血債血還！要算！要叫日本鬼子償還血債！……」台下二萬多人怒吼。這胖姑娘一下子就把聽衆的情緒激發了。她接着往下說：「要算！一定要血債血償。但日本鬼子槍炮比我們中國多，是一頭兇惡的吃人獅子，我們中國人視如螞蟻，螞蟻雖小，但它最講團結！在森林裏，螞蟻成千上萬，它們可以殺死一頭猛獅，它們飛撲到獅子的身上，咬呀、咬呀，獅子就受不了，滿地打滾，獅子想甩開螞蟻，但螞蟻却緊緊咬

住不放，雖然給獅子壓死很多，但螞蟻成千上萬，是死不絕的，它們越來越多，這頭惡獅子終於精疲力盡，不能動啦！同志們！我們中國人現在就要學一學螞蟻這種精誠團結、不畏強暴、不怕犧牲、前撲後繼的精神，任日本鬼子這頭獅子再兇猛，它終歸是會被我們打倒的！……」

這胖姑娘邊講邊做着手勢，說得有聲有色，她沒空談大道理，却憑着生動形象的內容把聽衆的心給攫住了。她的話音停下時，場上一片寧靜，過了一會，人們才像突然清醒過來似的，爆發出一陣震耳的掌聲。但這時胖姑娘已悄悄的退回台後去了。

「她叫甚麽？」鄧小平對這胖姑娘發生興趣了。

「她叫蒲瓊英，是一個上海來抗日根據地的學生，來這裏後，她自己改名爲卓琳，說這名字夠男子漢味。……」劉伯承推了推鄧小平，笑着說：「怎麽樣？這個學生不錯吧？」

鄧小平心裏亦很欣賞，但嘴裏却說：「是很好，但還是讓她在下面多鍛鍊幾年再說吧！」

一年之後，鄧小平果然把卓琳調到司令部政治處工作。自此之後，卓琳與鄧小平接觸的機會多了，兩人逐漸加深了認識。一天，劉伯承突然跑來找鄧小平，一見面就

說：「卓琳那個丫頭在我面前哭鼻子，說你對她太嚴厲，她受不了，要回宣傳隊去？你是怎麽搞的，我的老伙記？」

鄧小平一怔，說：「對她不嚴厲一點不行啊！……」

劉伯承有點生氣，道：「你對其他人都是有說有笑的，爲啥子對這姑娘却故意板着面孔？這樣子，可眞把她姑娘家給嚇跑了！」

鄧小平嘆了口氣，說：「正是由於她是姑娘家，才要嚴肅一點，否則，讓人看了，我這個大政委，和一個姑娘笑笑鬧鬧的，成何體統？不過，我的心對她是沒惡意的啊！你去替我解釋一下，好麽？」

英雄難過美人關

劉伯承笑道：「不行！要解釋，你自己來。我頂多派人去把她請來！……」停了停，劉伯承正經的說：「老伙記！你今年卅二了吧？該找個人啦！我們共產黨人又不

是吃齋的佛僧，談個情，說過愛的，也是人之常情嘛！怎麽樣，這卓琳依我看，她對你是有意思的，可是你老是對人家板着面孔，像個黑面神，這樣子，把姑娘都嚇跑了，娶不到老婆，可別怪我老伙記不提醒你！」說罷開心的笑着走了。

劉伯承派人去把卓琳找來了，當卓琳聽說鄧小平請她去，說要和她談話，心裏可高興了。她盯着劉伯承問：「首長，鄧政委說請我嗎？他的表情輕鬆嗎？不高興嗎？」這姑娘的內心秘密流露無遺。

劉伯承哈哈一笑，道：「丫頭！問那麽多幹嘛？告訴你，他心情很好，不要怕他，弄僵了，找首長給你作後台！」劉伯承這位將軍，當男女扯綫人，竟連「威逼利誘」的手段也用上了。

卓琳高興的跑了出去，她先不去鄧小平的住處，而是跑回宿舍，把自己從上海托人帶來的蘇油糖全部捧了出來，用一張紅紙包住，興衝衝的向鄧小平住處跑來。來到門邊，卓琳的心猛跳，她幾乎想一個轉身跑回去，但終於還是伸手輕輕的拍了拍門。

「進來！」是卓琳熟識的聲音。她抑制住緊張不安的心情，推門走了進去。屋內只有鄧小平一個人，伏在辦公桌上寫着文件。

「報告！政治處幹事卓琳奉命來到！」卓琳見鄧小平正在辦公，心想，來得不是

時候了！但既然來了，只好按規矩、硬着頭皮站到鄧小平面前。

「坐吧！……」出乎卓琳意料之外，鄧小平平日的嚴厲表情和緩了許多，「是劉司令員派人叫你來的麼？」

「是！是他說，你請我來的。」卓琳抑制住害羞的心情，俏生生的小聲說。

「聽說你哭鼻子，生氣了？」鄧小平微笑着、盯着卓琳的俏面蛋兒，說。

在愛神面前，姑娘的心是特別敏感的。卓琳發覺，鄧小平望着自己的眼神有點特別，這一發現，令她的心一陣狂跳，她爲了掩飾自己的羞意，故意生氣的說：「生氣！」卓琳小嘴一合，頭一扭，但臉蛋兒却是變得紅紅。

「生氣！生氣！」鄧小平故意顯得不耐煩、但却是用柔和而隨便的語氣作爲替自己解釋及安慰這位嬌俏的姑娘，「哪裏來那麼多的氣！……」鄧小平的眼睛一直緊盯着卓琳緋紅潤嫩的臉蛋兒。

鄧小平用這種隨便而柔和的語氣和一個姑娘說話，這在他平生來說還是第一次，平時他對卓琳說話或吩咐工作，都是板着面孔，顯得很嚴厲，鄧小平語氣的不知不覺間的轉變，令卓琳暗喜，她知道，鄧小平已伸手接住情綫的另一頭了！這個測想，令卓琳的面蛋更紅。她含羞帶笑的取出那包上海蘇油糖，嘴裏嘟嚕着：「怪脾氣，也不

知甚麼時候能改。」說着，把蘇油糖放到桌面上的地圖上。

「哎！往那放？往那放？你不看看這是軍用地圖嗎？」鄧小平故意板着面孔、不耐煩的說。

卓琳一看自己放錯了地方，一吐舌頭，趕緊在衣袋裏拿出姑娘家用的雪白的手帕，鋪在另一角，把蘇油糖放在上面。

「好啦！好啦！你麻煩夠了麽？」鄧小平口說煩但心却很甜，他伸手接過蘇油糖，把手帕送給卓琳，抑制住自己的感情說：「謝謝你啦！卓琳同志。」

這客氣的話，令卓琳感到冷冰冰，她的滿胸熱情，彷彿給一盤冷水給澆頭了，她接過手帕，快快不樂轉身走出去。當她走出去，快到門邊時，鄧小平覺得卓琳委委屈屈的，心頭忽地一軟，便輕聲地叫她：「回來！」

卓琳慢慢的扭過身來，兩人的眼睛終於第一次勇敢的正面接觸了！兩人的心，都情不自禁的一動，特別是卓琳這情懷初動的少女，更是羞得滿面緋紅。鄧小平再一次抑制住自己的有點衝動的感情，輕聲說：「好啦！別多心，回去好好工作，有不明白的地方，就來找我吧！我最初幹工作的時候，也是啥也不懂，都是邊學邊幹的。」

「你這樣嚴肅，誰敢來煩你？」卓琳有點撒嬌的說。

「此一時彼一時嘛！在空餘的時間，我這個人其實也是很隨便的，你別以爲我這個當政委的有啥了不起，其實嘛，我還給父親罵我笨蛋哩！」鄧小平的語調變得十分溫情，他好像察覺自己有點失常，便改口說：「好，等會我要參加軍事會議，要先作準備，改天再找你來吧！」

從此之後，卓琳就放膽經常前來鄧小平的住處了。她帮鄧小平縫縫補補，在鄧小平忙於工作時，更是遞茶遞水的殷勤服侍。終於鄧小平向組織正式打了報告，申請與卓琳結婚。報告很快由黨中央批發下來，批准鄧小平與卓琳結婚。這下子，劉伯承可開心了，他拍着鄧小平的肩頭，笑哈哈的說：「怎麽樣，老伙記，我說你雖是鐵漢子，也逃不過這柔情關吧？」說罷開心的放聲大笑。

十三　淮海之戰國共互剿

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六月，抗日戰爭已接近尾聲。中共在延安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的代表有五百四十四人，候補代表二百零八人，這時中共的黨員已有一百廿一萬人。鄧小平是正式代表之一。

在這次大會上，由於毛澤東的提議，鄧小平正式進入中央高層，成爲第廿八位的中央委員。中央委員共四十四人，名單包括：

中央書記處：

主席：毛澤東。書記：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

政治局委員：

主席：毛澤東。委員：朱德、劉少奇、任弼時、林祖涵、董必武、陳雲、高崗、周恩來、張聞天、康生等，後來增選鄧小平、林彪、彭眞、任弼時死後由彭德懷繼任。

中央委員會：

主席：毛澤東。委員：朱德、劉少奇、任弼時、林祖涵、林彪、董必武、陳雲、徐向前、關向應、陳譚秋、高崗、李富春、饒漱石、李立三、羅榮桓、康生、彭眞、張雲逸、賀龍、周恩來、林楓、劉伯承、鄭住三、張聞天、蔡暢、鄧小平、曾山、葉劍英、聶榮臻、彭德懷、鄧子恢、吳玉群、滕代遠、張鼎丞、秦邦憲、李先念、徐特立、譚震林、薄一波、陳紹禹（卽王明）、陸定一、王若飛。候補中央委員：廖承志、王稼祥、陳伯達、黃克誠、王首道、黎玉、鄧穎超、陳少敏、劉英、譚政、程子華、劉長勝、粟裕、王震、宋任窮、張際春、趙振華、王維舟、萬毅、古大存、曾鏡冰、馬明芬、呂正操、羅瑞卿、劉子久、張宗遜、陳郁、陳賡、王從吾、習仲勳、蕭勁光、劉瀾濤。

上述，中共的領導班子已見正具規模，是一個接管中國政權的領導體制。因爲在中央委員及政治局委員中，已包含了黨、政、軍各方面的人材。所以這次代表會議，可以說是中共着眼於接管政權的戰略準備會議。而由此亦可證明，中共是不乏具有遠大眼光的戰略家的，而這一點，則又恰恰是國民黨所缺乏的，這就無疑成爲中共取得勝利的根本條件，國民黨失敗的致命弱點。

在「七大」被選爲中央委員的鄧小平和劉伯承，大會剛結束，便馬上離開延安，回到晉南根據地指揮軍隊。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戰爭結束，但國共內戰隨即開始。中共在各根據地的軍隊進行了整編。如東北的部隊整編爲第四野戰軍，司令員林彪、政委羅榮桓；劉鄧的中原部隊改稱第二野戰軍；華東部隊改稱爲第三野戰軍，司令員陳毅、政委粟裕、晉綏部隊改稱爲第一野戰軍，司令員賀龍。從八月底開始，爲時五年之久的國共內戰開始了。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胡宗南攻入延安，毛澤東，彭德懷指揮延安留守部隊，與胡宗南在沙家店會戰，胡宗南損兵折將。三月，陳毅的第三野戰軍與國民黨精銳徐州部隊在山東省陷於苦戰，陳毅一連丟失了十幾個城池，情況一度危急。

毛澤東馬上電令劉鄧大軍拯救。毛澤東的意圖是由劉鄧從中厚向山東挺進，直接解陳毅之圍。鄧小平接令，大急，他深知按此計劃，不但不能解陳毅之圍，而且連中原野戰軍亦有可能陷於國民黨的重重圍困。他與劉伯承商議，連夜趕去延安某地，與毛澤東會面。

鄧小平坦率的表示不同意揮軍向山東推進，毛澤東很驚奇，他素知鄧小平與陳毅交情甚深，如今老朋友有難，他爲何不願去解救？毛澤東忙對鄧小平道：「救陳毅黃維必要分兵佈防，那陳毅之危便可解。你對此有甚麽看法？」

鄧小平說：「向山東推進，雖可暫解陳毅之危，但會被黃維牽着鼻子走，這是中策；大膽挺進，揷入蔣介石的腹地，引起敵人的軍心動搖，是圍魏救趙之策；……」

毛澤東想了一會，很感興趣，醒悟道：「你這是打敲心臟，攻心四支癱瘓之策？……好！你說得對！是上策！……但你以爲該選那個地區最合適？」

鄧小平笑笑，堅決地表示：「有人說，好馬不食回頭草，但我說，好馬也食回頭草，咱打回大別山，把釘子狠狠地刺入蔣介石的心臟！」

鄧小平的「圍魏救趙」戰略，得到毛澤東的贊同，並表示會電令陳賡、謝富治大軍予以配合。

一九四六年六月卅日，劉伯承、鄧小平率四個縱隊（楊勇、陳再道、陳錫聯、王宏坤）十二萬人強渡黃河，到八月七日，挿回大別山區。劉鄧大軍在大別山站穩脚跟的捷報傳到延安，毛澤東馬上命令陳賡、謝富治率兩個縱隊在河南省西部展開活動，牽制中原地區的國民黨軍，以利劉鄧大軍南下。

當時，劉鄧大軍雖然挿進了大別山，但補給十分困難。鄧小平卽下令部隊生產自救，頗有諸葛亮屯兵待進的氣度。經過半年的休整，劉鄧大軍毅然揮軍南下出擊，令國民黨驚慌失措；蔣介石慌忙電令徐州的黃維，分兵堵截劉鄧大軍；於是，陳毅的壓力大減，有了迴旋餘地，率在黃土崗一役，把國民黨的三個軍擊敗。陳毅之危既解，馬上派了陳士榘、唐亮、率一兵團五萬餘人，歸劉伯承、鄧小平指揮，而留在太行山區的劉鄧大軍第十縱隊、第十一縱隊也疾速南下，與劉鄧在大別山區滙合，劉鄧大軍實力大增，手上擁有十三個縱隊，近五十萬大軍。挿在國民黨心臟地帶的這一個鐵釘子，已經不可動了。

蔣介石被鄧小平這一着棋弄得手忙脚亂，他電令東北地區的國民黨部隊南下堵截，但又給林彪的四野拖住；而在徐州地區的黃維部隊又因兵力分散，反被陳毅的三野

圍困，自身也危，那來力量堵截二野？於是，逼得蔣介石把留在中原地區的精銳部隊投入戰場，以期把劉鄧這個鐵釘子拔掉。但這樣一來，正中了鄧小平以逸待勞，圍殲國民黨有生力量的雄圖大計。果然，在幾個月之後，國共兩黨激鬥的最關鍵的一場戰役，由鄧小平親自指揮的空前大決鬥開始了，這次戰役，便是舉世觸目的淮海大戰。

淮海之戰，是中共與國民黨所進行的三大戰役之決定性的一戰。

一九四七年六月卅日，劉鄧率二野部份，渡過黃河，進至魯西南的大別山地區以東數百公里處週旋。七月八日，在安徽鄆城殲敵整編第五十五師兩個旅，活捉敵師長理明亞；十日，在定陶殲敵一個旅；十二日至十四日，在巨野、金鄉間殲敵整編號卅二師及整編第七十師三個旅，活捉敵師長陳頤鼎；廿二日在金鄉以北殲敵一個旅，活捉旅長王士翹；廿八日在金鄉以北的平山集殲敵整編第六十六師兩個旅，活捉師長宋瑞珂。

這樣，在短短廿天內，劉鄧大軍在巨野附近共殲敵四個師師部及九個半旅，五萬六千餘人，這是中共解放軍在全國範圍內轉爲主動進攻的開始。

八月十一日，鄧小平、劉伯承揮軍越過隴海路，向南挺進，八月廿七日，輾轉揷

到位於河南、安徽、湖北三省交界處的大別山區，這裏正處中原地區的中心地帶，東向國民黨的首府南京，西向國民黨的三省交通重鎮武漢，北視工業交通重地鄭州，南望富甲一方的江南沿海重鎮。中原地區，不論七國、三國之爭，歷來是兵家重地，爲各方勢爭，古代戰略重點。鄧小平避開國民黨重鎮的龐大兵力，毅然決然插入大別山區，就如一支尖利的釘子契進國民黨的心臟，試問蔣介石那得不慌？於是慌忙電令魯中地區，與陳毅激戰的國民黨部隊南下，合圍鄧小平的二野，陳毅魯中之圍不戰自解。

從這個時候開始，蔣介石便把二野視爲眼中釘、肉中刺，非得要拔掉她不可。從四七年七月開始，國民黨在大別山附近方圓幾百里處，部署了徐州「勦總」司令官劉峙、副司令官杜聿明的四個兵團以及三個綏靖區部隊，從華中、魯中地區增援來的黃維兵團，共五個兵團和三個綏靖區部隊，總兵力達六十多萬人，在這些國民黨部隊中，實際的指揮者是杜聿明和黃維。

黃維在四七年十月南下參與圍勦劉鄧的二野部隊時，曾指天發誓：憑國軍這龐大兵力，殲敵綽綽有餘。

國民黨的剿總司令白崇禧可說是鄧小平的老對手了，他曾把打了就跑的鄧小平稱爲「鄧蝟子」，意思是刺得他頭痛。這時，他計算一下大別山附近地區雙方兵力，膽氣大壯，他在南京發表談話說：「外傳共匪不可能徹底消滅，這是胡說八道。政府由辛亥推翻滿清。繼完成北伐，抗戰勝利，實力是雄偉，可見諸事實。各黨派參加政府後，力量更爲增強，剿平匪亂，實毫無疑義。」其得意之容，溢於言表。

當時，在大別山區的劉鄧部隊的兵員，也確實單薄得很，總兵力不超過十萬人。而且地處山區，補給困難，周圍給六十多萬國民黨部團困住，雖說是釘子，但其實與涸魚亦差不多，只要漁夫一下塘，鄧小平這條魚便得乖乖被捉吃掉。

不過，劉鄧並非「土鯪魚」，他們已躍過龍門，是龍，而且是不折不扣的過江龍，不是猛龍不過江，他們既然膽敢過江，自然有膽與你週旋。

十四　抗毛澤東救許世友

從四七年七月，直到四八年十一月，鄧小平在大別山區，粗布麻衣，駐兵屯田；一面咬緊牙關堅持下來，一面主動出擊，奪得敵人裝備武裝自己？同時秘密集結力量；到四八年十一月初，鄧小平的「中原部隊」有華東戰軍的十三個縱隊，以及華東、中原軍區和華北軍區所屬的冀魯豫軍區的地方武裝，總兵力達六十二萬，與圍困對峙的杜聿明、黃維部隊已平分秋色、旗鼓相當了。國共雙方的決定性總決鬥已逼在眉睫。

但可憐身爲國民黨最高統帥的蔣介石却仍在夜郎自大！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八日，蔣介石在國民黨中央黨部紀念周演講，他說：「國軍剿亂剿匪方針早已確定，必已全力貫徹到底。目前一切謠言只是爲共匪宣傳攻勢張目，絕不影響我們政府和軍民同胞爲國除害的決心。我個人平生做事的態度是一件事且開始則已，一開始就一定要求其成功；任何職責不輕易擔任，一經擔任就決定負責到底；尤其我卅餘年來對任何戰役在發動以前無不鄭重決定，一經發動則無論經過任何挫折困難和失敗，必須奮鬥到底以貫徹到底。」

在這裏，蔣介石的偏執狹窄性格，暴露無遺；他以爲，凡事貫徹到底即是「堅毅」，但殊不知這是硬化及死板，以這種硬化死板的戰略，去與毛澤東、鄧小平等共產黨人的當時的靈活多變的頭腦相鬥，國民黨那得不一敗塗地？蔣介石直到臨死，還把他的對手稱爲「匪」，這就早以證明他的頭腦硬化和死板。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劉鄧聯合向中原部隊發出指令，發起震驚世界的淮海戰役。鄧小平親任「前敵總指揮」，以徐州爲中心，東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薛城，南達淮河，方圓近千公里的廣大地區，發起這場決定性的戰役。

十一月八日，國民黨第三綏靖區副司令何基豐、張克俠率部二萬三千人，首先在台兒莊、冬莊地區起義。從一開始便注定了，國民黨必敗的命運。

十一月十二日，劉鄧收復承德。十五日至廿八日，劉鄧大軍在陝中洛河地區三戰三捷，共殲敵二萬四千餘人，活捉七十二軍軍長李日基。廿三日，陳毅的華東野戰軍在劉鄧配合下，在徐州以東新安鎮碾莊地區，圍殲了黃伯韜兵團，擊斃了黃伯韜，解放了碾莊以東隴海路兩側和津浦路徐州段兩側，徐州以西以北廣大地區。

十一月廿四日，劉鄧在宿縣西南雙堆集地區將黃維兵團包圍。十二月一日，中原野戰軍攻克徐州，守敵兵清泉、李彌、孫元良三個兵團在「剿總」副司令杜聿明率領下西逃，四日在豫東永城東北地區被包圍。到八日，孫元良兵團四個師首先被殲滅。十二月十五日，劉鄧在宿縣西南雙堆集地區向黃維兵團發動總攻擊；經過一天一夜苦戰，全殲黃維兵團，活捉兵團司令黃維、副司令吳紹周。同時，又順便收拾了向西續竄逃的孫元良兵團殘部。

四九年一月，劉鄧大軍在永城東北青龍集、陳官莊地區，向被圍的杜聿明西逃部隊發起總攻擊，杜聿明拒絕投降，並施用毒氣，但最後仍逃不脫被活捉的命運，兵團司令丘清泉被擊斃，另一個兵團司令李彌隻身溜掉。

從一九四七年三月卅日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開始，又從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發起，至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結束的爲期兩個月的淮海之戰結束。整個戰役，共殲滅國民黨精銳部隊廿二國軍，五十六個師「有四個師起義」，合共五十五萬五千多人，將長江以北的華東、中原地區整個奪了過來。

這一戰，把蔣介石整個人打矮了三吋，他雖然在口裏還死硬，但自淮海之戰結束後，他已知大勢已去，派陳誠去了台灣，作爲萬一的最後退路了。

由這一戰，鄧小平的地位在中共黨內、軍內便非同小可，可以說是一舉奠定了他日後的非凡的地位。

爲救許世友　對抗毛澤東

這一場淮海大戰，其中有一段引人的鄧小平救許世友的傳說。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淮海戰役已到了第二階段的戰役前夕。

黃維兵團本來已在宿縣雙堆集被圍。但由於許世友率領的一個縱隊急功冒進，反過來被黃維部隊包圍了。

蔣介石獲知這一情況，非常高興，馬上電令黃維，要他無論如何要死死困住許世友的縱隊；一方面，他又電令北平的傅作義率軍南下，對劉鄧大軍實行來個反包圍。

鄧小平對這種局面很是心焦，他知道，如果讓傅作義的部隊趕到，那不但被圍的許世友縱隊有被殲的厄運，而且在雙堆集周圍的二野部隊亦有可能成了夾心餅。為挽救這危局，唯一辦法是不等傅部入關，即對黃維兵團發動攻擊，以期在傅部未到之前，全殲黃維部隊，這樣，不但可以保有許世友縱隊，而且可以一舉把黃維兵團解決。

但毛澤東另有看法，他認為，既然蔣已命傅作義部南下增援黃維兵團，正好把傅部引來，盡是殲敵有生力量，而且可以減少京津地區將來的負擔。而許世友縱隊雖然處境危險，但仍能堅持，正好作為一塊引餌，引傅作義上當，就算許部失掉，却換來大批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的戰略目標，所以這是「失了芝蔴，換來冬瓜」。他電命鄧小平一定要等傅部南下，截斷連雲港傅部退路，才可對黃維兵團發動總攻擊。

鄧小平對芝蔴冬瓜却另有看法，他認為，白白失掉許部不合算，而且首先殲滅黃維部隊，那中原這決定性的一戰便可克全功，這一戰打好了，那就可以從根本上動搖

蔣介石的軍心，而傅作義的部隊困在孤立的平津地帶，已成甕中之鱉，起不了大浪。基於這一認識，鄧小平與劉伯承商量後，便毅然決定在十二月十五日，提前對黃維兵團發動總攻擊。並把決定通知了毛澤東。

當時，毛澤東獲悉鄧小平一意孤行，甚爲憤怒，曾當着周恩來的面發脾氣說：劉鄧大軍現在很威風啊，連中央的指示也可以不理了！

周恩來暗吃一驚，連忙打了個電報通知鄧小平，說毛澤東極反感，要他想辦法緩和。

鄧小平接報，他對毛澤東其實也並非是有意對抗，相反，他對毛澤東的戰略思想是信服的。所以他馬上把自己計劃的作戰方案詳細擬好，派秘書趕去毛澤東處，向毛澤東懇切解釋，詳細說明。毛澤東的火下了一點，但仍然對鄧小平派來的秘書說：回去告訴鄧總指揮，請他把會戰結果報上中央。

秘書回去，把話傳給鄧小平，劉伯承很擔心；但鄧小平却哈哈大笑，他對老拍檔劉伯承說：主席這是說只許打好，不許打壞啊！只要咱們把黃維抓去見他，就沒事了。

在十二月十五日凌晨，鄧小平命令中原野戰軍果斷的向被圍的黃維兵團發起總攻擊。經過一日一夜的激戰，再加上在核心側翼被困的許世友縱隊在裏面配合了殺出來，黃維兵團被全殲了。連黃維本人亦給許世友捉了。

許世友把黃維押來見鄧小平。許世友知道鄧小平為救自己而受了中央方面的批評，很難過，便向鄧小平請罪。鄧小平大笑，他對許世友說：冒進有罪，反戈一擊有功，正好功過相抵哩！把許世友說得笑了起來。

事後，毛澤東把黃維找去，問起他對雙堆集決戰的感受。黃維感慚的說，我把許部困住不打，正是希望你方延遲發動總攻，只要再給我三天時間，我就可以走掉了！

毛澤東奇怪問：不是傅部從北平方面南下救你麽？

黃維答稱：解救只是烟幕做樣子，實際是準備接我去北平與他的平津部隊會合。如果讓我們會合了，你們要打平津之戰，至少要多打一年時間。

毛澤東這才恍然大悟，他感慨的對周恩來說：鄧總這回是錯有錯着啊！

在淮海戰役接近尾聲時，正如黃維所說，平津戰役已在打開了。當時，在北平、天津附近地區的傅作義部隊兵力將達六十八萬，如果黃維兵團與傅作義部會合，那鹿死誰手，當眞是未可預料呢。但鄧小平果斷的提前全殲了黃維兵團近廿萬人，天津北

京之戰的壓力便大爲減輕了。傅作義無奈之下，連忙收縮兵力，又企圖海路南逃或西竄綏遠，但被林彪、聶榮臻部隊快了一步，從十二月十日開始，到廿一日，便把傅作義部分割包圍於北平、天津、張家口、新保安、塘沽五個孤立的據點之中。

廿二日，中央在平綏綫上的新保安殲敵卅五軍軍部及兩個師；廿四日，收復張家口，全殲守敵十一兵團所屬的一個軍部七個師，共計五萬四千多人。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七日，中共攻克塘沽，守敵五萬多人由海路逃去廣州，後逃到台灣，卅一日，傅作義接受和平解決方案，中共進入北平。

這時，蔣介石見大勢已去，在奉化密令李宗仁代總統向中共求和。但毛澤東反提出八大條件，其中包括懲辦戰犯，包括蔣介石在內的四十三人；廢除國民黨憲法、改編國民黨軍隊等。這些條款，蔣介石怎會同意？因爲他的目的亦是希望借和談拖延一些時間，以便他把一百廿萬軍隊再擴充其到三百八十萬，如果連自己亦要被懲辦，除非蔣介石已發瘋，又或者眞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聖人之風，蔣介石沒瘋，他更不是聖人，所以他最後拒絕了毛澤東的八項條款，和談最後失敗了。

和談的失敗，一方面是宣告蔣介石在大陸的統治最後結束；同時，亦意味着中國長達幾十年的，直至在今天仍遠未有窮期的分裂局面的開始。所以說，毛澤東當時所

提的條款，站在一黨利益上，是有他的見地的；但站在國家與民族的利益上，則似乎是流於狹窄小氣一些了。如果當時毛澤東能作出一些讓步，眞正與蔣介石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然後再一同把中國建設好，那今天的分裂局面就不會出現了，至少可以暫時穩住蔣介石，以免他走上極端，逃到台灣，借助美國之力、僑安一偶，使中國長期分裂。所以，任何一種決策，不能單純從短期去看其得失，還要從長遠角度去看其成數及歷史影響。

一九四九年四月廿一日，毛澤東、朱德聯名向各野戰軍、南方各游擊區的人民解放軍發佈的全國進軍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軍奮勇前進，堅決、徹底、幹淨、全部地殲滅一切敢於抵抗的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全國人民，保衛中國領土主權的獨立完整。

當日淸晨，劉伯承、鄧小平的第二野戰軍和陳毅、粟裕、譚震林的第三野戰軍，在西起九江東北的湖口，東至江陰，長達五百餘公里的戰綫上，強渡長江，僅一天時間，便徹底催毀了蔣介石苦心經營了三個半月的長江防綫。

四月廿二日，蔣介石知大勢已去，仍然口硬，他召集李宗仁、何應欽等，聲稱要作最後一戰。但片刻後，在南京的蔣介石政府各院、部、及總統府紛紛撤離南京，分別向廣州，上海溜避。

四月廿三日，劉鄧大軍攻入南京，在國民黨的總統府上插上中共的五星旗。至此，國共大規模的內戰正式結束。其後，中共華東局正式成立，鄧小平就任第一書記。稍後，二野返華中，分三路向西南挺進，計有陳賡的四兵團經江西、廣東、雲南開往四川省西部；陳錫聯的三兵團溯長江入四川，向重慶作正面攻擊；楊勇的五兵團席捲貴州進入四川省西部。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鄧小平被任爲中央政府委員，以及軍委委員。

參加開國大典後，劉伯承、鄧小平馬上返回華中，指揮大軍繼續向西南挺進。十一月十五日佔領貴州省府，三十日佔領重慶。雲南、西康「分別並入四川及雲南兩省」和平解決。十二月下旬，成都被圍，毛澤東下令，劉鄧大軍留駐成都東南的簡陽，改由賀龍率十八兵團於十二月卅一日進入成都，至此，西南地區全部易手。

當時，據說毛澤東之所以要鄧小平留駐簡陽，是恐怕劉伯承及鄧小平其效法劉備入川之後自成一國，故此要由賀龍入成都，同時由鄧小平起監視賀龍的作用。這段傳說是否屬實，不得而知，但鄧小平天生的獨立自主的性格，却是不容否定的。這從他入主西南局後，被毛澤東批評他是「土霸王」就可以看出來。

十五　鋒芒畢露於西南局

這時是一九五〇年一月。當時，中共的全國建制劃分爲六大政區。這六大政區分別爲：

(一)華北行政委員會（轄地河北、山西、綏遠）。主席：劉瀾濤。副主席：劉秀峰、張蘇、李燭塵。

(二)東北行政委員會（轄地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主席：高崗。副主席：林楓、高崇民、張明遠、李卓然、汪金祥、顧卓新。

（三）西北行政委員會（轄地陝西、甘肅、青海、新疆）主席：彭德懷。副主席：習仲勳、張治中、馬明芳、楊明軒、賽福鼎、馬鴻賓、黃正清。

（四）華東行政委員會（轄地山東、江蘇、安徽、浙江、福建）。主席：饒漱石。副主席：曾山、粟裕、馬寅初、譚震林、張鼎丞、柳亞子、陳嘉康、盛正華。

（五）中南行政委員會（轄地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廣東、廣西）。主席：林彪。副主席：鄧子恢、葉劍英、張雲逸、程潛、張難先、李先念、李雪峰、陳銘樞。

（六）西南行政委員會（轄地四川、貴州、雲南、西康）。主席：劉伯承。副主席：賀龍、鄧小平、熊克武、龍雲、劉文輝、王維舟、宋任窮、盧漢、鄧錫侯。

鄧小平是副主席之一，排名在劉伯承之後，但他是華東局書記，兼任西南區第一書記；實際掌西南地區的黨、政、軍之權，是西南地區的最高權力者。這種特殊的地位，從五〇年開始，直持續到五二年八月，達三年之久。

在這三年中，鄧小平的黨、政、軍材幹發揮到極點，可以說鋒芒畢露。首先是與劉伯承的關係。一九五〇年二月，賀龍任西南軍區司令員，政委仍由鄧小平擔任，三月，西南地區地方部隊編制，統屬第二野戰軍，由賀龍指揮，劉伯承的兵權實際被剝

尊。當時，有人替劉伯承抱不平，在劉伯承面前說：「劉老總功可蓋世，爲哈還當不了一個二野統帥？」劉伯承有點迷惑，便跑去找鄧小平，請他出出主意。鄧小平與劉伯承的私人感情極好，但他認爲在這件事上却必須慨爲愼重。他就對劉伯承說：老搭檔啊！韓信的功勞也可蓋世哩，但他要當西南王，所以把頭給丟了！將軍百戰沙場死，這是光榮，但沙場戰事了，死不去，最好就是功成身退哩！

這一席話，把劉伯承給點醒了，他非常高興，拍着鄧小平的肩膊說：說得對！說得對！咱老劉還是去安享晚年爲佳。……隨後，劉伯承便自動請纓，前去南京軍事學院擔任院長去了。劉伯承這一着，毛澤東大大改變了對劉伯承的疑慮，曾當着劉帥的面說：你這個軍事學院院長，無愧軍隊良師稱號啊！自此之後，劉伯承雖屢經風浪，但就算在文化大革命的風雨中，他亦安座劉府中，無人敢動他一根毫毛。可以肯定，劉伯承這位沙場大帥，在中國的現代史上，必定名留史册。鄧小平當時腦袋的淸醒靈活，在複雜的政治風雲中，應付得綽綽有餘，由此亦可略見一斑。而劉伯承與鄧小平的關係，亦數十年如一日，親密無間，在最困難的時刻，他們之間肝膽亦堅持得灼灼相照。

例如，在一九七二年，鄧小平最困難的時候，他仍然替劉伯承辯護，他說：劉伯

承同志在軍事學院的教學方針是有缺點和錯誤的，批判是應該的，但是林彪對劉的批評不是與人爲善的，林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更是聲色俱厲的，他甚至說劉在二野沒起過甚麼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裏起作用，當時我曾爲此說過，沒有那樣能夠很好合作的司令員，我這個政治委員也起不了甚麼作用。……就在這裏，鄧小平裏面的替劉伯承作了有力的辯護。

而劉伯承對鄧小平亦是一樣。一九七六年十月廿六日，華國鋒對鄧小平的復出仍然在猶豫不決。當時，華國鋒去探望病重的劉伯承。鄧小平在場，鄧小平見華國鋒來了，就說：「老劉呀，華主席來探望你了。」

劉伯承雙目已失明，他說：「歡迎、歡迎。華主席這樣忙，還來探望我，我都看不見，請坐吧。」

鄧小平說：「華主席，我該走了。」

華國鋒說：「鄧老呀，你怎麼這樣急呢？我還能趕你走嗎？」

劉伯承馬上說：「對！對！四人帮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今後我們還要團結起來打仗呀！」

華國鋒說：「劉老呀，你還有甚麼要求嗎？」

劉伯承說：「我已八十二歲了，離開人間的日子也不會長了，又雙目失明，我只有一個希望：我和小平同志工作五十多年。他最了解我，就讓小平同志開追悼會，如果不能這樣做我決不入八寶山，就讓我的孩子把我的屍體丟棄荒野吧！」

這是劉伯承正面的催迫華國鋒盡快讓鄧小平復出工作，他對鄧小平的全力支持。上述兩個例子，是可見劉鄧的義氣相投，肝膽相照。

在西南局，鄧小平亦顯露了他任人用人的非凡的組織材幹。例如，在西南局中，被鄧小平任爲重職的人便有：趙倉壁（西南公安部副部長）、段君毅（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西南財經委員副主任兼工業部部長）、錢信忠（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西南衛生部部長）、萬里（西南工業部副部長）、胡耀邦（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川北行署主任、川北區委書記、川北軍區政委）、徐運北（貴州省委副書記）、楊勇（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貴州省主席、貴州軍區司令員）、蘇振華（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貴州省委書記、貴州軍區政委）、廖志高（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西康省主席。）等等。

在這些人中，胡耀邦、萬里、楊勇、段君毅、趙蒼壁等人，均是今日鄧胡體制內的中堅人物。這些人中，早在五〇年至五二年期間，便與鄧小平建立了生死與共的關

係。這一方面是鄧目光遠大，把握到一批人材；同時，與鄧的爽快、講義氣的四川人氣質也有很大關係。「士爲知己者死」，鄧小平是胡、萬、段等人的知音人和老上司。時至今日，這些當日的愛將全心盡力去貫徹鄧的路綫方針，也就不足爲奇了。

同時，鄧小平在西南的經濟、財政問題上，也表現了他的非凡的才幹。當時，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在西南地區慶祝中共建黨大會上，鄧小平發表演說，他說：「爲了工人和其他人民大衆的前進幸福，必須建立以機械進行大規模生產的基礎。」這是中共當時的地方領導人中，首次提及的機械化大生產概念。

據說，鄧小平的見解很受毛澤東注重，在鄧小平的演說在當時的「解放日報」見報後，毛澤東讀到了，高興地對周恩來說：好啊，你這位朋友很有點搞工業的頭腦哩！周恩來聽了一笑，他知道，鄧小平這位老朋友很快便會上調中央任職了。

在西南地區，鄧小平處事有時顯現得相當任性。

當時，西南局往下發的文件寫道：「小平同志在中央局第三次委員會會議上的報告已發至各地，小平同志的報告已經中央局決定，作爲今後西南的工作方針，不再另發指示……」

此外，在一次西南軍政委員會會議上，有關一項機械廠的基建問題，受到中央方面的質詢，鄧小平是機械化大生產的力主者，聞悉後十分憤怒，他當時年方四十八歲，血氣方剛，曾爲此拍着桌子說：「…今後，有關西南局的工作路綫，誰也不讓插嘴！」

這句火頭話，後來傳到毛澤東耳中，他又氣又愛的說：「難道中央也不能插嘴麽？」這句話給康生知道了，曾把鄧小平誣爲「土霸王」，但毛澤東當時頭腦是相當清醒，聞言只是一笑置之。可以說，毛澤東當時對鄧的評價是九個字，這就是他對周恩來給鄧小平下的評價：「人材難得，獨立性太強！」

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毛澤東當時對鄧小平的評價是相當確切的。

鄧小平這個四川漢子，在私生活方面也同樣不加掩飾。在六三年，他曾在公開場合稱：不懂得進館子，就不懂得文明，顯得非常坦率。實際上，鄧小平說，一個革命者也是人，他也要過普通人一樣的生活；只有懂得怎樣過一個普通人的生活，才懂得去進行社會主義的文明革命。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幹的。

一九五〇年五月，他當了西南局最高領導人，入城後，便把一座原來是官僚資本家的辦公大樓，裝了冷氣，作爲他的西南局辦公大樓。當時，鄧小平的生母譚氏及父

親鄧文明早已去世，在四川廣安縣鄧的老家，只剩下最後嫁給鄧文明的後母夏氏，夏氏只比鄧小平大二歲，身子還相當硬朗；鄧小平便派人把夏氏接來成都供養。這是鄧小平自一九一九年離開家鄉，卅年後與家人的第一次相聚。離家時鄧小平是十六歲，但現在他已經半百歲人了。據說他當時見到繼母夏氏，先是流淚，後又大笑。

夏氏覺得很奇，便問鄧小平爲甚麽。鄧小平說：「自古說十載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我這是卅載沙場了，頭髮也白了一半了。」說罷大笑。

鄧小平很喜歡玩桌球，專門派人去請了一位桌球高手回來。這位桌球手與鄧小平見面時，鄧小平與這位桌球師傅勾手說：咱來個約法三章，你別怕，在球桌上，你是先生，我是學生，教好了，就是你這位先生的功勞。

這位桌球師傅起初很怕這位共產黨的巨頭，但鄧小平隨和的言談，使他打消了顧慮，此後，他對鄧小平非常嚴格的教授，在一年時間中，鄧小平便玩得一手上好的桌球了。據說，這位桌球師傅在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時，鄧小平還親自去拜訪他。有人問鄧小平，爲甚麽身爲國家副總理，還去拜候一位右派份子？鄧小平一板面孔說：在政治上，我和他是敵人，但在球桌上，他始終是我的先生！

十六　對答巧妙獲毛信任

鄧小平在西南過了三年「地方諸侯」的生活，他的工作能力受到中央高層的重視，又有點擔心，擔心他的獨立性太強。周恩來與鄧小平則是老朋友的親密感情。周、毛聯合動議，鄧小平很快便調上北京了。

一九五二年八月，鄧小平離開成都，送行人有胡耀邦、萬里、蘇振華、錢信忠等人，據說，臨別時，鄧小平這幾個親密部屬都捨不得鄧離去。鄧小平大笑說：啥個難事？我這次去了，不久，你們也得跟着上來了！果然，在相隔不到四年，胡耀邦、萬

里等人，便先後調上中央任職。但這是後話，後面自有敍述。

鄧小平到了北京。毛澤東剛巧秘密到了莫斯科，與斯大林會談。鄧小平便先去拜訪周恩來，周恩來當時已經是政務院總理，地位相當顯赫。但鄧小平只把周恩來當作兄長般看待，他是很隨便的。

周恩來很高興鄧小平到訪，特地請太太鄧穎超殺了兩隻自己養的母鷄招待鄧小平，還擺出一支別人送來的茅台酒。周恩來笑着對鄧小平說：這是貴州特產，你這個「川霸王」，可沒嘗過啊！

鄧小平哈哈大笑，說：甚麽川霸王？現在還不是給你這兩隻母鷄請來了嗎？不過，殺了這兩隻母鷄，鄧大姐會說我這個兄弟太饞嘴啦！

鄧穎超笑笑，不客氣地說：我看你這個小鄧兄弟呵，川菜吃了三年，更變得辣口辣舌啦！

一句話，把三人逗得哈哈大笑。席間，鄧小平問起周恩來，中央打算安排甚麽職務給他當。周恩來笑笑，意味深長地說：現在你這個川霸王的名頭可響亮呵！連主席也聽到了，他現在去了蘇聯，等他回來，他會找你談話，到時你自己看情形而定吧！

在這裏，周恩來是明顯的暗示鄧小平，毛澤東一方面欣賞鄧小平的才幹，同時又

擔心他過份的獨立性。對這點，鄧小平何等樣人，他自然心領神會了。而且，他已暗地計算，如何才能打消毛澤東對他的擔心。

半個月後，毛澤東回到北京。他聽鄧小平按中央的調令已準時到達北京，很高興，便馬上派人去鄧小平的住處，把他請來中南海他自己的居所。

一見面，毛澤東就對鄧說：很抱歉，我剛去了莫斯科，讓你久候了。這十幾天，玩得開心麽？

等了片刻，鄧小平得毛澤東坐下，他說：這裏的天氣比四川清爽得多了！

毛澤東哈哈大笑，說：好！好！我是以爲你過慣了四川濃霧的生活，除却巫山不是雲哩！

停了停，毛澤東試探性詢問鄧小平：這次中央調你上京，關於工作方面，還在研究，你對此有甚麽看法？

鄧小平知道正題兒來了，便謹愼地回答說：對中央的工作，我還要從頭當學生，請中央作決定吧！

毛澤東點點頭，開玩笑地說：你是獨霸一方的大王哩！三千諸侯，被剝了霸權，不怪中央麽？

鄧小平爽朗地笑了，他說：至少對我而言，我對權力沒有興趣，身在其位，盡力做事罷了！

毛澤東滿意的點頭了，對鄧的擔心緩和了一半。但還有一半提在心內，所以他仍然試探性的對鄧小平說：如果安排職務，由你自己決定，你有甚麼建議？

鄧小平早就胸有成竹，聞言笑道：我以爲，政務院副手對我是合適的。

毛澤東一聽笑道：像你這麽一個人材，怎可以只當副手？

鄧小平答道：主席知道我，位居次職，並未妨礙我做好工作嘛！……鄧小平指的是在遵義會議上，他以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的身份，助毛澤東反擊王明一伙的事。

毛澤東一聽哈哈大笑，連聲說：好！好！其實我和周恩來也有這個意思。不過，要等政治局開會正式決定下來。

半個月後，鄧小平果然被任爲政務院副總理，協助周恩來處理工作。而自此之後的一段相當長時間內，毛澤東對鄧小平的戒心亦消除了大半。在五二年至六二年期間，長達十年的時間內，鄧小平的政途一直都是上升的，這與毛澤東的作用分不開。但是，六三年開始，毛澤東剩餘的一小半戒心，逐漸增大，終於發展到把鄧與劉少奇等置齊觀，非要把鄧與劉少奇下台不可，這是後話。

第一個五年計劃

鄧小平當了政務院副總理，工作非常出色，他協助毛澤東、周恩來、陳雲高崗起草第一個五年計劃，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陳雲，其次則數鄧小平。在當時，陳雲與鄧小平對第一個奠定了中國工業基礎的五年計劃，起了極大的作用，這一點，幾乎爲中共高層一致公認。

據說，在草擬製訂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時候，毛澤東當打算讓周恩來兼任起草委員會主任，周恩來却擧薦了陳雲和鄧小平，周恩來說：陳老穩重有餘衝勁不足，小鄧衝勁有餘穩勁不足，他倆人結合，衝、穩、攻、守四者俱備，是最好的配合。於是，便由陳雲出任起草委員會副主任，鄧小平則爲常務委員。

當時，鄧小平曾建議在五年計劃內，把全部私營工業轉爲公私合營，而毛澤東更大膽，主張在五年基本完成對私營工業的國有化。陳雲則力排衆議，力主按步就班，避免冒險主義。

經過反覆的爭論，最後製訂了第一個五年計劃。這個五年計劃的基本內容是：集

中主要力量進行一百五十六個基本建設項目，以及六百五十四個常規建設項目，以便初步建立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基礎；其二是發展部份集體所有制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並發展手工業的初步改造；其三是把資本主義工商業分別納入各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其中，「納入國家資本主義軌道」，在這個軌道上發展生產，經過一段長時間才按照經濟狀況決定經濟制度，這一個戰略思想，是陳雲與鄧小平聯合提出來的。在整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施期中，陳雲和鄧小平堅持從中國實際的經濟狀況出發，對各項比例關係作了深入探討，強調既要避免冒險主義，又要防止保守主義，並把建設項目能否如期完成，工業增長迅速，社會主義改造與客觀實際的適應性，市民能否保持穩定，列爲檢查計劃增長的四項主要內容。

第一個五年計劃具體規定：在五年內全國經濟、文教建設支出總額爲七百六十六點四億元，其中屬於基本建設的投資爲四百七十二點四億元；工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十四點七，農業和副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四點三；到一九五七月，私營工業的產值有一半轉變爲國家資本主義形式的公私合營；五年內，職工平均工資增長五分之一。

這第一個五年計劃，基本上能夠順利的執行。但是，到一九五六年，中共以毛澤

東爲首的左傾統治勢力逐漸加強，計劃執行的情況受到嚴重的干擾，特別是在「社會主義改造」方面，毛澤東的步子太急了，引起了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抗拒，計劃一致受到嚴重的阻礙。

當時，陳雲、鄧小平一同跑去找周恩來、劉少奇。陳雲生氣地說：國家資本主義軌道，在目前中國經濟形態下不能改變，太急了，效果就會走到反面！鄧小平更急，他對周恩來說：有才幹的資本家都撒手不幹了，難道讓我們農民出身的共產黨幹部眞的能行麽？起碼得跟住人家學習一段長時間嘛！

後來，還是周恩來想了一個主意。幾天後，周恩來、陳雲請毛澤東去參觀一家由資本家當經理的工廠，又去參觀另一家由一位軍隊連長當廠長的工廠，回到中南海，毛澤東感慨的說：看來，我們這些幹部，還得向人家學習哩！

周恩來抓住時機，馬上對毛澤東說：是的。可是我們有些同志却在拼命排擠那些本事的資本家哩，這樣下去，五年計劃會半途夭折的。毛澤東一想，明白了周恩來、陳雲的苦心，當時他的頭腦還很清醒，便沒再過份強調迅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第一個五年計劃又開始順利進展。

結果，第一個五年計劃勝利完成。五年內國家經濟、文教部門基本建設投資達到

四百九十億元，比原定計劃的四百二十七億元增加了百分之十四點九；一批爲國家工業化所必需而過去非常薄弱的基礎工業，包括製造飛機、汽車、拖拉機、發展設備、礦山設備、重型和精密機器等新的工業部門，建立起來；工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三十八；農業和副業總產值超過計劃百分之五十一點二，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四點五，全國職工工資增長百分之四十二點八，農民收入增加百分之三十。

第一個五年計劃，是中共在毛澤東時代，自一九五二年至一九八一年所有五年計劃中，執行得最好的一個。根本原因是主持製訂及指揮實施的用人得當，在這方面，陳雲及鄧小平是功不可沒的。當然，這與毛澤東當時仍肯聽同僚的意見有重要關係，由此可見，中共高層決策的正確與否，對國家的民主大計的影響是何等重要！

在中共建國初期，高崗的地位非同小可，可謂擧足輕重。當時，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委員，其地位與朱德、劉少奇、任弼時、陳雲、周恩來等幾乎鼎足而立，但却稍遜一籌，因劉少奇、周恩來是中央書記處書記，在中共黨內，高崗比起劉少奇、周恩來是低了一級，所以他對這點耿耿於懷。特別是對劉少奇，認爲他不外是一個「白區黨委的頭頭」，在解放戰爭中以及革命戰爭中起不了多大作用。至於

鄧小平，當時僅是中央委員，地位比高崗明顯低了一級，所以高崗並未把鄧小平放在眼內。他的矛頭，一直對着劉少奇，其後則是周恩來。

高崗與毛澤東的關係相當微妙。一方面，毛澤東認爲高崗對革命是有功的。特別是在長征困難時期，毛澤東的紅一方軍從井崗山到達陝北時，十萬多人僅剩下七千人損失慘重，處於生死關頭，這時，高崗熱烈歡迎毛澤東，給了中央紅軍一個休養生息的良機，對此，毛澤東一直緊記在心，一九三五年，毛澤東在高級幹部會議上，公開號召全黨向高崗學習，毛澤東說：「高崗同志是一貫正確的領導人，在得不到中央指示的環境下，他一切都正確，不斷勝利前進。」毛澤東與高崗的歷史關係。由此可見一斑。而實際上，高崗對於毛澤東本人的地位還不敢提出挑戰。他的矛頭，只是對着周恩來和劉少奇，特別是劉少奇，更成了高崗的眼中釘、肉中刺，高崗與劉少奇的關係一直以來都相當緊張。

在這種局勢中，毛澤東雖然認爲高崗有功，而且在直接上沒有對自己構成威脅；但是，考慮到劉少奇和周恩來在黨內、在軍內的地位，毛澤東在這兩者之間不能不作出抉擇。當時，劉少奇在大批知識份子黨員中有極深厚的基礎，而且與周恩來、陳雲

的關係異常緊密；而周恩來更是在國家建設與外交事務中舉足輕重的人物，衡量兩者之間的實力，衡量這兩大勢力集團之間的實力及其消除的效果，毛澤東雖然不情願，但只能採取中間立場，實質上是容許劉少奇、周恩來向高崗採取行動。這上述的政治背景，可以看出，盡管一開始高崗等人來勢兇兇，但敗局已經潛伏。特別是高崗忽略了鄧小平與周恩來的關係，這更是他的慘痛的致命傷。

十七　勇戰高崗出任政委

當時，雙方初步交鋒，一開始便非常緊張。

高崗首先把中共黨內的一大勢力饒漱石拉了過來。饒漱石是中共中央委員，而且是華東局行政委員會主席，在中共黨內的地位重要。高崗把饒漱石這股大勢力拉下手，聲勢大壯。首先，由饒漱石出面，要求中央任高崗爲中央委員會的總書記或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當時，中共沒設總書記一職，但中共第一副主席是劉少奇，而國務院總理則是周恩來。高饒集團的用心非常明顯，即是由高崗取劉少奇或周恩來而代之。

此外，高饒派的人馬相當浩大，包括張秀山、張明遠、趙德尊、馬洪、郭峰、陳伯村、饒漱石派的潘漢年、向明等人，均是中央及地方的要員，一時之間，其勢洶洶，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

毛澤東當時並沒有表態，他在靜觀其變，衡量雙方的實力，避免作出任何偏袒的表示。由於這種微妙的局勢，劉少奇感到相當吃力。他馬上與周恩來商討對策，結果決定分別行動。

第一步是劉少奇在中央委員會上提議，任命習仲勛爲政務院秘書長。此舉非常高明，因爲習仲勛曾在高崗領導的第二十五軍中任職，解放戰爭時期任彭德懷的野戰軍政委，與彭德懷關係異常緊密，劉少奇把習仲勛提職，無疑是把彭德懷亦同時拉了過來，這樣，西北區的老幹部便被分化，高崗被孤立。

第二步是周恩來親自做鄧小平的工作。鄧小平當時雖然只是中共中央委員，但他是政務院副總理，誰當總理都要鄧的支持，否則，很難成功；同時，他是第二野戰軍的總指揮，在這支龐大的部隊中擁有無可爭辯的權威；而且，當時毛澤東對鄧小平是信任及重視的，這一點，甚至連高崗亦忽視了。由於上述三點因素，鄧小平便成了一塊舉足輕重的砝碼，他加到誰的一邊，誰的力量便獲得明顯的優勢。

周恩來與鄧小平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所以周恩來便開門見山的說明了這場嚴重的黨內權力鬥爭的形勢，並要求鄧小平加以全力協助；接着，劉少奇與周恩來一道，把鄧小平調到中央擔任黨中央秘書長的重要位置。

鄧小平任黨中央秘書長，毛澤東認爲是一個合適的人選，在即將來臨的最重要鬥爭的前夕，這個關鍵性的位置就顯得更爲重要。毛澤東想知道鄧小平對高劉分歧的意見，便把鄧小平找來，問鄧小平說：「山雨未來，風先滿樓，你看，風向來自那個方向呢？」

鄧小平想了想，嚴肅地說：「在其位謀其政，應本份事；不在其位而欲謀其政，這是權力欲作怪呵！」

毛澤東聽了，想了許久，恍然大悟的連連點頭。一方面，鄧小平這句話無疑明確地表明了支持周恩來和劉少奇的態度；另一方面，鄧小平的話亦提醒了毛澤東，如果容忍黨內這種「不在其位而欲謀其政」的危險權力欲的存在，黨內將永無寧日。到了這個時候，毛澤東的主意定了。他借故離開北京，回到韶山渡年歲了。

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至十日，中共召開七屆四中全會。由於毛澤東的空缺，會議

主持者便順理成章的落在副主席劉少奇的身上，而鄧小平是黨中央秘書長，當然順理成章亦是會議主持人之一。

這次全會有中央委員三十五人，以及候補中人委員十七人共五十二人參加。劉少奇在會議上作重要報告，點名批判了高崗、饒漱石的宗派分裂奪權活動，向高饒集團提出嚴厲警告。劉少奇在大會上說：高崗說，中國共產黨是個二元的黨，一個是以毛澤東爲首的紅區黨，另一個是以劉少奇爲首的白區黨，這實際上是陰謀把統一的黨分裂成兩個，其罪惡目的是在分裂活動中奪取中央領導的大權！對這種行爲，不能不認爲是一種違反黨中央委員會的政策，貶低黨的作用，破壞黨的團結和統一。

高崗一聽大怒，他按捺不住，拍着桌子說：陝北紅軍的創建和發展，不是志丹和我的合作嗎？沒有當年的陝北紅軍，就沒有今天的黨中央，更沒有甚麽白區黨！劉少奇同志你不能代表黨中央，當時，你在國民黨統治下的北方局工作，只會給我們添麻煩，眞正有用的援助一點也沒有！請問：這是不是事實？

在這種場合，劉少奇不可以正面與高崗衝突。鄧小平是會議主持人之一，他當時馬上站出來，對高崗的驕傲居功作了狠狠的打擊。鄧小平義正辭嚴的說：「現在，在我們黨內有那麽一些人在搞陰謀詭計，他們通過其盟友之口，要挾黨中央讓他當中央

總書記或副主席、或政務院總理，他以爲，老子天下功居第二，除了毛澤東主席，就要輪到他來登高位，主其政了，這是不折不扣的個人權力野心以及近視的狂妄自大！好啊，你東北黨就可以決定了全黨全軍全國的命運，這種說法，難道不嫌有一點狂妄而無知嗎？我也要反過來請問：就憑你東北黨，就可以弄出個遼瀋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麽？就可以橫渡長江，打進南京去麽？當二野、四野，三野，一野四大部隊在浴血奮戰時，你們這些自稱老子功居第一的人又在那裏？你們這些話讓親身參加戰鬥的戰士聽了，不是該笑掉了大牙吧！同志們，對於他們這種狂妄自大，目中無人，陰謀分裂黨、分裂軍隊、分裂國家的陰謀，對於這種極端危險的個人權力野心，絕對不能聽之任之，一定要作堅決的鬥爭！」

鄧小平這一勇敢的站到劉周一面，形勢立即起了變化。彭德懷、習仲勛、陳雲等老幹部亦表態支持維護黨中央的團結，批評高崗饒漱石等人。

高崗深知政治風雲的險惡，他知道形勢一旦逆轉，自己就將永無翻身之日，他感到絕望。但是爲個人的權力欲而爭鬥的人，一旦達不到個人權力的野心，通常都會很快的感到絕望，高崗正是屬於這一類人。

高崗拔出手槍，企圖自殺，但被在場的警衛迅速制止了。他和饒漱石一道，被逮捕入獄，不久，高崗在獄中自殺身亡。

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至三十一日，中共召開七屆五中全會，鄧小平代表黨中央委員會作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的報告，高饒兩人被開除黨籍，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高崗派的張秀山、張明遠、趙德尊、馬洪、郭峰、陳伯村、潘漢年、向明等人相繼被整肅或投獄，饒漱石本人則被終身禁錮，其妻被迫離婚，與另一黨員再婚。至此，高饒事件，這一幕驚心動魄的中共黨內激鬥結束。而鄧小平與劉少奇的交情亦由始漸趨緊密。

出任政治局委員

中共高層的三大巨頭的賞識，使鄧小平迅速上升。高崗事件緊接召開的中共七屆五中全會，鄧小平卽被正式任爲政治局委員，主持中央的日常事務。同時，劉少奇與周恩來亦分掌了黨政大權，一個以劉、周、鄧爲前綫指揮的，毛澤東爲總決策的中

共嶄新體制正式確立。不過，由於國內外的政治環境的影響，這種局面並沒有維持太久。

首先是在國外，一九五六年二月，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提出反對個人崇拜，對斯大林作了嚴厲的批評。這股風潮，很快刮到中共黨內。

一方面是毛澤東認爲蘇聯已逐漸演變成修正主義，是資產階級在蘇聯的復辟，因這個思想出發，他開始側重於反修防修、反資產階級在中國復辟的所謂「階級鬥爭」意識形態中去。一場連續了近二十年的「左傾」統治開始露了苗頭。

另一方面，劉、周、鄧等前綫指揮官，從蘇聯的事件中所暴露出來的斯大林獨裁問題，得出經驗教訓，他們認爲，在中共黨內，要防止出現類似斯大林式的個人獨裁統治，必須在中共展開反對個人崇拜的鬥爭，堅決的反對把個人神化。這樣，以劉、鄧爲主體的中共另一股現實主義路綫亦開始形成。

無庸置疑，在五五年開始，中共確實已存在一場所謂的「兩條道路」的黨內政治路綫。一條是毛澤東側重於「反修防修、防止資產階級在中國復辟」的「階級鬥爭爲綱」的「左傾」路綫；一條是劉、鄧、周的「反對個人崇拜、避免出現斯大林的個人

獨裁統治」，以「國家建設爲主」的現實主義路綫。這兩種治國思想，當時都沒有針對個人，所以，在中共黨內並沒有出現大的嚴重的分歧。但是，這種局面事實上並不能維持太久，因爲，這兩條路綫在主要方面確實是「兩不相容」。

鬥爭的端倪首先出現於中共五六年的「八大」會議上。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中共召開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

對這次著名的中共「八大」會議，鄧小平在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五日寫的「我的自述」中作了如下的描述：

「準備黨的『八大』時，指定我主持修改黨章。在修改的黨章中，删去了『十一大』黨章中以毛澤東思想爲黨的指導思想的內容，這個重大原則問題雖然不是我提出的，但我是贊成的。我的這個罪過，對於黨和人民，對於社會主義事業，帶來了極大的危害。『八大』會議上，我代表黨中央作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錯誤地評價了蘇共二十大的作用，錯誤地提到反對個人崇拜問題。這個報告是幾個人集體起草的，這一段也不是由我寫的，似乎還記得是參考一篇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寫的，但作爲主持起草的我應負不可推卸的主要責任。這是一個喪失原則立場的錯誤。」

「在考慮『八大』中央委員人選時，對過去會有叛變行爲，以後又在長期工作中

有所表現的人，是否可以當中央委員的問題，我當時認爲，對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況處理，提爲中委候選人。隨即由安子介等人起草了一個交件，這個文件是完全違反黨的組織原則的。是極端錯誤的，它給一些叛徒混入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大開方便之門。我是籌備『八大』的一個重要負責人，我是贊成這個文件的，應負嚴重的責任。回想日本投降後，我和薄一波違反黨的組織原則，介紹叛徒劉岱峰入黨，雖然此事在組織上是經過上級批準的，回想起來，也是犯了與上述問題同一性質的政治錯誤。……」

當時，鄧小平是在江西省「五七」幹校勞動改造時，在幾乎與外界隔絕的情況下寫這篇「自述」文章的。在文中所提到的「嚴重錯誤」，很有可能是「文革愚化」的結果，因爲當時是黑變成白，白反面是黑的日子，在長達四年的禁錮生活中，鄧小平所能接觸的，就是這種顛倒黑白的材料及文章，所以，他對自己的行動作出錯誤的判斷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不過，就這份講話透露的內幕來看，鄧小平在「八大」中發揮了極重要的作用，此點是毋庸置疑的。在這次會議上，鄧小平的主要作用是修改黨章及反對個人崇拜。

這兩點在鄧的意識中可能僅是作爲一個黨的行動原則提出來的，但實際上，却對毛澤東的驕傲自大、家長式作風構成一種實質的批判，這在當時，是鄧小平始料不及的。

一九五六年八月前後，中共積極籌備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鄧小平是「修改黨章起草委員會」主任，大會主席團秘書長，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主任，身負籌備及主持大會的重責。

當時因修改黨章中的關鍵問題「毛澤東思想」的提法問題上，鄧小平與劉少奇曾有過爭論。在「七大」報告中，劉少奇首次把「毛澤東思想」正式作爲黨的指導方針。但鄧小平認爲，既然要「反對個人崇拜」，就不能突出毛澤東主席的個人作用，所以，他力主把「毛澤東思想是黨的指導方針」這一條刪去。

劉少奇有點擔心，他暗示式的對鄧小平說：威名之下，如欲變更，會否產生一種其實難符的感覺呢？……劉少奇是暗指毛澤東是否會由此引起強烈的反感。

鄧小平說：主席是力主集體領導的嘛！反對個人崇拜正是堅持集體領導的重要保證，既然要反對個人崇拜，在黨章中把「毛澤東思想」單獨列爲指導方針還是不妥當的，是違背反個人崇拜方針的。……鄧小平是按照他的思想和性格推測毛澤東的心理

，因爲，他和毛澤東一樣，在歷史上都飽受過個人獨裁統治的慘酷逼害，鄧小平對此是憎恨及討厭的，所以他認爲毛澤東亦必有同感。但鄧小平這種想法太天眞了！他不知道：一個人、乃至偉人的思想及性格，隨着身份地位的不同，亦即社會客觀環境的不同，是會改變的，所謂高處不勝寒，人在高處，風必猛烈，就會患傷風感冒，人就會變，以前他或許會討厭皮裘大衣，但這時，有人給他送上，他就會欣然接受，而且把你視爲好人；相反，如果這時你還對他說，你不要迷信皮裘大衣，應該從高處上走下來，鍛鍊身體再算，他就會反感，視你爲不忠心爲他，是一個不好的人，不好當然就是壞人啦。這種人性的心態，不說百分之一百吧，但起碼也是佔上其半，不幸得很，毛澤東正是這一半之中的一個。這是毛澤東個人因這種心態造成的悲劇的開始，同時亦是鄧小平災㓨的起因，因爲他並沒有摸準毛澤東這種正在變化的人性心態，他太天眞了！天眞得有如他家鄉特產的純潔、淸高、活潑的熊猫！

劉少奇比鄧小平淸醒一點，但旣然身爲「黨章修改委員會主任」的鄧小平提出來，劉少奇也不能再作進一步的暗示，因爲當時在中共黨內，反個人崇拜的風頭正勁，而且，鄧小平這個修委主任，是毛澤東親自提任的，萬一逆了這種風潮，那自己吃不

了得兜着走，劉少奇性格比鄧小平滑頭，所以他提議把此事提到大會主席團上討論。當時，大會主席團成員除毛澤東外，有周恩來、朱德、陳雲，以及劉、鄧共五人，反個人崇拜的意見是佔了上風的。於是，在修改黨章提案中，「毛澤東思想」便被刪去，強調了反對個人崇拜。毛澤東被逼同意了多數意見，但他內心極不舒服。

十八　首度貶毛錯行鳴放

毛澤東內心極不舒服，但鄧小平卻不理解毛澤東的感情，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廿七日，中共著名的「八大」會議正式召開。

鄧小平在「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說：「關於堅持集體領導和反對個人崇拜的重要意義，蘇聯共產黨二十次代表大會作了有力的闡述。這個闡釋不僅對於蘇聯共產黨，而且對於全世界各國共產黨都產生巨大的影響。他強調蘇共「二十大」反對個人崇拜的重要性，並且進一步說：「我們的任務是，繼續堅決地執行中央反對把個人突

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在這裏，鄧小平是直接反對把毛澤東神化和對他的個人崇拜。

「八大」刪去了一九四五年「七大」時加在黨章上的「把毛澤東思想作爲全黨最高方針」、「努力提高覺悟，領會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這二句，亦即從根本上確立了反對把毛澤東神化及個人崇拜的決議。

不過，鄧小平亦聽從了劉少奇的意見，在報告中說：「各級黨組織的任務是，認眞努力對新黨員廣泛進行教育，認眞組織、領導他們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學習黨史和黨的政策。」在這裏，鄧小平把毛澤東與馬、思、列等同起來，同時列爲中共黨員的政治教科，但是，「毛澤東同志的著作」代替了「毛澤東思想」，雖然是與馬、思、列三者並列，但畢竟是有輕重之別。這樣，「八大」在客觀上確實構成對毛澤東的一種貶抑，如果以爲毛澤東會心甘情願，「大仁大智」般接受，那就近似天眞得「幻想」了。

而實際上，這次會議一直以來，都是中共黨內兩種政治思想爭論的焦點。以毛澤東爲首的「左」傾人士認爲，「八大」是一次修正主義會議，是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綫起主導作用的一次會議；而以劉少奇、鄧小平爲首的「現實派」則認爲：這次會

議以建設社會主義中國的鮮明主題，反映着億萬人民的強烈願望，「八大」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史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兩種意見尖銳對立，最後終於發展成爲「文化大革命」的慘酷激鬥。

在個人感情方面，毛澤東對劉少奇、鄧小平的反感當然亦起了相當大的作用。作爲鄧小平來說，他太天眞了，以爲毛澤東的胸懷眞箇可以容得大海，所以堅持反對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在實際效果上，構成對毛澤東的第一次貶抑，從而導致了鄧在今後的政治生涯上的坎坷曲折。對毛澤東來說，他不能容忍來自他認爲是他的忠實部屬的對他的背叛，以此爲契機，他對鄧小平開始「另眼相看」了，不是重視的「眼」，而是「懷着強烈戒心」的「眼」。

一九五四年九月，中共國務院政府機構改組後，周恩來認爲，當時中國面臨的中心問題是知識份子的不合作。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突然召開「關於知識份子問題」的會議。參加者有中共中央委員、候補委員，還有各省、市、自治區的書記及各部門的黨的負責人共一千二百七十九人。周恩來在會上作了「關於知識份子問題的報告」。他在報告中說：「革命需要知識份子，特別是進行建設更要吸收知識份

子參加。」周恩來這種提法，實質上是「八大」以建設爲中心任務的基調。

事前，周恩來曾與他的老朋友鄧小平商量過這個問題。周恩來認爲，鄧小平甚得毛澤東的信任，如果由他出面打動毛澤東的心，那對知識份子的爭取工作來說，就會順利得多。鄧小平很尊敬周恩來，他很樂意的接受了這個特殊的使命。

毛澤東聽了鄧小平的提議，笑着說：「對！現在波蘭、匈牙利不是因爲知識份子問題弄不好，而鬧暴動麽？既然知識份子心裏有氣，就讓他們放出來，事情就好辦了！」

鄧小平想不到毛澤東會這麽爽快的答應，心裏很高興，但他弄不準毛澤東的「放」到底是甚麽意思，於是。他便把毛澤東的話向周恩來、劉少奇等二人說了。周恩來一聽便怔住了，他對鄧小平說：「放就是鳴，一鳴一放，知識份子的嘴巴就會堵不住，運動一起，各種問題就來了，到頭來，對於黨的威信產生動搖時，恐怕引起極壞的後果！這點，不能不認眞考慮。」

鄧小平猶豫了，他擔心的說：「這件事主席已表了態，現在咱們要轉向，恐怕就不容易了！」

稍後，中共召開政治局會議，毛澤東的「大鳴大放」方針未獲通過。會後，毛澤

東卽把鄧小平及周恩來找來，說：「你們不是說知識份子心裏有氣麽？不讓他們放出來，難道要弄成波蘭那樣的大亂子嗎？」面臨這種壓力，周恩來左右爲難。一方面，知識份子問題是他首先提出來的，的確要解決，另一方面，他對毛澤東主張用「大鳴大放」方式來解決知識份子問題却認爲不大妥當；但是，這件事是周恩來發起來的，他唯有硬着頭皮走出第二步。

一九五六年及一九五七年二月，周恩來奉毛澤東之命兩次召開最高國務會議，向全國宣佈「鳴放」的政策。

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作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報告，鼓動進行「鳴放」。在報告中，毛澤東爲打消知識份子的戒心，提出了廿四字「鳴放」眞言，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嘉勉」。同年三月的中央宣傳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又一次鼓勵鳴放政策，大鳴大放運動便正式展開。

按毛澤東的構想，共產黨是有威望的，知識份子有氣，就讓他們放出來，鳴放也鳴不出甚麽嚴重的問題。但是，從二月至六月，學者、文化人指出了共產黨數年的錯誤及其原因，一時之間，共產黨成了「衆矢之的」，中共陷於「四面楚歌」之勢。毛澤東見不是勢後，一頭溜去青島避難去了。

十九　整風運動反右鬥爭

這時，周恩來進退爲難。鄧小平眼見老朋友處於這種困境，不忍坐視，便毅然站了出來善後。當時，鄧小平認爲，在私，他不能對周恩來的困境坐視不理；在公，如果任由一些別有用心的人肆意攻擊中共，那黨的領導地位就會被動搖，這對於鄧小平這位忠誠的共產黨信徒來說，是不能容忍的。

一九五七年九月廿三日，中共召開八屆三中全會會議，鄧小平作了「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他在報告中提到鬥爭的對象，「這次反右鬥爭主要是在資產階級知識份

子的範圍內進行」，他在報告中說：「各民主黨派中的右派份子，在右派進攻時起了核心作用。人民給他們一定的政治地位，他們便得以利用合法的地位，發號施令，聚集兵力。民主黨派是民主革命時期的產物，他們中的若干人，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成了左派，但大多數成員的資產階級立場還未轉到無產階級方面來。」

這樣，大鳴大放運動發展成為「反右鬥爭」、「全民整風」。一大批無辜的群衆被錯誤地打成了右派，給中國的政治生活長期蒙上了一層濃濃的陰影。當然，作為鄧小平來說，這種結果是他不希望得到的，但實際上當一手由他主持善後工作時，任他再能幹，終於亦幹了不少錯事。這在當時來說是不可避免的。

作為反右運動的結果，周恩來因首先提出知識份子問題而不得不承擔了主要責任，在八屆三中全會後，周恩來對中共的黨內的政治影響力便降低了，相反，鄧小平卻因在這次緊急關頭挺身而出，而得到毛澤東的覺識，甚至對鄧在「八屆」上的反「神化」的反感亦減輕了不少。

時到今日，鄧胡體制是這樣評價「五七反右」的：「一九七五年對極少數右派份子的進攻進行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鬥爭嚴重地擴大了，造成了不幸

的後果。」這種評價，是實事求是的。不過，「五七反右」還有一個極爲嚴重的後遺症，這就是造成了「萬馬齊瘖」，一片歌功頌德之聲的局面，在這種虛假的氣氛中，毛澤東却竟然以爲是一種「極大的好事」，「是幾千年沒有過，僅在共產黨領導」下，才有這種現像！這種思想，一方面是毛澤東的狂妄自大，同時也是他的悲劇的開始。

一九五八年，中共召開八屆二中全會，在會上，毛澤東竟然提出：要使我國的工業在十五年或更短的時間內，在主要的工業產品產量方面趕上和超過英國。接着，在一九五八年八月，中共又召開北戴河會議，這次會議認爲：一九五八年糧食生產大躍進了，要求工業生產迅速趕上去，由此，提出鋼的產量要在一九五七年五百卅五萬噸的基礎上翻一番，達到一千零七十萬噸，作爲一九五八年實現大躍進的主要步驟。其它項目也隨着加碼。爲了完成一千零七十萬噸鋼的生產任務，提出「以鋼爲鋼」，全民動員，幾千萬人上山大煉鋼鐵。

與此同時，基建投資增加約一倍，職工人數一下子增加了二千萬，積累率猛增到百分之卅四，到十月份已經看到根本完不成任務了，還是要「堅決完成」，「少一噸也不行」，結果造成弄虛作假。

大煉鋼鐵這麼一折騰，當時確實是「滿山遍野火光烘烘」，「一片動人景像」，但這些專門歌功頌德的無恥文人的筆鋒剛停，傳來的消息可把他們驚得目瞪口呆，這一「火光烘烘」不打緊，把中國的經濟幾乎給燒光了！

在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還認爲：人民公社是一大二公，適合辦大農業，是加快農業生產的發展和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一種最好的組織形式，並力使會議作出人民公社化的決議。於是，會後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全國的農村就人民公社化了，這一化，把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化掉了！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就是這樣輕率地發動起來，沒有經過認眞調查研究和謀點工作，單憑政治熱情、主觀願望，而不顧經濟規律。這種作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爲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泛濫開來，使人民生活和社會建設遭到嚴重困難。

這次嚴重的失誤，毛澤東難辭其咎，他的這種狂熱的、幻想式的建設方針，使得他與中共黨內的一些有識之士的關係緊張起來。首先是中共黨內的經濟老手陳雲老先生向毛澤東提出規勸性的批評，表示經濟建設要服從經濟規律；但毛澤東却反駁說：

「我們不能走世界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後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採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爲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我們所說的大躍進，就是這個意思。難道這是做不好嗎？是吹牛皮、放大炮嗎？不，這是做得到的。」口氣硬強，態度狂妄，這使得陳雲把眼一閉，歎道：吾不欲觀之矣，一頭溜到廣東從化去，從此不理事。

二十 端詳照片揭破騙局

鄧小平、周恩來在當時却處於思考階段。這種狂熱是對還是錯，對這兩位「總理大人」及「總書記大人」來說，還未能作出最後的判斷。甚至連鄧小平本人亦上了「大躍進」的當。

當時，鄧小平接到河北省的一個特急報喜電話，說他們那裏居然實現了「畝產一萬斤」的破天荒的大奇跡！鄧小平一聽呆了，心想，現時世界上畝產的最高紀錄不過是二千五百斤，這河北省一下弄出個「畝產一萬斤」，這可眞是天大的奇跡！這是眞

的嗎？鄧小平決定親身去看一看。

幾輛車子直接的駛到田頭，當地的幹部笑吟吟的把鄧小平引到一塊稻田，說：「看！這就是大奇跡呵！」

鄧小平半信半疑，他跳落田裏，眼前確是密密麻麻的長滿了飽滿稻谷的「金黃色的」豐收奇景。每一株稻谷都緊緊的併排，中間幾乎連針也插不進去。鄧小平用手順着稻稈往下摸，乖乖，果眞每一棵都是在土裏長出來的哩！這下子，不能不信了，鄧小平命令秘書把這天下奇跡拍下照片，準備拿來向毛澤東報喜。

回到北京後，鄧小平拿着沖晒好的照片，仔細端祥，這片金黃色的稻谷確實是太迷人了，也確實是太密了！鄧小平的腦瓜子轉了幾轉，心想：這麼密，連太陽光也射不進去，這稻谷怎麼生長？他越想越不是路，連忙把秘書召來，要他連夜趕去河北，在那塊稻田上偸一把稻谷來，而且要連根拔來。

秘書第二天下午就趕回來了，却空着手。

鄧小平很生氣說：「你這麼大個秘書，連一棵稻子也弄不回來麼！」

秘書苦笑，說：「不用拔了，把這塊田弄到北京來也頂不了事！」

鄧小平一聽，知內裏定有文章，便沉住氣，請秘書把經過詳細的說出來。原來這

秘書趕到河北後，果眞到那塊地去偸拔稻谷。但這塊地既然已被宣佈爲「天下奇跡」，怎會讓人隨便破壞，秘書拔了一棵，剛要鑽出稻田，就給守夜的民兵給抓住了。民兵把秘書押到大隊部，喊打喊殺，秘書眼看不是路，好漢不吃眼前虧，便使計說：「我是鄧總書記的秘書，他要我前來找這塊稻田的樣板！」

大隊幹部一聽嚇了一跳，忙道：「那麽，樣板你弄到沒有？如果還沒有，我馬上派人給你弄來！」

在場的民兵知道眼前這被抓的人來頭不少，便趨前討好的說：「他已弄好了樣板，若！這就是啦！」說着，把繳獲的那棵剛拔上來的稻谷送給秘書。

大隊幹部一見，非常緊張，連忙問民兵：「這棵稻是那裏拔的？」

秘書笑笑說：「我當然是在那畝產萬斤的稻田上拔得啦！我這就把它帶回北京去，交給鄧總書記！」

大隊幹部一聽，馬上驚得目瞪口呆！他們知道這事兒不好了，便連忙坦白了，說：「請秘書回去轉告鄧總書記，我們這樣做，是奉命而爲的呀！其實，這塊畝產萬斤的稻田是假的！上面一天一個人來，嚷着要我們盡快出個奇跡，我們沒辦法，就弄出

這麽個奇跡出來了！」……

鄧小平聽完秘書的匯報，弄得哭笑難分。他問秘書：「那這塊田的稻谷是怎麽弄的？我明明摸過，是連着土根的嘛！」

秘書苦笑說：「他們把十五畝地的稻谷一古腦兒拔了，出動了幾千人，每人植十顆，把那些稻谷全栽在這塊地上，不就弄成土生土長的畝産萬斤田麽！」

鄧小平又好氣又好笑，說：「天！差點連我也上了這個大騙局的當！」

秘書說：「要不要發個通報，把那些幹部給批一下？」

鄧小平歎氣道：「關那些小幹部甚麽事？現在是熱風勁吹，連我這個大幹部也差點上當了！」從此之後，鄧小平開始嚴肅的思考這場大躍進的危害性了。

二一　三面紅旗廬山會議

毛澤東的「三面紅旗」的失敗，使得他與中共黨內的一些有識之士的關係相當緊張。如前所述，陳雲代表了老一輩經濟學正統派人馬，這一路人馬眼看毛澤東的錯誤已發展到不能容納黨內其他意見的地步，便不得不暫時避開，一路人馬是以鄧小平為首的擁毛派有識之士，一方面，鄧小平反對「三面紅旗」的狂熱，但另一方面他與毛澤東長期建立起來的親密關係阻礙了他們的挺身而出；另一路人馬則是以彭德懷為首的「勇敢鬥士」。

彭德懷與毛澤東的激烈衝突集中在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上。

一九五九年七月三日，中共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主要是彭德懷、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等人對毛澤東「三面紅旗」的錯誤路綫的猛烈批評；這次會議，導致隨後在八月二日召開的中共八屆八中全會會議，毛澤東把彭德懷等人打入地獄中去。

七月三日，中共在廬山召開的政治局會議正式開始。會議按區分成了小組，彭德懷是在南北組。這一天，彭德懷在西北小組會議上發表了第一篇批評毛澤東「三面紅旗」錯誤路綫的講話。彭帥說：「一九五七年整風反右以來，政治上，經濟上一連串的勝利，黨的威信高了，得意忘形腦子熱了點。把這些經驗總結一下，不要丟掉了，但不要埋怨。毛主席家鄉的那個公社，去年搞的增產數，實際沒有那麽多，我去了解實際只增產百分之十六。我又問了周小舟同志，他說那個社增產只有百分之十四，國家還給了不少帮助和貸款。主席也去過這個社，我曾問主席，你了解怎麽樣，他說他沒有談這件事，我看他是談過。」

彭帥的講話，一開始便把「三面紅旗」的浮套、弄虛作假的錯誤捅了出來。

七月四日上午，彭德懷在西北小組會上續說：「去年忽視了工作方法六十條中的

一切經過試驗，吃飯不要錢那麽大的事，沒有經驗。總之，大勝利後容易熱，就是熟悉的經驗也容易忘記。」他又說：「我犯過四次錯誤，打贛州，百團大戰（還沒有作結論），西安戰役打寶鷄，朝鮮第五次戰役。西安戰役打寶鷄，大家都要求打，決定後第二天，出發前下大雨，我有點動搖，打電話給廖漢生，他還主張打，最後弄得狼狽不堪，幾乎全軍覆沒。雖然我動搖，不想打，當然還是我負責任，因爲我下的命令我簽的字。無產階級專政以後容易犯官僚主義（當然不是鐵托所講的制度上的問題），因爲黨的威信提高，群衆信任，因此行政命令多。馬克思在巴黎公社問題上曾講，無產階級專政要防止官僚主義，防止的辦法有兩條：一是工作人員經過選舉，群衆有隨時罷免之權；二是工資等於最高的技術工人的工資。這次在外國跑了一趟，對這一點體會最深，與人民利益相一致的事情，我們可以做到，如除四害，但與人民利益相違背的事「如砸鍋」，在一定的時候也可以做到，因爲黨在群衆中的威信，要找經驗教訓，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責任，人人有責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澤東同志在內。

「七月六日上午，彭德懷進一步闡述了自己對「三面紅旗」的批評意見。他說：「談到指標的宣傳，褲子要自己脫，不要人家拉，江西現在還講去年增產百分之六十

七，還是脫了外褲，留了襯褲，要脫一次脫光，省得被動，從北戴河會議以後，搞了個「左」的東西，全民辦鋼鐵這個口號究竟對不對？全民辦工業，限額以下搞了一萬三千多個，現在怎麼樣？每個協作區，省要搞個工業系統，不是一、兩個計劃的事情。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合作容易產生右的錯誤，與資產階級決裂容易犯左的錯誤。我們黨內總是「左」的難糾正，右的比較好糾正。左的下來，壓倒一切，許多人不敢講話。成績是偉大的，缺點是一個短時間發生的。而影響不只三個月，換來的經驗教訓是寶貴的。要把問題搞一致，就團結了。」

在這一天，彭德懷首次提到了毛澤東犯了「左」的錯誤。作爲一種契機，對毛澤東「左」的錯誤的追究，開始佔了會議的中心議題。這種局面，當然令毛澤東極爲難受。但彭德懷却沒有顧及毛澤東的個人感情，反而把問題進一步擁了出來。

在七月七日，彭德懷進一步說：「人民公社我認爲早了些，高級社的優越性剛發揮，還沒有充份發揮，這公社化，而且沒時間發揮而且未經過試驗，如果試上一年再搞，就好了，這也不是說等他衰老，居民點上半年才修下，下半年又拆，把戰略口號當成當年的行動口號，公社沒一個垮的，但像徐小那樣的公社却垮了。過日子，國家也要注意風景區，人工湖可以慢點搞，浪費很大。好多省都給毛主席修別墅，這總不

是毛主席讓搞的。」

在這裏，彭德懷直接指出「人民公社」搞早了，失敗了，在實質上是垮了，毛澤東更是火冒三丈。

在七月八日，彭德懷再次指出「大躍進」及「共產風」的錯誤，他說：「政治與經濟各有不同的規律，因此思想教育不能代替經濟工作，毛主席與黨中央在中國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濫用這種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亂傳主席的意見，問題不少。錯誤的東西一定要反對，北戴河會議不批評「吃飯不要錢」，結果普遍推廣了。」

七月九日，彭德懷說：「農村四個月不供油，事實上辦不到，這完全是主觀主義。我一回國看到這個電報，就打電話提出意見，你們提了意見沒有？（有人答：中央已有文件，改變了原來的決定）你們抵制過沒有？甚麽算帳派、觀潮派……等帽子都有了，對於廣開言論有影響，有些人不說眞話，摸領導人的心理。」

七月十日，彭德懷作了最後一天的發言，他說：「基層黨組織的民主問題要注意，省、地的民主是否沒有問題呢？現在是不管黨委的集體領導的決定，而是個人的決

定，第一書記決定的算，第二書記決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體威信，只建立個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險的。解放以來，一連串的勝利，造成群衆性的首腦發熱，因而向毛主席反映情況只講可能和有利的因素，在大勝利中，容易看不見、聽不進反面的東西。」

彭德懷帶頭的批評發言，毛澤東再按捺不住了。經過二十天的沉默，在七月廿三日，毛澤東終於打響了向彭德懷鬥爭的頭炮，他說：「你們講了那麽多，允許我講個把鐘頭，可以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藥，睡不着。」在這次講話中，毛澤東把彭德懷的發言與五七年的右派份子的言論等同起來，他說，這是「黨內外夾攻我們」，毛澤東不能不承認了「共產風」、「浮套」問題的存在，但却一古腦兒推到群衆頭上，說這是「貧農、下中農、無產階段、半無產階級」要幹的，他自己反而成了代表群衆利益的「無產階級」的領導人！這眞是天可憐吧！

七月廿六日，毛澤東利用一位叫李雲仲的共產黨員寫給他的信大做文章，毛澤東說：「現在黨內外出現了一種新的事物，就是右傾情緒，右傾思想，右傾活動已經增長，大有猖狂進攻之勢。」

七月廿九日及八月一日，毛澤東在印發給黨內的三個文件按語和致王稼祥的信中

，強調要把赫魯曉夫和台灣中央社的言論同彭德懷的言論加以比較。這就等於把彭德懷列爲赫魯曉夫、蔣介石的配合人了。

八月二日，毛澤東對彭德懷的鬥爭正式開始了，這就是中共著名的八屆八中全會。

當時，鄧小平早在七月二日政治局會議開始後不久，對彭德懷的發言就感到擔心。他曾在私下間提醒彭德懷，希望他要注意到毛澤東的個人感情是否接受得來。但彭德懷却說：「主席不是主張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有則論之、無則嘉勉麽？我是共產黨人，他大概不會以爲我老彭也是右派份子吧？」

鄧小平自然無話可說，他意料彭德懷要糟了，於是，在政治局會議開到一半，他就借腳傷，下了廬山，黯然避席去了。鄧小平這樣做，是有難言之隱的。一方面，他對彭德懷的意見有同感，他不能抹着良心說假話，但如果公開站出來贊同彭德懷的意見，是會令毛澤東更加難堪，對彭德懷的處境就更加不妙，這是他避開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他與彭德懷及毛澤東的關係很親密，在私人感情上，他不願目睹這兩人的反目，所以只能黯然避席。同時，他意料彭德懷必定要糟，自己及時避開，就能夠在

事後處理時設法緩和一下。這是鄧小平旣要爲公又要爲私的免爲其難之計。

不出鄧小平的意料，在八月二日，形勢急轉直下了，毛澤東畢竟技高一籌，而且，他憑着自己的地位，也比較易於行事，他召開的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就在這種不尋常的氣氛中開幕。在開幕儀式上，毛澤東一開始便說：「廬山出現的這一場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鬥爭的繼續。」他說：「成績很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這三句，現在看來，所謂問題不少，只能指右傾機會主義向黨猖狂進攻的問題，而共產風、浮誇風問題已經沒有了，現在不是反左，而是反右。」

八月十五日，毛澤東在一份題爲「馬克思主義者應當如何正確地對待革命的群衆運動」的按語中，對彭德懷作了最狠毒的批評。毛澤東惡狠狠的說：「一個文件擺在我的桌子上，拿起來一看，是我的一段話和列寧的幾段話，題目叫做『馬克思主義者應當如何正確地對待革命的群衆運動』。不知是那一位秀才同志辦的，他算是找到了幾挺機關槍，幾枚反擊炮，向着廬山會議中的右派朋友們，乒乒乓乓地發射了一大堆連珠炮彈。共產黨內的分裂派，右得實可再右的那些朋友們，你們聽見了炮聲了嗎？打中你們的要害沒有呢？你們是不願意聽我的話的，和已「到了斯太林晚年」，又是

「專橫獨斷」，不給你們「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敢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錯一定要等到底才知道轉彎」，「一轉彎就是一百八十度」，「騙」了你們，把你們「當作大魚鈎出來」，而且「有些象鐵托」，所有的人在我的面前都不能講話了，只有你們的領袖才有說話的資格，簡直黑暗極了，似乎只有你們出來才能收拾時局似的，如此等等，這是你們的連珠炮，把個廬山幾乎轟掉了一半。好傢伙，你們那裏肯聽我的留話呢？但是據說你們都是頭號的馬列主義者，善於總結經驗，多講缺點，少講成績，總路綫是要修改的，大躍進得不償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都不過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表現。那麽請你們看看馬克思和列寧怎樣評論巴黎公社，列寧又怎樣評論俄國革命的情況！請你們看一看，中國革命和巴黎公社那一個好一點呢？還有，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情況，與一九〇五年——一九〇七年俄國革命相比較，那一個好一點呢？你們看見列寧怎樣批叛徒普列漢諾夫、批判那些「資本家老爺及其走狗」、「垂死的資產階級和依附於他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豬狗們」嗎？如果看是，請看一看好嗎？「對轉變中的困難和挫折幸災樂禍，散佈驚慌情緒，宣傳開倒車，這一切是資產階級

知識份子進行階段鬥爭的工具。無產階級是不會讓自己受騙的。」怎麽樣？我的右翼朋友們！」

在這裏，毛澤東抓住了列寧的幾句話，作爲自己脫身以及向彭德懷反擊的借口，其手法是把自己的狂熱式左傾政策，通通推到群衆頭上，玩成是「群衆運動」，但可憐那些受盡了毛澤東「三面紅旗」殘害的無辜群衆，却反過來被說成是他們的要求，「受害者要求兇手殺死他，所以兇手不但無罪，而且有功」，事情就是如此的荒謬，但這種荒謬，給毛澤東這麽引經據典的一說，倒恍惚變成了眞實，就好像那句騙名言——謊話重複一千次就變成的眞理——一樣！

彭德懷當然逃不了被整肅的命運，他在這次會議上，被撤消了黨內外一切職務，但他的黨籍，由於周恩來、鄧小平的私下間運用影響力，給他留下來，因而使到彭德懷以延長了十幾年的生命。但是，到一九六九年，彭德懷終於難逃一刧。這或者是歷史的悲哀吧。

二二 微服出巡盡睹民生

廬山會議後，鄧小平越想越覺不是味道。在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等人的痛心疾首對時局的評價，震動了鄧小平。但這時，他還是拉不開面子，不好意思與毛澤東公開扯破面皮，所以他借腳傷，中途退出會議。後來，他又跑回來，在討論如何處理彭德懷時，鄧小平說服毛澤東，保留彭德懷的黨籍及黨員職務；鄧小平這一仗義報音，保住了彭德懷八、九年的小命。不過，到了文革烽火起時，鄧小平自己亦泥菩薩過河，彭德懷終難逃一切，這是後話。

當時，鄧小平開完會，心情極壞。他的老婆卓琳，便勸鄧說，不如到各地去散散心啦。

鄧小平一想，正合心意，一方面可以排遣心頭的悶氣，同時，亦可以趁機看看下面弄成個甚麼模樣。於是，半個月後，鄧小平便帶了老婆卓琳，以及三個秘書警衛，扮成普通遊客模樣，沿着京廣綫一直向南京而來。

這一天，到了河南省信陽市。列車停了下來，說是要停三個鐘頭，待晚上十時換了車頭才繼續往南開去。

鄧小平在車上等得悶了，便和夫人卓琳、秘書警衛等四人走下車去，順步向信陽市車站附近的集市走了過去。

這天湊巧是墟期，前來趕集的四鄉農比平日多，供擺上來售賣的農產品却少得可憐，蕃茄是青葱葱的，似一只青色的小鐵球，鷄隻瘦得皮包骨，頸子伸得老長的，向着顧客輕啼，不知是人客買鷄還是鷄向人乞救？猪肉、牛肉，少得可憐，那國營的肉檔前，排了足足二三百人，但櫃枱上擺着的猪肉却幾乎連風大點也吹掉。肉店工人切肉時小心奕奕的，把每人輪到的一小片猪肉切得比瓦還薄，雖然是這片紙般薄的猪肉，但買到的人好像拾到了一両金般歡喜！那排在後面的眼看自己是絕望了，但仍不死

心，死乞白輪的呆下去。

鄧小平瞧着暗暗皺眉。

突然，集市的西南人聲鼎沸，在集市中東遊西逛，餓得面黃骨瘦的人，紛紛向那邊湧了過去，所謂窮風流餓快活，這可半點不假，但凡餓得半死的人，如果聽說有場他喜歡的好戲，他準會先看了再說，看完了餓死了，也總算是了却了一點心願。

鄧小平生性好湊熱鬧，便跟着這股人潮湧向那邊去。

這裏原來是另外一種市場，這裏賣的不是鷄呀菜的，而是生物，活生生的人！在一個大圈子中，站了七八位面黃唇白的少女，看她們的年紀，最大的，也不超過十八歲，但餓得皮黃骨瘦，雙眼光得紅紅的，木框般柱在地上。她們的身邊，都有一兩位拖兒帶女的老人，或男或女，但全都是老淚縱橫，向着圍攏而來的人客哭訴：

「各位善長仁翁！行行好心，打救！打救……這姑娘願跟你們去，只換一百斤谷！……各位！大發善心，行個好吧！……」

說着，跪在地上，把頭叩得咚咚的作響。

這時，鄧小平和夫人卓琳、秘書警衛等四人擠了進來，眼前這慘狀把他驚呆了！

他連忙俯下身來，把跪在地上的老太婆扶了起來，問她說：「妳這是怎麽啦？家裏連一百斤谷也沒有？怎幹出這種事？」

老太婆淚眼模糊，她把衣袖往面上胡亂的擦了幾把，但淚擦乾了，馬上又掉了下來，她倒抽氣說：「……哎！哎，你以爲我想這樣的麽？家裏甚麽都沒有了！都入了社了！給社裏沒收的，把力氣都亂花在大煉鋼鐵上去了！高產地、千斤地，烏七八糟，連粒谷都沒得收！可憐我們這些老弱，出去乞都乞輸人，不這樣，便全家都得餓死了！……同志，你看來是城裏人，有意思，你就把她領去吧，活一個算一個啦，如谷不夠，就隨便給多少好了，你待她好一點，咱全家就給你叩頭多謝你的大恩！……」說着，她領頭跪在地上，她的大女兒，以及三個小一點的弟妹，也跟住跪在地上，哭得烏天黑地！

卓琳再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眼圈一紅，掉出淚來，隨行的警衛更哇的一聲痛哭起來。

鄧小平的面色緊得鐵青，他把秘書拉到一邊，附耳說了幾句話，便火速的往信陽市委而去。

秘書速到這幾位賣女的老人面前，對她們說：「剛才的人是鄧小平副總理！他請你們到信陽市委去！」

這一班哭哭啼啼的老弱男女，來到了信陽市委招待所，這時，早有一班人站在那裏了，其中有鄧小平，以及信陽市委的負責人。

鄧小平望着這班衣衫襤褸的百姓，連話也說不出來。信陽市委的書記羞慚的吩咐隨從，把他們安排去市政府安置處。鄧小平沉默了許久、許久，但最後只說了一句話：「同志們！……在他們面前，我們應當感到羞愧呵！」語完，連火車也不搭了，匆匆的趕去機場，當天中午就返到北京了。

二三　爲解民困再度貶毛

回到北京，鄧小平實在按捺不住了，他氣憤的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這個局面再下去，不出兩年，咱們就會給老百姓趕下台了！」

接着，他以中共總書記的身份，在各個重要會議上發表了重要講話，尖銳的批評了毛澤東的狂熱經濟政策。

一九六一年，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說：「現在看看出產關係緊張，所有制關係緊張。三年來，所有制破壞了，積極性破壞了。天災不是主要的，人禍是主要的。……我國農業的好轉不是要三、五年，而是要七、八年。我們的社會風氣，應

該說在一九五八年以前，是好的，這幾年的風氣不好。」

一九六二年，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繼續發表了尖銳的談話，他說：「主席說形勢大好，是說政治形勢大好，經濟形勢不能說好，並不那麽好。」……

同年，在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上，又說：「現在我們好像說不起話的樣子，不僅團有這個感覺，黨也有這個感覺，穿的不好，吃的不好，住的不好，指標降低，好多話過去說得過份了，說滿了，說大了，運動有些過左了！」

同年，在一次省委書記會議上，鄧小平更大聲疾呼的說：「現在最重要的是糧食增產問題，只要能增產，就是單幹也好。不管黃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

鄧小平上述這些講話，直率的批評了毛澤東的狂熱的經濟路綫，這時候，鄧小平已明白：毛澤東已從一個歷史上堅持反左傾的人，逐漸變成今日的推行極左路綫的領袖。這一點，是鄧小平所不能接受的。

另一方面，鄧小平上述言論，亦極大的挫傷了毛澤東的自尊心。如果說，鄧小平在一九五六年反對個人崇拜問題時，曾一貶毛澤東，毛澤東尙能勉強容忍，那麽，在這個時候的二次貶抑，毛澤東就按捺不住了。

據說：當時毛澤東把康生找來，授意他去做鄧小平的工作，希望鄧小平在這最後關頭收斂火頭，同時，也是借此窺測一下鄧小平對自己的眞實的態度。

康生到了中央書記處辦公室，這時，鄧小平正批閱着一份地方轉來的報告，這份報告是匯報安徽省的災情的。

康生自恃毛澤東的心腹，不識時宜的對鄧小平說：「是主席讓我來見你的！……

……」

鄧小平就一聽康生這種口吻，便有點反感，他往手上的報告書望了一眼，心頭便更氣，沉着面孔，把它往康生面前一遞，沒好氣的說：「有甚麼以後慢慢說，你先看看這個吧！……」

康生接過文件，不能不裝模作樣的看看，但一看便怔住了，他想不到這竟是一份安徽的災情報告書，裏面詳細的列舉了安徽省現時所遭受的慘重的天災人禍，這與康生原來所說的，是一個強烈的對比，但他是奉毛之命而來的，又不能不說，康生這種人，有了自己的一己利慾，是甚麼沒良心的話也說得出來的。康生轉了轉眼珠說：「……這是天災造成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綫既然可以把中國引向革命的勝利，也一定可以解決今天的經濟困難問題！總書記在某些場合說的話，主席認爲是過火了！」

康生這套似是而非的怪論，鄧小平一聽便火了，他反感地反問康生說：「這是你的意見還是你的想法？」

康生很尷尬，勉強說：「這是我照着主席的精神說的！」

鄧小平嘲諷的說：「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你爲甚麽不把自己的意思直接地說出來呢？」

一下子把康生弄得非常尷尬，他這時說也不是，不說也不是，他素來以狡猾著稱，但在鄧小平這種硬漢子面前，竟然無計可施，只好灰溜溜的告辭走了。

事後，周恩來獲悉此事，會怪鄧小平對康生太不禮貌了，這會造成不好的效果。

鄧小平哈哈大笑，說：「他也不看看這是甚麽時候，還來作這些轉彎抹角的試探！對陰陽人，唯一有效的辦法就是迫他亮牌！這樣，他就會知難而退了！」說罷，又開心的大笑。

周恩來深知鄧小平的脾性，知道他有話說出來，過後，就無事了，所以也不便深責鄧。但周知道，鄧小平這麽硬蹦蹦的，將來必有後患。事實上，周恩來的城府是比鄧小平深的，鄧小平當時還是血氣方剛的年華，他憑着一腔正氣，天不怕地不怕，最

終果然一如周恩來所料一樣，遭受了慘酷的政治磨劫。這種政治磨劫，在當時來說，是殘酷的，但正如有人所說的：災難的頂上有金珍珠，正是由於這種磨難，磨去了鄧小平過於鋒芒的稜角，使他懂得了耐心與堅忍對於一個政治家來說的重要意義，於是，當他在受到磨難災劫過後而重新站出來時，鄧小平已經是一個有政治頭腦、政治手腕、謀略方面的新生兒，當然，這個新生兒身上流動的，仍然是來自母體的血液，這就是鄧小平固有的正氣和硬骨頭，這是後話。

二四　劉鄧合力收拾殘局

當時，中國的經濟形勢確實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崩潰邊緣了，甚至在河北省，有一位叫「胡開明」的省長，在全省幹部大會上公開承認經濟形勢是「一片黑暗」！其它在地方上的許許多多慘痛的事實，更是目不忍睹。

在這種面臨亡國亡族的危難面前，中共內部的一些有識之士，亦紛紛的站出來，他們其中最重要的代表是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人。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是中國國民經濟遇到最嚴重的困難時期。在這個面臨

崩潰的嚴重關頭，劉少奇被推選爲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和周恩來、鄧小平、陳雲等人一起，堅決主張「退縮」，主張「調整」。

一九六一年九月，在劉少奇、鄧小平的聯合推動下，制定了「關於全黨幹部輪訓的決定」。這個決定是爲扭轉中共黨內自五八年以來迅速膨脹起來的專制作風，爲提倡「不打棍子、不抓辮子、不扣帽子」的「三不主義」，爲鼓勵自由思想和自由討論而制定出來的，它爲發揚民主和實事求是的作風奠定了基礎。正是在這個決定的鼓勵下，中共幹部打破了自批判彭德懷以來所形成的專制風氣，大膽的批判了毛澤東的狂熱的前三年經濟政策。

這是劉少奇與鄧小平在輿論上對批評毛澤東的準備。

一九六二年一月，中共召開了中央工作擴大會議，這就是中共歷史上著名的七千人會議。在這個會議上，毛澤東無奈作了自我批評。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等在大會上作了重要的發言，對毛澤東的錯誤作了如實的批評。

這次會議，到會的有七千多人，有各方面的人，省委的、地委的、縣委的、企業黨委的中共幹部，都有部份人列席。可以說，在這個異乎尋常的大會上的每一句言論，無疑將會迅速的傳到全國的每一個角落。所以，雙方不同路綫的代表人物都極爲重

視。劉少奇、鄧小平無疑是希望利用這次會議，對毛澤東的錯誤路綫及其教訓作一個系統的總結，以便在今後更好的推行劉、鄧路綫。毛澤東却更老謀深算，他自知在這個大會上，他要是再公開拒絕批評，就會招致到會同志的更大抗拒力，於是，他就擺出了一個理直氣壯的姿勢，搶先作了自我批評，以表示自己的寬宏大量，虛懷若谷，以便博得到會同志的好感。

毛澤東在這個七千人大會上作了著名的「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這個講話的調子相當溫和，主要是講了民主、群衆，以及他自己本人的自我批評等問題。在「民主」上，毛澤東強調要有健全的民主作風了；在「群衆」上，毛澤東主張要讓群衆說話了，在「自我批評」上，毛澤東對前段時間的錯誤作了公開的檢討，例如，他承擔了一些殘酷打擊不同意見幹部的責任，他說：「我們過去也錯誤處理了一些幹部，對這些人不論是全部處理錯誤的，或者部份處理錯誤的，都應當按照具體情況，加以甄別和平反。」但他只替自己辯解，說：「在正確路綫領導時期，一經發現有錯誤處理的，就能甄別，平反，向他們賠禮道歉，使他們的心情舒暢，重新抬起頭來，而在錯誤路綫的領導時期則不可能這樣做。」說來說去，無非是說，只有正確路綫，

才能替你們平反，現在替你們平反了，所以就是正確路綫，這種把別人的痛苦當作自己貼金顏料的做法，乍一聽來，確實把當時不少人迷倒了。

在「自我批評」中，毛澤東還說：「去年六月十二號，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最後一天，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我說，請同志們傳達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後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而且應當隱瞞。同志們，不能隱瞞。」在這裏，毛澤東確實是「虛懷若谷」了！但正是在這種「虛懷若谷」中，恰恰暴露了他的專制：試問，假如毛澤東眞的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虛懷若谷的人，那地方那些幹部爲甚麼不敢傳達？不敢傳達的原因，就是因爲吃過你的專制主義的苦！這就反過來證明了毛澤東在這時表現出來的虛心、民主、寬容是被逼的，是言不由衷的。這一點，僅僅半年後，就看得很淸楚了。這下面再提。

當時，劉少奇亦作了重要講話，劉少奇指出：中國出現的經濟困難，主要是由於工作中的錯誤造成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五九年批判彭德懷的反右傾鬥爭是過火，他指出：和彭德懷有相同觀點的，只要不重通外國就可以翻案。只要本人提出申訴，領導其他同志認爲有必要，就可以翻案。

劉少奇的講話，實質上是把毛澤東對彭德懷的處理加以否定了，而這個劉少奇「

七千人會議政府工作報告」，就是鄧小平主持起草的。

劉、鄧在一九六二年五月，又批准以陳雲爲首，包括鄧子恢的「中央財政五人小組」給中共中央的報告，這份報告對中國的經濟形勢作了清醒的估計和分析，提出了一系列的扭轉困難局面的措施。

這樣，盡管毛澤東暗地生氣，他與劉、鄧的矛盾日深，但劉鄧路綫自一九六〇年以來，却依然能穩步的發展。這條路綫在當時的主要點就是：

第一，在工農業政策上，推行「三自一包」，卽自留地、自由市場、企業自負盈虧、包產到戶。

第二，在組織上、政治上，實行「翻案風」，要求恢復過來大批被錯誤處理幹部的名譽及職務。

第三，在外交上，實行「三和一少」，指對帝國主義、反動派、修正主義要和平共處，少支持各國人民的所謂「革命」。

這條「劉鄧路綫」，發揮了極大的作用，在短短五年期間，從六〇年至六五年年底前止，猪、牛、羊又開始擺到滿街滿巷了。

不過，劉少奇與鄧小平在這個時候錯誤的高估了毛澤東接受教訓的程度，在各方面隱隱的發起一場針對着毛澤東路綫的批判風，這就使毛澤東火上加油了。

例如，一九六一年一月，鄧小平的橋牌戰友吳峪，發表了著名的歷史劇「海瑞罷官」，暗指彭德懷是海瑞，毛澤東是昏君，吳峪是把「海瑞罷官」劇集送給鄧小平看，這事，毛澤東稍後知道了，他一怒了。

跟住，吳峪又聯合鄧拓、廖沫沙等，用「三家村」的筆名，接二連三的發表了一系列政治雜文，評擊大躍進的錯誤，對毛澤東本人的一些錯誤進行批判、諷喻、評擊毛澤東讀到這類「借東罵西」的文章，他也是秀才出身的人，那會不嚐出其中的辣味？毛澤東二怒了。

緊接着，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眞，在北京市西部公園的暢觀樓，召集了鄧拓等人對一九五八年黨中央發給縣委以上的文件來一次總的「暢觀」，事隔半月，毛澤東獲知此事，疑心大熾，視爲是欲效法赫魯曉夫批評斯大林，收集批判他的資料，毛澤東第三次震怒了！

當時，據說他曾私下對江青說：「凡事不過三，他們壓了我三年了，我也應該壓他們一下了！」以此爲契機，一場烏天黑地的大風暴卽日在醞釀進行了。

二五　四清運動劉鄧受批

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在北戴河中心小組會議上，毛澤東劈頭蓋腦的一開始就說：「今天要講共產黨垮得垮不了的問題。共產黨垮了誰來？反正兩大黨，我們垮了，國民黨來。國民黨幹了二十三年，垮了台，我們是有幾年。……」這麼一句開場白，像悶葫蘆般，一下子就把到會的人弄得迷迷糊糊，不明所以。

參加這次會議的有各方面的人，例如李井泉、康生、鄧子恢、胡繩等。

康生是毛澤東自延安時期以來的心腹，只有他一個人明白毛澤東的心曲，他一聽

，便知道一場好戲終於上舞台了！他很快就可以大展身手了！所以在會議上，他連連的插話，一方面標榜自己的「革命性」，另一方面又在煽風點火，把毛澤東的怒火燒得更旺。

李井泉是個糊塗蟲，他在會議上跟着批判由鄧、劉「五年」、陳雲、鄧子恢等人起草的「財經五人小組報告」，以此表示自己的正確立場。雖然這樣，但他其實只是一條被弄得昏頭轉向的糊塗蟲。

胡繩當時亦是中心小組的成員，就思想傾向來說，他屬於接近劉鄧派的人物，但在行動上，却依然與毛澤東、康生等保持緊密的關係。只有鄧子恢，才算得上是典型的劉鄧路綫人物，但可惜連鄧子恢這位有份參會者，亦弄不清毛澤東的眞正意圖，以爲這只是針對他們一些工作上的錯誤而來；但是毛澤東却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這在他隨後的對劉鄧控制下的國務院各部門的抨擊，就可以隱隱的流露出來。

對當時的「商業部」，毛澤東說：「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鄭州會錄，提出的商業政策、及執行、按勞分配的政策，也不執行，不是促進農業，集體經濟的發展，反而起了不利的影響。商業部應當改個名字，叫「破壞部」。同志聽了不高興，我故意講得厲害一點，以便引起注意。商業政策、辦法、要從根本上研究。這幾年兎羊將有發

展，這是因爲這幾項東西不徵購。打擊集體，有利單幹，這次無論如何得解決這個問題。

對財經部，毛澤東說：「財經各部委，從不做報告，事前不請示，事後不報告，獨立王國，四時八節，強迫簽字，上不聯繫中央，下不聯繫群衆。」

對計委、縣委、財貿辦、農業辦、組織辦，毛澤東也極不順眼，說：「中央的事情總是同各省、市和各部商量，可是有些部就是不同中央商量，中央有些部門作的好，像軍事、外交，有些部門像計委、縣委，還有財貿辦、農業辦等口子，問題總是不作解決。謝天謝地，最近組織部來了一個報告！」

對劉鄧的經濟政策，毛澤東說：「一九五七年國際上有一點小風波，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三月刮起十二級台風，他們準備接管政府，我們來個反攻，所有學校和陣地都拿過來了。反右後，五八年算半年，五九年、六〇年大躍進。六〇年開始攪十二條，六一年攪工業七十條，農業三十條。過去分田是農民跟地主打架，現在是農民打架，強勞動壓弱勞動。」在這裏，毛澤東把劉鄧制定的國民經濟十二條、工業七十條、農業三十條視爲與五七年右派一樣的貨色。

這是毛澤東爲他秘密策劃的大行動的第一響炮。

第二響炮在事隔半個月後打出，時間是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地點是中南海懷仁堂，會議是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說：「我們這個國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認識，好好研究這個問題，要承認階級長期存在，承認階級鬥爭，反動階級可能復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幹部，教育群衆，教育中層和基群幹部，老幹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們這樣的國家是會走向反面。……所以我們從現在起，就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開大會講、開黨代表會講、開全會講、開一次會就講一次，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一條清醒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綫。」

在這裏，毛澤東把「階級鬥爭」突出來了。他提出這個概念的目的，就是要造成這麽一種輿論。他是最講階級鬥爭的，所以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而與他意見相左的人，就是階級鬥爭的表現；既然他是代表無產階級的，那對方必然就是資產階級。這就是毛澤東的階級理論的實質，用理論來掩蓋鬥爭的手段，這一條政治手腕，毛澤東是相當到家的。但這還僅僅是開始，隨後，一系列更猛烈的「大混亂樂章」的前奏曲頻頻的吹響了。

一九六三年五月，毛澤東親自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在這個「決定」中，毛澤東警告說：「如果忘記了階級和階級鬥爭，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小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的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從而在稍後開始了「四清」運動。

這個運動開始時，劉少奇及鄧小平均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場直接針對他們而來的政治大運動的演習，但後來，劉少奇察覺不對頭了，很有點火藥味，便連忙派了王光美等的工作組下去，領導攪運動，試圖一方面控制局面，另一方面又表示自己也是堅決攪階級鬥爭的，滅轉毛澤東發難的借口。對毛澤東的「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之意，劉少奇倒是隱隱的覺察到了，但劉少奇，以及周恩來却以爲這是純粹的理論上之爭，認爲毛澤東是有容人之量，不加注重。而劉少奇雖覺察到了，但可惜他又選錯了人，把不適合攪政治工作的王光美派去農村，攪了個「打擊一大片」，反而被毛澤東、康生、江青等抓住了辮子，一揪就揪了回京，再也動不得其政。

據說事後劉少奇對這件事視爲終生憾事，他臨死時，還忍不住對身邊的監護人員說：「……四清工作隊，我派錯人了！……」監護人員是以爲他臨死時，終於爲自己

的政治錯誤而悔恨，但其實，劉少奇是後悔自己選錯了人，未能在四清運動一開始時就控制全局，反而被毛澤東抓住借口，批判他「打擊一大片」，給人民群衆留下了極壞的印象，也因此而使毛澤東能順利的發動矛頭直指他的文化大革命！……政治家口中的每一句話，通常都可以作兩種截然相反的解釋，在這裏，又是一次明顯的例證。

由於劉少奇的失策，亦由於鄧小平、周恩來等高估了毛澤東的容忍程度，特別是周恩來這時堅決的支持毛澤東的階級鬥爭路綫，劉少奇很有點孤掌難鳴了。

於是，「四清運動」很快在一九六四年發展成爲「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並把這個運動擴展到文化界、理論界。而在其他的文化陣地，如學校、文藝等方面，加緊了對劉鄧路綫的批判。

這個時候，雙方的情勢已一觸即發了。而鄧小平亦開始隱隱的察覺這是毛澤東的一項深思熟慮、計謀已久的行動。但是，鄧小平仍然弄不清毛澤東的攻勢的眞正對象，他私下估計，認爲這是毛澤東對一些局部的事物的看不順眼，硬要堅持他的意見而走。所以，鄧小平當時的態度只是採取一些消極的觀望。

按現在事情已經過了這麽一段時間後來分析，劉鄧路綫與毛澤東路綫的對抗是確實的。但是，劉鄧路綫只是一條理論路綫，並沒有形成與此相適應的組織路綫，在這

條陣綫中的人，似乎只是基於思想認識上的相同而不約而同的幹着同一種作法，但實際上是各自爲政，根本未能形成一個堅固的陣綫，更談不上一如毛澤東所說的是「資產階級司令部」了。所以，才會被毛澤東輕易的逐個擊破，拉一批打一批，甚至把劉鄧路綫的核心人物亦利用來打擊劉鄧路綫的本身，例如陶鑄被提上高位後，却成了反劉的替罪羔羊。

但另一方面，毛澤東路綫却是一個早就暗中結集凝聚而成的堅固的反劉陣綫，這個陣綫匯集了各路的精英人馬，例如大野心家、國防部長、軍委副主席林彪、大陰謀家康生、江青，以及一大批黑秀才如姚文元、戚本禹、關鋒等等。這個陣綫內有軍、有文、有武、有筆，更有一個頂着「黨主席」頭銜的毛澤東，盡管各人的用心不同，懷着鬼胎各異，但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權，共同的敵人——劉少奇與鄧小平及他們的思想上的支持者，共同的綱領——所謂的重新建立「無產階級政權」，所以，兩個營壘的比較，從一開始便決定劉鄧必敗無疑。

二六　孰是孰非功過難定

毛澤東對劉鄧的怒火終於爆發了！

一九六四年，毛澤東就想發起文化大革命，但是劉少奇的思想路綫仍然得到中共黨內許多高級幹部支持。毛澤東打算爲文化大革命作輿論準備的工具「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依然被擁護劉鄧路綫的人所控制住，起不了大浪。例如，當時的五人領導的組成員是彭眞、陸定一、康生、周揚、吳沛西，其中，彭眞爲組長，陸定一爲副組長。在五人之中，只有康生一個人是帶有個人陰謀的擁護毛澤東錯誤路綫的人物。這當

然起不了大惡浪。

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對批判吳德所寫的「海瑞罷官」的情況及繼續批判的問題進行討論，於二月七日寫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即二月提綱」闡述了關於開展學術批判的一些根本問題。這個提綱在五月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被指責爲是「彭眞一人的匯報提綱」，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毛澤東爲首的黨中央，是「修正主義綱領」。實際上，是毛澤東串連了林彪、康生、林慶施等人一至泡制出來的冤獄性批判。

五月十六日，這個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由毛澤東主持起草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宣佈撤消「二月提綱」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改定「文化革命小組」，直接隸屬政治局常委，列舉「二月提綱」的十條罪狀，提出一整套左的理論、路綫、方針、政策；要求各級黨委立卽停止執行「二月提綱」，奪取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號召向黨、政、軍、文各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猛烈開火。

就這樣，這場浩刼便正式開始了。

當時，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等人已意識到，這絕非一場普通的運動這麽簡單

，這實際上是毛澤東在盧山會議以來的殘酷打擊政策的纏繞，而且來勢似乎更猛。

但是，在這三人中，各人有各人的心態。

劉少奇打算，仿效蘇聯清除赫魯曉夫的方式，用中共全會的大多數，一舉把毛澤東的勢力趕下台，爲此，他決定串聯各中央委員。

周恩來雖然知道一場大運動已經來臨，但他不相信毛澤東會眞的把一切搞亂，只以爲這是一場局部性的運動。由於這原因，周恩來從文革一開始就站在第三者的立場，左右逢源。當然，這同樣是周恩來圓滑的性格的使然。

鄧小平則陷於痛苦狀態。一方面，他堅決認爲自己所幹的一切是正確的方針、路綫，現在面臨被大規模批判的命運，他感到憤怒。但同時，他不想在這個關鍵時刻再加深中央的內部矛盾。在這兩種思想的糾纏下，他處於左右爲難的狀態。

但是，事態很快就變得一觸卽發了！

一九六六年五月，林彪來到北京，令北京市委改組，並以武力接管了「人民日報」、中央廣播電台、新華社。當時，劉少奇希望盡快召開中央全會，以投票方式來阻止毛澤東、林彪的奪權活動。

劉少奇火速派了彭眞到西北、西南區與各地的中央委員聯絡，以便在卽將召開的

中央全會上獲得多數票。與彭眞一起往西北地區的，有中央書記處書記楊古昆，他在彭眞往西南行仍在西北地區活動。這次出行，彭眞收穫很大，返北京時，政治局委員、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與他同行；楊苗昆則把西北局第一書記劉潤壽追到北京。這樣，劉少奇的力量加強了，他認爲按現時的功勢，他與鄧小平聯合起來，就有了權在中央委會上阻止毛澤東、林彪搞奪權的大運動。

從六六年七月初起，各地的中央委員陸續來到北京，至七月十五日，已有中央委員五十一人，中央候補委員三十八人集中在北京，大部份住在書記處大廈。地位較高者，則被招待到劉少奇及彭眞的私邸。在彭眞家中的有李井泉、烏蘭夫、李葆華。

當時，鄧小平並未正式表態，但也改回對劉少奇的做法。他以爲：假如能通過中央全會，和平地解決問題，也不失爲一個挽救國家的辦法。所以他在明地從沒有表態，但由得他的西北地區的重要幹部上京來，實質上是採取聯合的姿態了。

但是，事情很快有了變化。

七月十七日中午起，發生了重大事故，從南方通往北京的鐵路受阻，從漢口往北京、從南京往北京的兩條幹綫上的貨車均被國防部徵用。北京站的周圍雖然沒有頒佈戒嚴令，但從晚上十時便由解放軍團團圍住，禁止一般人通行。

七月十八日，林彪的部隊調到北京。在市內雖然看不到，但全部駐在郊外，包圍了北京。同時，爲阻止來自陝西的反林彪部隊，林彪部隊向山西方面推進。在這一天中午，林彪的部隊衝入北京，逮捕了總參謀長羅瑞卿。

在另一方面，在十八日上午，毛澤東對在京的中央委員發出一個通知，說他數天內將會回到北京參加中央全會，在他返京之前，不得擅自開會。當時毛澤東正在上海，與一部份中央委員日夜開會研究對策。

劉少奇接到這份通知，認爲過半數的中央委員已同意在七月二十一日開會，所以無須理會毛澤東的指示，並發出通知，通知全體中央委員，在七月二十一日，中央全會逾期召開。

當時，有人擔心林彪的部隊已進駐北京，恐怕會對中央全會施加或阻止的壓力。劉少奇即令中央委員、新駐軍區司令員王思茂把一個師的兵力向北京進發。

這樣，雙方一觸發了！

在毛澤東派方面，以林彪、謝富治爲首的軍人部隊，以及以上海的爲基地的「臨時中央」，擺出了一個決戰的姿態。另一方面，在劉少奇這一面，以一部份劉鄧大軍的部隊，以及在北京的「原中央」，亦作好了應戰姿態。在這種情勢下，一場內戰危

機已逼在眉睫了！

周恩來這時相當淸醒。他認識到，雙方這個姿態如發展下去，便將不可收拾，而再無法控制。特別是在毛澤東方面，深知毛澤東性格的周恩來深知絕無可能令毛澤東屈服，而且能使事態擴大。

在這種時候，周恩來想到鄧小平。

鄧小平在雙方的較量中地位舉足輕重，他站到那一邊，雖就可以獲得決定性的力量。因爲，在劉鄧陳孫中，唯一可以與林彪抗衡的，只有鄧小平的第二號戰軍的部隊。如鄧小平堅決站在劉少奇一邊，則劉鄧與毛的較量則勝負未可預料。但在這種情況下，內戰絕對不可避免，當時，蘇聯亦正在虎視眈眈，如內戰一打起來，中國就將有淪爲外國殖民地的危機。

在這種權衡了利害關係後，周恩來覺得，他必須勸鄧小平採取行動。

鄧小平聽了周恩來對現下時局的分析，頓時陷入左右爲難。一方面，他認爲周恩來所分析的的確是事實；但另一方面，假如他在這個時候採取迴避的行動，則劉少奇就將迅速陷於失敗的地位。他與劉少奇的感情，他自己的性格、思想、個人地位與大局的矛盾，使他陷入痛苦的思索中。當時，周恩來亦非常明白鄧小平的困難處境，但

他最後對鄧小平說：現在是七月十九日，咱們作出決定的時間只有一天半，因爲到二十一日，中央全會正式召開時，一切就太晚了。如果改變決定，個人可能會遭受政治磨難，但全中國就可以避免內戰危機，可以保住國家的獨立地位！……當時，周恩來說完就走了。

七月二十日，預定在明天召開的中央全會會議的決定仍未改變！這就是說，鄧小平仍未能作出最後的決定！

七月二十一日早上，局勢突變，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表示，他接受毛澤東的指示，決定等毛澤東返京才開會，他這一宣佈，劉鄧聯合召開中央全會的勝負便最後決定了。形勢已明顯的對毛澤東有利，也就是說，鄧小平在這個關鍵時候，爲顧全大局，犧牲了自己。

鄧小平這一個突然的決定，便直接的決定了劉鄧路綫的失敗，亦導致了他自己在長達十年中的磨難。

有人說，鄧小平這種決定是投機，在這個關鍵時刻背棄了劉少奇，終於一手做成劉少奇和他自己的厄運。。

不過，有人又說，鄧小平在當時這種情勢下，不得不這樣做。他要麽和劉少奇一道，與毛澤東的「上海中央」硬抗下去，甚至不惜一場內戰的爆發，在當時，如果鄧小平把心一橫，他確有這個條件，因爲，他手上畢竟有第二戰軍這支軍力強大的部隊，就算林彪的回野，也難以攖其鋒，但這樣做，內戰就決不能避免，一打起來，中華民族的未來命運就不堪設想。另一方面，他就只能走了這一條能顧全大局，犧牲了我的路。

有人又說，鄧小平這樣做是軟骨頭，甚至劉少奇最終也沒有原諒鄧小平的這一行動。

不過，如果說衝鋒陷陣是英雄，那忍辱負重的功夫更是其大智大勇。

直至今日，對鄧小平在當時這一毅然作出的妥協行動，其功過得失，依然頗引起世人評論。

由於鄧小平的上述決定，毛澤東的行動得以和平地進行了。七月廿五日，謝富治完全控制北京，七月二十八日下午，四架飛機把毛澤東、林彪集中在上海的親毛派中央委員接到北京來。

二七　文革開始天地昏暗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終於在毛澤東主持下召開。參加這次會議的有中央委員七十四人，候補中委六十七人，以及各省、自治區黨委負責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成員，首都高等學院師生代表四十七人列席了會議。

在這會議上，毛澤東發出了他那份大文革「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並附印聶之樣等七人的大字報，作爲全會文件，發錄到會的中央委員討論。

在這個會議上，「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終於作出了。並提出一系列

極其錯誤的口號。例如「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評「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奪權」，「大字報」，「讀群衆自己教育自己」，等等。

這次會議對中央領導機構作了淸洗，選擧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原來的七人增加到十一人，而新增加的政治局常委中，二人赫然是陳伯達和康生！其依次的排列是：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原來的毛劉周朱陳林鄧的排列完全打亂了。林彪更成爲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

這樣，林彪、陳伯達、康生等人，利用毛澤東的弱點，挾天子以命諸侯的陰謀動機已擺得相當明顯了。可惜的是，毛澤東却被個人的狂妄自大的權力欲充塞了腦袋，遮蔽了眼睛，「文化大革命」這場慘烈的浩刼，終於正式臨頭了！

一時之間，把中國大地搞得烏天黑地！

紅衛兵串連各地，橫掃牛鬼蛇神，砸掉牌，斬短尖，強剃頭，人民生活，一擧一動，完全失去了自由，進而搞百姓的家，佔百姓的房屋，攻收人的財產，打人駡人，傷人殺人，強姦少女，入屋打刼，他們喜歡幹就怎麽幹，總之是「群衆自己教育自己」！

鬥王光美，抓劉少奇，逼陸定一坐飛機，要周楊跪碎玻璃，彭眞、羅瑞卿、楊尙

民，楊成武被當成稻草人，任打任踢，總之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當時，鄧小平被幾次拉去批鬥，幸好周恩來夠義氣，總算在多次關鍵時候告訴了毛澤東，毛澤東大概念鄧小平一點舊情，總算沒讓人把他幹掉。不久，鄧小平就被趕去五七幹校了。

在烏天黑地中，亦曾經透出一股正氣！

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下午三時，由周恩來主持，在南海懷仁黨會議室，召開了當時主持黨、政、軍日常工作的同志和「中央文革」成員的碰頭會議。

會上，圍繞着一系列重大問題，雙方召開了一次針鋒相對的鬥爭。

會議剛一開始，軍委副主席葉劍英就首先怒斥「文革組」說：「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想幹甚麼？」

軍委副主席徐向前拍着桌子說：「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援。這樣把軍隊亂下去，是要不要支柱啦？難道我們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這類人來指揮軍隊嗎？」

會上，葉劍英質問康生、陳伯達：「上海奪權，改名為上海公社，這樣大的問題，涉及國家體制，不經政治局討論，就擅自改變名稱，又是幹甚麼？」

接着，葉劍英幽默的嘲弄陳伯達說：「我們不看書，不看報，也不懂得甚麽是巴黎公社的原則？革命，能改變黨的領導嗎？能不要軍隊嗎？

三天之後，二月十三日下午三時，繼續召開碰頭會議。會議一開始，譚震林再按捺不住了，他拍案而起，痛斥張春橋說：「你們的同志就是要整掉老幹部，你們把老幹部一個一個打掉，早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蒯大富長甚麽東西？就是個反革命！搞了個百丑圖。這些傢伙，就是要把老幹部統統打倒。這一次，是黨的歷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歷史上任何一次！文化大革命，這是幹啥？這樣搞，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也要鬥爭到底！」

陳毅支持譚震林反表態，說：「這些傢伙上台，他們就要搞修正主義，……延安整風時，許多老幹部被整過，搶救運動搞錯了許多人，挨整的還有我們這些人。總理不是挨整的嗎？……我們一定要記取這個教訓。」

余秋里也按捺不住，拍着桌子大聲疾呻說：「這樣對待老幹部，怎麽行？以這樣幹法，我就不去檢討！」

李先念說：「我們黨一貫強調大多數幹部和群衆是好的。現在這樣搞，團結兩個百分之九十五還要不要？老幹部都打倒了，革命靠甚麽？現在是全國範圍內的大逼供

信！」

聶榮臻對林彪把幹部子弟誣蔑的甚麽「聯動」，是保守反動分子，進行打擊迫害，十分氣憤，憤怒的說：「這種不教而誅的解法是極其錯誤的。……不能爲了打倒老子，就揪鬥孩子，株連家屬。殘酷迫害老幹部，搞落井下石，就是不安心！」

這次著名的碰頭會議，傳到林彪耳裏，他氣得暴跳如雷，江青也氣得哇哇大叫。他們聯合了康生、張春橋等人，在毛澤東面前告了一狀，這次碰頭會議，不久就被誣蔑爲「二月逆流」。而最激憤的譚震林，就被誣爲「二月逆流」的頭頭。

不過，曾幾何時，這一切已成了歷史的陳跡。而在當時的烏天黑地中，譚震林、葉劍英、李先念、徐向前、陳毅等老師的拍案而起，在黑暗中透出了一股給人以希望的正氣。

「二月逆流」後，譚震林被整肅。李先念、葉劍英在周恩來的擁護下不致下台。

一九六七年七月，武漢的陳再道發生了血變，把謝富治、烏力等文革派逮捕了。解放軍對文革的抗拒表面化。

九月至十月，各地武鬥激烈，全國更趨於大亂。這時，周恩來亦看出勢頭不對，

要求取締「五、一六兵團」，與江青對立。但被毛澤東對江青加以庇護。

一九六八年九月，全國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成立革命委員會。

十月，中共召開八屆十二中全會，當地文革成果，乘機開除劉少奇出黨。

一九六九年四月，在北京召開「九大」，由林彪作政治報告，在憲法中明文規定林彪是毛澤東的接班人。林彪處於事業的頂峰。

一九七〇年七月，中共在廬山召開九屆二中全會，林彪、陳伯達講了兩天半的「天才論」，圍繞「設國家主席的問題」、林彪與毛澤東的矛盾激化。最後，林彪、陳伯達先後送命。中央文革派只剩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等人。

從一九七一年開始，至一九七二年期間，領導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由於內部的抗爭而逐漸沒落，另一方面，周恩來掌握了解放軍對林彪懷有反感的實力派軍人葉劍英、徐向前、許世友、陳錫聯、張才千等人，實力大增，可以正面與江青等人抗衡了。同時，毛澤東亦似乎開始對文革進行反省，所以，在一段時間容忍了周恩來讓老幹部復出，重建國家的工作。另一方面，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等中共三大支柱病重，周恩來深感只有讓一有非凡而又有威信的人出來鎮住大局。在這種情況下，終受了三年磨難的鄧小平，復出的時機到了。

一九七三年四月，在柬埔寨解放慶祝宴後返回北京的西哈努克親王的歡迎宴會上，鄧小平六年來第一次公開露面，這時，他的身份是國務院副總理。而且，毛澤東還作出姿態，讓自己的侄女王海容把鄧小平攙扶着出來。

一九七三年五月，毛澤東在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說：「鄧小平的表現很好，而且是一貫的，建議恢復他在黨內外的一切職務。」

二八　幾經批鬥終獲復職

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召開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鄧小平被正式恢復黨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職務，並兼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

一九七四年一月，鄧小平親自指揮九大軍區調動，把「四人帮」的一些軍隊人馬調出了老巢。其中如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調任南京軍區。而且，爲將來伏下了一着棋子，把國防委員會委員秦基偉調任成都軍區司令員，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出掌瀋陽軍區，楊得志出掌武漢軍區，皮定鈞出掌福州軍區，許世友出掌廣州軍區。上

述秦基偉、李德生、楊得志、皮定鈞四人，在日後的關鍵時刻，都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皮定鈞在鄧小平面臨生死存亡的時刻，以年殉職，成爲鄧胡體制的烈士，而李德生、秦基偉、楊得志，則成爲鄧胡體制的中央人物。

從這次軍隊的大調動中可以看出，經歷了長達六年磨難的鄧小平，他以後的橫衝直撞的性格已變得更具有戰略眼光。

此後，鄧小平更借着這股聲勢，把大批的老幹部恢復原職。例如烏蘭夫，李井泉、譚震林、廖承志等，至一九七四年底前止，文革的老幹部已有九成重返職任。

一九七五年一月中共十屆二中全會，鄧小平成爲黨副主席、第一副總理、總參謀長等顯要職位、黨、政、軍的工作實際上由他處理日常工作。

這時，鄧小平正開始面臨江青派的反撲。而毛澤東已病重，周恩來又已入院。他又將面臨一次殘酷的考驗。

不過，鄧小平正非吳下阿蒙。他在這一情況下，一方面不惜一切的決然對黨、政、軍實行全國性的大整頓，提出一系列合時方針、政策，扭轉了經濟陷於崩潰的局面，贏得了黨心，軍心、民心，這是明的一面。同時，又加緊進行讓老幹部復出的工作，把大批正道的幹部派到部隊中去，並把一部份得力幹部派去擔任各省的第一書記，

例如萬里派去了安徽，趙紫陽派去了四川，這樣，在組織上便確立了穩固的基礎；這是暗的一面，這明暗兩面的結果，是鄧小平雖然再度下台，但仍能迅速復出的原因。

但是，鄧小平依然在這個時候，犯了心腸太軟，或者是過於害怕毛澤東本人的威信的錯誤，不敢把鬥爭的矛盾直接指向四人帮，所以，讓四人帮搶先了一步，在毛澤東模糊不清時加以中傷，使毛澤東對鄧小平重新懷疑，最後更斷然的斥責他「靠不住」，甚至要把他「開除出黨」。這是鄧小平再度第三次下台的主要因素。

一九七五年七月，周恩來會見了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是在醫院中會見的，自此以後，便一直沒有公開露面。

一九七五年十月九日，鄧小平悲痛的向外國官員說：「總理情況不好，已不能會見到訪客人。」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一日，爲表示對周恩來的最後的敬立，美國總理福特訪問中國。據說，當時隨行的基辛格曾提議用美國一種抗癌藥，但給江青的衛生部長劉湘萍拒絕了，胡說這是中國人不需要洋貨。鄧小平事後知道，氣得要死。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九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梁效的文章「反修防修的偉大革命」，

暗示周恩來卽將逝世，一場新的大革命卽將來臨。稍後，鄧小平派去清華大學進行工作的教育部長周榮鑫受到猛烈批判。

一九七六年一月三日，人民日報首次提出了所謂的「右傾翻案風」，把矛頭直接指向鄧小平。

一九七六年一月九日，周恩來逝世。中國政局以此爲契機，開始了另一種形態。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圍繞着懷念周恩來的活動，鄧小平與四人帮作了最後一次在公開場合的激鬥。他堅決的頂住了一切壓力，親自主持周恩來的追悼大會，並在會上作悼辭演講，鄧小平以最崇高的字眼形容了周恩的一生，他說：「周恩來同志光明磊落，顧全大局，遵守黨的紀律，嚴於解訓自己，善於團結廣大幹部，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在這份悼詞中，鄧小平實質上作了對四人帮一次憤怒的大控訴。

自此之後，鄧小平便再一次退出政壇。但是，他並沒有休息，而是利用這段時間在全國各地巡視。他要好好利用這段時間更深入的視察及掌握之情。一方面，他極力阻止軍隊的幹部將領在這個時候鬧事，據說周恩來在臨死時，曾派人秘密送了一封信給鄧小平，說他「不要怕第三次下台，要善於掌握時機」，鄧小平看了這封遺囑，曾感動得掉下淚來，所以他一直記住周恩來這個遺言。當時，軍隊副參謀長級的幹部，

在鄧小平被正式解除職務後，曾集體上書，激烈反抗，但給鄧小平截住了。又據說，葉劍英在決定解除鄧小平職務的政治局會議上，中途退席，以示憤怒。

在七六年二月至七七年二月這一段時間內，鄧小平的主要時間，全都是安排在各地四處巡視的日程上。例如，他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當時毛澤東已逝世，四人帮面臨倒台之際，社會上亦到處少見「批鄧」的標語口號。這時鄧小平來到廣州市，由許世友獨自派了幾十名大漢負責保護。鄧小平來到一個肉菜市場，他這時戴了一頂鴨舌帽，把眉毛也給遮住，所以沒人認得出他。他來到一處國營的蔬菜攤前，只是攤檔上面的菜全是青黃不接的，他便問這蔬菜部的職工說，怎麽老賣這些黃蔬菜？這職工沒想到這就是鄧小平，便咬牙切齒的說：「還說黃葉菜？這樣下去，樹葉也無得食！」

鄧小平一聽，一言不發就走了。他在一檔肉檔前企定，往櫃枱上一看，案板上只有三幾斤老猪乸肉，但後面却足足排了成百人，猪肉佬小心奕奕的把小片小片猪肉按票賣給市民。鄧小平問猪肉佬：這麽幾斤猪肉，排了這百多人，每人能有多少？後面的豈非沒得吃？

猪肉佬一聽，苦笑道：「你不看見連猪乸也殺來賣了麽！現在政府哪還管我地有無得食！」

鄧小平無言以對，正想走開，突然一陣風吹來，把他的鴨舌帽吹掉了，排隊的市民一看，哈！這不是鄧小平嗎？於是，「鄧小平！」，「快來看鄧小平！」，「鄧小平還在！」的聲音吵了起來，市民紛紛湧了上來。

負責保護鄧小平的便衣大漢大吃一驚，連忙要鄧小平迅速離場，但鄧小平却笑着對便衣說：「老子又沒有幹對不起他們的事，幹麽要溜走？」他索性企定下來。

群衆把鄧小平團團圍住了，許多人都知道鄧小平在國家替人民做了許多好事，便向他鼓起掌來，最後，更有人提議要他講幾句甚麽。鄧小平想了想，說：繼續批鄧，一直批到眞理出來！

說完，他就大踏步的走了。不久之後，鄧小平便重新回到北京，過了幾個月時間，他實際上已參與了中央工作，到一九七七年，鄧小平終於第三次復出了！

這次的復出，已今非昔比了。鄧小平就有如天馬行空，縱橫馳騁，而無可抗禦了。

在這裏，値得一提的是鄧小平在廣州肉菜市場上，對群衆說的這麽一句話：繼續批鄧，一直批到眞理出來！

訴。

好一句繼續批鄧！這是鄧小平以其宏闊的胸襟，對毛澤東搞左路綫的一次有力控

好一句一直批到眞理出來！到今日，一切失意事已成爲過去的時候，再重頭回顧一下鄧小平在幾十年中的政治生涯中，他所經歷的一切，所幹的一切，所說的一切，不是就說明了這麽一個眞理：民可載舟，亦可覆舟，一個社會，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以至一個人的成敗得失，最終而又是最後的決定因素，不就是民心的向背麽！

封面設計/鄧玉嬋





ISBN 962-16-0004-9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H.K.$ 20.00